

全民日報叢書  
第一種

中國  
近代

人物  
逸話

初集

黃公偉編著



# 明安火柴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館前路五〇號電話四〇一七號  
 第一廠·臺北縣文山區景美村萬慶路  
 第二廠·臺北縣文山區景美村製瓶路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本公司營業宗旨  
 薄利供應 產銷合作  
 (註冊商標)

天一牌 雙錢牌 明安牌

◀ 本品四大特點 ▶

- 一、完全快用
- 二、優良質料
- 三、精工良製
- 四、堂皇美麗

◎敬請各界踴躍蒞臨！

羅剛教授遺書

黃公偉編著

全民日報叢書  
第一種

中國近代

人物逸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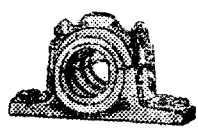


臺灣全民日報發行

製 專

箱型軸承(メタル)

機械皮帶輪(ブリ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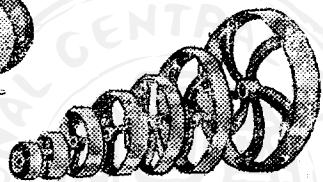
METAL



ブリー



メタル



PULLEY

# 中 臺 機 器 廠

(協成皮車鐵工廠)

賴 進 興

電話三二八四號  
電報掛號三二八四號

台 北 市 民 生 路 一 六 〇 號

## 前置詞

本書編輯之動機起於三十五年還都後。即開始搜集材料。三十六年六月奉張溥泉公命入國史館工作。擔任「志傳組」民國會要創稿工作。於民國後之檔案及現時政令法制多所涉獵。注意剪裁記錄。更增進採捨大物逸事之興趣。如此者一年，篋中存稿及剪輯之零金碎玉，漸盈映。友輩多促予付梓，終以零亂毫無條理，擱置者半年。三十七年五月離國史館再入新聞界。承賈公煜如之命來滬工作。暇時輒加整理，乃有決定刊行之意。

竊以今世談人物傳紀者，盈耳充目。然品評高下，談曷容易？昔司馬遷創「列傳」史體，綜舉各型人物，計其生平，核其德操功過，爲百世所宗。班固作漢書，立「古今人物表」一格，課以「九品」，而人物之追考益嚴。蓋本孔子春秋「主一字褒貶」之意。史家於人物之評論，殆有關世道人心之風尚耳。

歷來傳紀，世人每喜於「正史」外索其真跡。故私家別記，雜錄，外史，野乘，秘辛等作，代有巨製。而國史中之「別史」，「雜史」，遂與正史同其價值，而永垂不朽。今此小冊，名曰「逸話」，蓋亦取散見私著，尚不在經傳之意焉。民國改元幾四十秋，變亂迭乘，政教反復。人物之升降，成敗與功罪，千頭萬緒。不可依一定之尺度以爲史傳之定案。此所以難以着筆。況材料之搜求不易，真僞之考核又難，予謂之「話」而加以「逸」，亦足表示其非「官書」「正文」也。

茲冊取材，既非出於一人一時之著錄，故難免事有出入。爲辨識各目之出處計，其原作者聊附諸篇末。且免盜美之譏。因非年表，列傳，故人物之出現不以時序。僅就類型加以分列而已。依此，亦可以一目了然。尙希讀者不吝教益。

中國近代人物逸話 初集(目次)

前置詞

社會賢達 (題目正名)

- (一) 王雲五之「賢」，「達」面目
- (二) 傅斯年炮轟宋子文
- (三) 許世英與屈映光
- (四) 王雲五移山笑柄
- (五) 女博士吳貽芳戀愛黃季陸
- (六) 何成濬炮擊張篤倫
- (七) 胡適之的綽號

黨人軼話 (題目正名)

- (八) 民主老兵邵從恩之暴病
- (九) 張君勱辦黨傷腦筋

(十) 徐傳霖的發跡

(十一) 曾琦與邱吉爾

(十二) 毛澤東藍蘋的姻緣

## 官海譚奇 (題目正名)

(十三) 王亮疇與謝冠生的交情

(十四) 戴傳賢拒就國史館長

(十五) 周鍾嶽與龍雲

(十六) 鄧錫在川之處境

(十七) 張發奎之詩才

(十八) 衛立煌曾交桃花運

(十九) 俞大維的圈內外

(二十) 白雲梯與蒙藏會

(廿一) 張之江的國術

(廿二) 記某家二小姐

(廿三) 政治勝地與湯山

(廿四) 李福林之豪爽

(廿五) 兵役署長程澤潤的槍決

(廿六) 高魯的聽衆





- (廿七) 商震的爲官術  
(廿八) 宋子文掌摑揚杏佛  
(廿九) 老牌留德生朱家驊  
(卅) 張道藩打「退堂鼓」  
(卅一) 洪蘭友的「部長」夢未成  
(卅二) 民主專家——雷震  
(卅三) 陳調元手眼大吃虧  
(卅四) 韓復會拉車  
(卅五) 中國列寧——張西曼  
(卅六) 張學良贈詩張治中  
(卅七) 劉湘的代表  
(卅八) 張治中妙聯  
(卅九) 傅作義怎樣起的家  
(四十) 劉紀文與「留機文」  
(四十一) 程潛林祖涵的舊交  
(四十二) 陳誠識拔楚溪春彭濟羣  
(四十三) 馮玉祥之「相左」  
(四十四) 張繼之生前死後  
(四十五) 風流才子陳方



(四十六) 李宗仁事略

(四十七) 胡宗南與霞翟的結會

## 藝壇拾翠 (題目正名)

(四十八) 辜鴻銘與胡適之

(四十九) 蔡元培曾作家庭教師

(五十) 馬君武戲仇慶雲

(五十一) 三女典作家

(五十二) 記黃侃之死

(五十三) 齊白石之一飯

(五十四) 張恨水之「陋巷吟」

(五十五) 劉海粟第四號夫人

(五十六) 沈尹默老有少心

(五十七) 徐悲鴻的風趣

(五十八) 倪鶴笙狎妓聯

(五十九) 李石曾娶甥婦林素嫻

(六十) 政論家何永倍新婦

(六十一) 郭沫若得新忘故

(六十二) 熊鳳凰未亡人毛彥文的現況



(六十三) 康有爲的稿費

(六十四) 林庚白的詞及其未亡人

(六十五) 董曼殊趣事

(六十六) 章太炎之諧謔

(六十七) 王國維自殺的原因

(六十八) 于右任晚年氣不平

## 北府餘沫 (題目正名)

(六十九) 吳子玉器重張其燿

(七十) 記吳子玉之死事

(七十一) 譚延闓與吳佩孚

(七十二) 徐樹錚與外蒙古

(七十三) 徐樹錚的才華

(七十四) 西藏活佛的糾紛

(七十五) 陸榮廷的豪瀾

(七十六) 狗肉將軍張宗昌

(七十七) 張勳復辟與倪嗣冲

(七十八) 姜桂題不學無術

(七十九) 楊增新之血宴



- (八十) 樊鍾秀之出身  
(八十一) 張學良與朱五小姐

## 偽官湮餘

- (八十二) 王揖唐的幾個同年  
(八十三) 安福子之封箱記王揖唐之死  
(八十四) 江亢虎反咬審判官  
(八十五) 汪精衛死無葬身之地  
(八十六) 殷汝耕累及其兄  
(八十七) 王揖唐沒有骨氣  
(八十八) 肥管翼賢



# 社會賢達

## 題目正名

「社會賢達」爲「國民參政」後之新興人物，是否賢固無標準，所重者「達」而已矣。溯自抗戰前洛陽「國難會議」，各方名流應召者，皆一時之賢俊，於是社會遂於政黨之外，別立一超然名目，謂之「賢達」。古之賢者，「窮則獨善」，今之賢者「達則兼善」，良有以也。古人輒以「有道則仕」，今人却能無道則達。故曰：「此輩不出如蒼生何」。吾感於今世賢者之少，而達之不易。緬懷斯人，特居首座。知我心苦，當不以斯文爲垂「空」也。

### (一) 王雲五之「賢」，「達」面目

以「政治票友」身分，正式下海，官至行政院副院長者，前後二人，一翁詠霓（文瀾），一王岫廬（雲五）。

在學潮中，岫廬接見學生，頗受揶揄。怒曰：「我為行政院副院長，汝輩何得如此無禮！」學生益就嘲之，臨時編小調，大聲合唱曰：「呵呵！社會賢達！哈哈！社會賢達！岫廬怒而入。說者頗以是笑其氣度之狹。其實岫廬一生成功，得力於「壓」，商務印書館之科學管理，一言以蔽之，「壓」而已矣。三十年之工作經驗，天才自負，其視人也與機器同，昔以之臨商務員工，今復以之臨學生，安得不敗？

官至「行政院副院長」，不為不小，顧論其在院內，又如何？翁詠霓與王岫廬，一對可憐蟲耳。因憶明人筆記，記呂調陽事，最妙：

「張居正當國，次輔呂調陽，恂恂如屬吏，居正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居正宅請票擬，調陽枯坐閣中，候票至乃出」。

當時之次輔，品秩略同於今之行政院副院長，在張江陵「院長」大權獨攬測度自用之下，呂調陽之面目可憫如此。即此而連想及於今日之翁王，烏能無感？

顧在今日行政人物史上，亦有兩次副院長，曾使當權之院長大傷腦筋。一為譚組庵院長時代之馮煥章，一為孔庸之院長時代之張岳軍。組庵主院，未幾而有老馮任「院副」之命。此職例可「臥薪」，副院長雖有專室辦公，而當以辦公桌上留灰塵三寸為常態。煥章獨不然，天明即至，傳呼參祕送閱公事，援筆批答，一掃而盡。組庵後至，轉覺無公可辦，甚不怡。後經人調處，日分若干公事之無關宏旨者，由馮批擬。當時在兩長夾層中受氣最多之政院要員，如劉泳園許靜芝等。至今言之猶有餘悸。

岳軍副孔之時，情形大略相同，而更複雜。蓋猶非如老馮之動機僅在負氣而已也。庸之得有「實逼處此」之感，會有高明幕僚為晉一策，言於極峯，謂本身資望不足以領導各省推進政務，影響國事頗大，倘極峯可兼任院長，則號令指揮較便，已願退為院副云云。極峯思之，良然，因從其議，而移孔為副院長，於是岳軍天然出院矣。

至今談政治史祕者，猶譽此爲孔庸之「官史」上傑作之一。

爲三十七年「八一九」改革幣制洩露政府機密，引起軒然大波之財政部主任祕書徐百齊氏，一時名噪四表，成爲時髦人物。而徐一向側身王雲五座右，累二十年深交，居然以故交損及新貴，使社會賢達，反至達而不賢，毀議紛然。王雲五素常治事之失檢蓋可想見。

猶憶此「智多星」王部長於行憲政府初組閣時，以原張任副閣揆落選，竟無所歸。翁相國虛意徵賢，乃「不辭犬馬」，實屬大勇。殊不自量其「四角號碼」，對「金鈔股票」將作何運用焉？果然，王氏接篆之初，召集同仁訓話時，即侃侃自曰：「予雖非財政專家，但對工商尙自問有心得」。拿出主政經濟部時代之經驗，益以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之閱歷。王氏於是頗有把握。然蒞任移時，全國市場空前騷動，游資汹涌，物價浪濤奇變。王氏之自信爲之驟斂。而「百搭」之雅號亦變爲「白搭」之諷刺流行語。

政府決心以閃電戰術改革幣制，實行有計劃全面經濟管制，實使王鬆一口氣，而替賢達據了許多醜。不期這一巨變，竟是「響從天外來，醜由座邊生」，王部長竟樂極悲來。相隨二十載之幕僚，徐主任祕書百齊，不衡輕重，敢於事前將改幣日期透露於內幕中人陶啓明祕書，乘機牟利。輿論大譁，偵網四佈。徐之「金蟬脫殼」計未授，自請看管，表明心跡，乃使羅者省却許多追奔搜捕麻煩。陶某供出機密來源時，王部長於惶恐失措之餘，亦不得不忍痛批准撤職逮捕徐氏以自脫干係。王氏之管理經驗，「百搭」本領，於此畢露。

當兩年前，王主政經濟部時代，王雲五一身賢達味，公衆場合，總不脫「參政員」爲民衆謀福利之口吻。克保「達」之令名，雖少建樹，究無失其「賢」譽。某次，筆者以某報記者身份，爲專訪王氏於官邸。徐百齊於辦公室。告以約晤而來。徐不爲理，乃轉晤次長蕭鐸，談良久而出。殆歸報社，即接吳培均司長電話，知王部長踐約相候，方重造部長室完成「訪問記」（該文刊於三十五年九月上海益世報）。由是，徐氏予筆者一深刻印像；即「少年得志，官氣十足」是也。

徐百齊本名均，江蘇吳縣人，年尙未惑。與陶啓明同屬東吳大學畢業生，攻法律。從王都長於商務任人事副課長。知法而有經驗，辦人事，更有知人之明。詎料其竟惑於祿位，而輕擲法紀，失却知人用人之故智。自身之愚累及達者之賢。亦可慨已。徐爲人短小精幹，風度翩翩，自外觀之，固一斯文之少年書生。不出事於經濟部，而生非於財政部，殊亦顯步「高秉坊」之後塵歟？高某終身有託，恐徐某有此重大案情，均堪作國民政府貪污史列傳人物，孔老板拉高弗克掩護，而終受其累，王部長之前程殆將誤於徐而從此「跌價」乎？（章）

## （二）傅斯年「砲」轟宋子文

宗子文院長之去也，固有其種種因素，而流俗乃歸功於傅孟真之一罵，此最可笑。猶之，抗戰期間，大公報爲文痛詆當時之外交部長郭泰祺。越日郭氏即被明令免職。大公報記者偶然得聞機密，能善用時機而已。非文字果有此威力。使輿論對官僚作戰，真能一舉而中要害，立奏全功，確如上述二事者，則中國政治早已清明矣。

不過無論如何，傅斯年之名終因此而大彰，至少亦可震駭世俗。孟真昔年學於北大，頭角頗見嶄露，而故教授黃季剛深惡之。一日，傅以考證文一篇請正。季剛指斥之曰：「某處議論未安，某處文字欠通」，擲還之。孟真大怒，改依胡適，去舊從新，蔚爲五四運動一戰將。後以胡適力，官費留歐，先後學於柏林大學，與倫敦大學，以與英倫威爾斯商榷世界史綱之關於中國部分者，並最先通報國內，於是學者之基大定。回國後初爲北大講師，以某文辭侵季剛，季剛作書痛責其淺嘗，並於函末署弟黃侃頓首字樣，而旁註曰：卽以此爲取消師生名分之證，可也。

孟真近十年來之政治主張與學術思想，純然爲胡適派系的，故亦爲獨立評論派的打手之一。胡適寫政



論文，過分注重修飾，且瑣碎如老嫗，孟真則橫邊衝決，猶能繼承民初諸政論家之攻勢筆調，易投流俗之所好，然就其文字之法度言之，（姑以世紀評論所載之罵宋兩文爲例），不惟造句多失檢格，且詞氣急劇，不能發揮中國文字在罵人方面能特別具有之迂迴技巧，以文言言，實爲下品。黃季剛屢罵其不通，非無由也。

孟真爲現在交通部長俞大維之妹婿，爲陳誠總長所激賞。倒宋一文，最初頗有人疑爲軍方之背景，此自無法取證。然當宋子文最初中臺時，行政措施之第一砲，爲強迫黃金儲戶捐獻四成，在後方會引起沸騰之輿論，羣詆爲背信無義，而傅孟真在大公報爲宋辯護。至少在某一時期，孟真似亦嘗爲宋所愚，後之臨朝大計，殆有激而然歟？

### (三) 許世英與屈映光

許俊老以七十高年，勇於負責，自有其不可及處。抗戰第四五年間，重慶日遭倭機轟炸，政府無術與抗，則惟有加強「消極之救濟」，以定人心，特設專辦空襲救濟之機關，以俊老主之，與谷正綱所主持之「空救」工作大隊，同爲當時社會之寵兒。

最高當局特注意於此兩項工作之進展，俊老與谷氏皆振奮。警報一解除，二氏輒先後驅車出而視察。寢至每次警報未及解除，兩人亦爭出其車。某日，俊老之車甫入市，而倭機復返，更投數彈，幸未中。當時渝人多戲稱爲「許世英與谷正綱賽跑。」

時振濟委員會之副委員長，爲屈文六（映光），此君亦「中國官僚史」上著名之做派老生。彼之副俊老，由孔祥熙力，顧不能得實權，時訴於孔，乃有後來改組，加派趙志游陳履兩常委之議，間接造成孔許間之磨擦。

文六在民國初年，卽爲浙江巡按，號稱能吏。亦極以才具開展自喜。顧卒以最早稱臣於袁（項城），而敗

某名，其後益碌碌不能有爲。抗戰後，降爲孔門食客，識者悲之。初入振委會時，幾每事必問，而全會幹部，大半屬許，視文六蔑如也。

文六晚年，性健忘，在重慶，坐滑竿訪友，當不知所之。其盛年時，亦復粗疏如此。民初主浙，聞徐青甫（戰時曾任浙江民政廳長）以苦讀成名，大賞之，命寫履歷來謁，將予以官。青甫如命具帖往，文六遽下條曰：「派徐鼎年任某差。」青甫本名「鼎」，非「鼎年」，文六蓋就其履歷「徐鼎」名下之「年」若干歲而並書之也。青甫大窘，乃改今名。

文六近二十年發願向佛，讀內典至猛。戰時，在重慶語人，戰後無他想，但欲得少資在廬山買山實地結茅，修潤此生而已。今果實現其願望，而爲牯嶺之一帶髮頭陀矣。

#### （四）王雲五移山笑柄

王雲五以社會賢達躍登政治舞臺，由經濟部長，而政院副院長，而財政部長，洵乎賢者無所不能已。雲五淡於嗜慾，自奉甚儉，而急於功利，自負獨深。以是頗不能爲人諒，冷嘲熱諷之辭不絕。所謂名高謗隨也。戰前，雲五北遊，平之各大學集而開會歡迎之，雲五演辭，自稱小學未畢業，願嘗遊英倫，於皇家圖書館畢讀大英百科全書，意願自矜，忽一學生起立曰：先生之學，海內共仰，即先生之力，吾等亦夙所信服。非洲一山，王雲五辭典中註爲美洲，初以爲偶爾誤植，今四十餘版未改，則知眞爲先生大力移之矣。語出而聞座轟然，雲五愕然，竟不歡而散。

雲五一字岫廬，今廢不用，二十餘年創公民書局，書目累累皆署王岫廬著，旋爲商務所收買，於是而雲五如錐處囊中，得以脫穎出矣。

## (五) 女博士吳貽芳與黃季陸的戀愛

中國女性之最具有政治家風度者，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外，允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吳貽芳女士。

在參政會中。貽芳之表現最爲充足。上屆參政會大會，主席團諸公登臺時，非音調嘶啞，卽措置慌亂，某公且因自身破壞發言秩序，爲臺下所大噓。惟貽芳登臺任主席日，從容不迫，應付裕如，操杭州官話字字響朗，臺下皆曰「受聽」。而風度端凝，卓立壇上，有如聖母，尤爲其他男性主席所不逮。故新聞記者考核參政會主席團之成績，每舉貽芳爲第一焉。

貽芳學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得哲學博士之學位歸。名既高，得偶益不易。在舊日之南京，婦女界兩名人，張默君與吳貽芳，常爲當代名紳所寤寐以思。相傳默君未嫁邵翼如前，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及農學院院長秉文，皆有志問鼎。一時攻勢甚猛，南京學術界稱爲「三耳之戰」。迨默君歸於最幼之一耳，郭氏廢然思返，郭猶餘勇可賈，一度轉移視線於貽芳。卒因貽芳醉心宗教，「榜示不嫁」，郭氏又方爲政治性之遺迷，事遂中止。

抗戰後，「金陵女大」內遷成都，立校於華西大學之偏廡。貽芳名日高，夫子宮嚮益無敢仰望者。川人黃季陸，時方爲四川省黨部主委，新喪偶，於貽芳敬愛備至，欲有所言，而黨學分歧，無可梯度。則百計謀得四川大學校長一職，將以同等地位纏於吳氏。其到任第一事，爲籌組非正式的大學校長聯誼會，每隔若干日，輒置酒高會，而貽芳嚴關以守，不許友誼超過一步。季陸氣沮，自是引鳳之簫亦黯然歇矣。

季陸本爲西山會議派之少壯分子，二十年前，與同派之張近芬女士戀，日日並乘出遊，鄒海濱笑爲「何事張皇」者也。未幾，訂婚，後事不詳。季陸在成都所失之偶，是否爲近芬，亦未遑考也。

四川「黨權」，向握於吳興戴氏之手，戰後一仍舊貫，故川政數變，季陸終屹立不搖。中惟朱鬮先氏下臺

後，（中組部長易人），某公會使人傳語季陸，謂「川大」與「川黨」，二者聽取其一。季陸則答曰：「個人頗有志於造學，倘二者不可得而兼，寧取熊掌」。蓋內心餘戀，猶綿綿焉。君子以是嘉聖保羅之能言憂也。（章）

## （六）何成濬炮擊張篤倫

當粵主席宋子文被參議員質問之時，號稱「政學系」智囊之鄂主席張篤倫，亦受省議會猛烈抨擊。議長何成濬尤大聲疾呼，指出當前鄂省之危機，對張氏主政兩月之毫無建樹，斥為無能。按何氏為湖北青宿，黨國元老，早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為蔣總統之總角交。北代後歷任要職，並曾兩度主鄂，與陳調元雪屏，劉鎮華雪亞，同稱「政界三雪」，有聲於時。二十年來，人事代謝，陳氏於抗戰中病歿陪都，迄今墓有宿草；劉則躬廢歸田，依弟茂恩以居，當開封失陷之際，傳已仰藥自盡。獨成濬老當益壯，雖以上將退役，猶出任民意代表之省參議會議長，繼續為桑梓服務。過去萬耀煌主鄂時，何氏亦嘗於參議會提出糾彈之議，頗能不畏權勢，為民請命也。

## （七）胡適之的綽號

綽號大半象徵一個人的特色，在水滸傳稱什麼「黑旋風」李逵，「浪子燕青」李俊，「智多星」吳用，在不平的某些角落，特別人物，都未嘗用本名，反而以綽號炫耀字號。綠林豪強如此，名流亦無不如此。

胡適是「五四」運動領導新文學革命的人物。他除寫「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考據過紅樓夢之外，他的文章會有兩集「文存」行世。無怪提起「胡博士」，大有名了。他的名子因提倡白話文，曾被某守舊學者譯成「到那兒去」？某年清華大學新生試題叫學生對對聯。「胡適之」對為「孫行者」。

他早年提拔過沈從文，很多人假他成名。於是他大加反對，警告後生不可亂稱「我的朋友胡適之」，拿他作市招。因而「我的朋友」反變成胡博士的外號。

三十五年冬首屆國大，很多人要抬他出任政府要職，他在北平力加譏諷，說自己不過是個「過河卒子」，不够大人物資格。於是他又加上這個雅號。

胡博士的令正是典型的「國貨」，三寸金蓮。但胡愛之數十年「此志不渝」。某次，由海外歸國到車站首先與太夫人擁抱禮。曾引起歡迎人員之反感。但胡博士恰如也。他一生抱「獨身」主義。不二色。頗足自傲。

「多研問題少談主義」是他的治學態度。他對「哲學」，於「佛」獨有卓見。他的「實驗主義」，嘗試集曾受過別人的批評。（章）

## 黨人軼話

### 題目正名

由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之政治協商會議，至卅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國民大會制憲，中國多黨聯立之民主政體，遂一開歷史之新紀元。卒於三十五年四月國民，民社，青年三黨之共同綱領發表。而民社，青年多年在野之身今乃以正々堂々之面目與世人相見，抑且爲在朝黨矣。

洎國大而後，在野志士頗有駸々於廟堂之上之勢，故新黨輩出。同時，民青兩黨爲努力行憲，一方水釋其家務糾紛，一方爭取政權之均等，亦演來倍極精彩。千載而後，傳至其人，後世子孫得知今朝行憲之苦心，庶幾黨之作俑，功蹟不致湮沒也。

### (八) 民主老兵邵從恩的暴病

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間，南京主席官邸有動人之一幕。主席邀宴耆老若干人，邵明叔先生（從恩）亦應約往。近日，恢復和談之空氣甚盛，而大勢所趨，非政府作更寬大之讓步，殆不易使共黨就範。而如何加深並擴大此一讓步之程度，則全恃此輩具有發言資格之耆老，在主席前善爲說詞。故各方對於官邸是日之宴集，莫不寄與甚大之關切。

是晚，邵明老赴宴時，係與李幼樞（璜）同車，車中，明老喟然歎曰：「此爲我最後一次來南京，看來只怕要死在南京。」幼樞慰之，謂「明老此次氣色更好，那有此事？」

燕飲將闌，侍者奉茶，明老微啜之，遽自座間起立，向主席夫婦恭謹行一鞠躬禮，連曰「謝謝。」主席夫婦亦急起立答禮，並曰：「明老請坐。」明老乃復歸座，徐徐曰：「一年多未見主席，今日得見主席及夫人容色健康，心中甚喜。本人此次來京，事先會請醫生檢驗，謂不甚適宜於高空飛行，但亦無大礙，故打針后即來，個人現時懷有極大之憂慮，全國皆殷望和平，不和平一切無從談起。個人意見：和平可談時盼能速談，不知主席對於此點有無感覺何種困難？」主席當答稱：「和平爲全國願望，政府態度亦復如此，個人亦

並不感覺何種困難，但關鍵在於共黨之態度……」方言至此，坐於明老對面之李幼樞，忽見明老嘴角向左彎曲，身體亦微向左傾，連呼「不好！」坐於明老左側之江翹雲（庸），急以臂承之，坐於右側之蔣夫人，亦起而扶掖，共扶至沙發上小臥，賓客爭先開窗，使空氣流通，主席則傳命中央醫院速派車來接。

明老臥中央醫院已三日，戚壽南大夫出全力救之，但迄未作樂觀之判斷。事實上，七七高年，如屏絕飲食過久，終非吉徵。

明老為四川青神人，過去數十年並未躋達顯赫之官階，其官吏之最大者，恐不過為民國元年之四川民政司長。但其在川聲望甚高。川人敬老，其屬於靜性者，有趙堯老（熙）、劉豫老（成發）等，而屬於動性者，則張表老（瀾）、邵明老，稱「當代二璧」焉。

富於動性之四川諸老，尚有一曹叔實者，（其人已於數年前作古），為老國民黨，亦當選參政，與明老為數十年老友，而持論每不合。當於川省參議會中相爭辯，至面紅耳赤，明老輒廷詆之曰：「曹叔實，你早點死，四川有救，中國也有救了！」闔座哄然。（章）

## （九）張君勸辦黨傷腦筋

民社黨實行破裂後，反對派打着「革新委員會」旗號，已由梁秋水出面領導，跑回北方，開始打對臺的工作了！他們知道在張君勸勢力圈之上海南京一帶是搞不過張派的。而北方却是他們的根據地。他們便選中了北方作為活動中心，由梁秋水，萬武，湯住心，盧廣聲等領着頭幹。北方原是民社黨的發源地，民社黨的前身叫國社黨，（和希特勒的國社黨同名）國社黨第一個發起人是康南海弟子徐勤，後來結合了梁秋水，張東蓀，王搏沙，胡石埭，羅隆基，張君勸，萬武，湯鄉銘，陳博生等九個人作為基本發起人。那時他們常常

開飯餐會，每人出五隻老洋，輪流作東，訂黨綱，辦刊物（刊物叫再生雜誌）這個黨便是這樣搞起來的。可見北方是民社黨的發祥根本。後來徐勤，王搏沙，胡石晴先後逝世，羅隆基在重慶和張君勱鬧翻，張東孫在上海和張君勱鬧翻，陳博生進了國民黨，於今這個創黨「十人團」祇剩四人了。梁秋水，萬武，湯鄉銘三人已打成一片，對張君勱成三對一之勢，集中力量到北方發展，倒真是君勱北顧之憂。這樣演起來，華北半壁將成革新派天下，張君勱徐傳霖的民社黨，要成偏安江左之局了。（公）

## （十）徐傳霖的發跡

世論對徐夢巖（傳霖），頗不公恕。此幾為歷史上之通例，凡在野者一旦躡步升朝，流俗必聚而訕笑之，以為「彼所欲者，官也，平日放言高論，慷慨激昂，志氣凜凜若不可犯，禮酒既奉，粲然改觀，阿羅本體，如是而已」。同時對於既得官僚階級，則反尊重其歷史，談及某人必兼及某人之資歷，以官移官，時論帖然，倘或左遷，轉為惋惜。夫官既可為，則處士臨朝，合乎新陳代謝之理，何為訕笑？豈必任令彼衰衰者盈千累萬，終身盤踞，乃為天經地義乎？此吾所不解也。

然夢巖亦有取「侮」之道。

時人每謂「徐傳霖」之名不見經傳。抗戰期間，彼在重慶任參政員，亦有大砲之稱。在政治派系上彼應與張君勱一致，而持論每每相左。可見其章法亦非整然有序者。當時重慶報紙偶載其名，輒作「徐傳霖」，此報「傳」之，彼報亦「傳」之，幾無例外。直至勝利復員，國府對各黨作政治談判，準備擴大收容範圍，徐氏乃成為民社黨之第二號人物。舉世注目，報端乃將其名正式更正為「徐傳霖」，譯者每日：「現在的徐傳霖，和從前的徐傳霖，本來差了一點兒也。」



徐在民社黨中，被稱爲「夢老」，其出身爲留日法學士。袁世凱時代，彼爲衆議院議員，屬國民黨籍，與謝持鄭魯等同爲支持黨策對袁作戰之中堅人物。袁氏捕殺國民黨人，彼走避日本。其後潛回上海，張季鸞會參加筆政之中華新報，似卽徐氏出面爲發行人。（？）故論其過去之歷史，當爲國民黨之元老。何意世變靡常，竟一度成爲國民黨之對抗派。大似俗諺所云：「田雞的家譜，算到腳魚帳上」矣！

張君勳不主民社黨人士參與實際政務，徐氏反對之。徐氏個人之所企求者，似爲司法行政部長，當軸使人婉達之曰：「徐先生的聲望，做部長太委屈，院長又無空，副院長最好」。語足神圓，徐氏不能駁也。

國民政府委員例可隨帶秘書一人副官兩人，由國府作正職簡派。徐氏雖至今尙無就任府委之表示，而其秘書隨從之名單則已入於雷傲寰（震）手中，不知何故？此或卽其召致時侮之一因也。（章）

## （十一）曾琦與邱吉爾

青年黨主席曾慕韓（琦）已垂垂老矣。當三十五年夏「和談」時代，彼正譽名政壇走紅運。門庭若市，記者也目爲新聞人物常去訪問他。

某次，他在南京中山北路「鳳頤村」黨總部接見一群記者。他「口吃」的提到當代要人時總是那麼親切，只稱諱不喚姓。如國子文啦，雪艇啦，岳軍啦。記者嫌其肉麻。吃他豆腐的一位頑皮記者突然說：「曾先生，吉爾近來如何」？會搖首打川腔云：「瞎子」？記者曰：「邱吉爾」，會悟開其玩笑，大呼「荒唐」不止。會現配周女士是三十年在陷區上海成親的。他說，爲避免與敵僞來往計，大禮之期婚啓是用「隱語」。以會參在武城之暗語，通知親友。至今說起來頗以爲自快。婚後因「用功」勤體至務，常以醫藥爲侶。夫  
人憾之。（章）

## (十二) 毛澤東與藍蘋的姻緣

抗戰前藍蘋還是個「黃毛丫頭」，攻讀於濟南齊魯中學，她天性愛漂亮，喜出風頭。故不久即到上海作了電影演員。和陳波兒相識。戰起，她加入了婦女戰地服務隊。跑到大後方的西安。又到了延安「抗大」婦女隊受訓。

在延安她很巧碰到了陳波兒（那時是西北婦女兒童考察團長）袁牧之，丁玲這批劇人。於是她又活躍起來參加了「話劇團」。某次，在出演時頗為「毛主席」所賞識，所以不久即調任總部辦公室「服務」了。她從此開始與毛耳鬢廝磨步上戀愛之途。毛為納藍計，遂走原妻賀子貞到莫斯科。秘密與藍同居。雖曾引起延安許多要人的反對，藍終於變成「一品夫人」矣。

三十四年冬「政協」會開重慶，她隨毛蒞止，已更名「江青」。一時頗為人所艷稱。她為酬陳波兒的「拉線」奇功，也促成了「陳袁」的大事。祇有了玲，這位未亡人愛煞了朱德。不惜萬里私奔。結果吃了個橡皮釘子。然在陝北文藝界，潘漢年昆仲對丁是另眼相看的。藍姑娘則只贏得「毛夫人」之尊號而已。（雲）

## 宦海譚奇

### 題目正名

溯自北伐成功，南北統一，二十年間，政海雲烟，幻變無常。得

失榮枯，個中人亦哭笑不同。而其中之玄機妙諦，常表現「偶」，「必」之間。或一蹶不振，或仆而屢起。有「不倒翁」，「萬年青」，亦有「短命鬼」，「倒霉蛋」。揆諸革命元勳，或爲世所忘，或林泉退休者有之。北府人物，顯赫不衰，未沾「餘孽」惡名反大紅大紫者亦有之。其倖進新貴奇兵突出，不見經傳之新型顯貴，更何可數計？凡此種々，洵爲關心世變者之所惋惜，而不禁與局內人心頭雲岫同其舒捲也。爲保存此一類人物之點滴餘翠，助人品味，一鱗半爪，滙羅取捨。斯殆有供於宦海升沈之鏡鑑歟？

### (十三) 王亮疇與謝冠生的交情

在中央各派系中，有置身於諸系以外而翕然自成一系統者，則王亮疇（寵惠）領導下之留法學派是也。此派有少數元老支持，而以專打硬戰得名，王亮疇爲其魁首。彼與元首直接發生關係，被元首鑒定爲「政治安定後最合理想之行政院長」。在每次政潮起伏變動之際，輒有王亮疇出長行政之呼聲。亮老之外徵，冲和平淡，若與世無爭，其內心實充實精鍊，敏於觀物而巧於自處，從不投身政爭之漩渦。唯一之志事在「養望」。故在條件未成熟之時，彼絕不輕率承諾出長政院也。當國防最高委員會未撤消以前，彼任秘書長，爲國家之最高幕僚長。而其應付各方，極圓滑敷衍之能事，可與其先輩「琉璃蛋」王文韶後先媲美焉。

亮嚙手下之第一大將，當然爲魏伯聰，（筆者前述魏氏出長臺灣，係繼承政學系之產業，因疑其對於政學系或不無推襟送抱之雅。某君爲文糾之。謂魏氏從亮嚙久，絕無政學系之關係。其實筆者前文，誌疑而已，非必即有此事。依據當朝習慣，江西老表之從政者，類當漸次潛默轉移於政系，其例不勝枚舉。伯聰他日爲鵬爲鯤，尙未可知，此時殊不必一口咬定。）但伯聰在本系之任務，爲外戰的，尙有一專門看守老營，爲「亮嚙系」奠定基本勢力之人物，則現任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是。

司法行政部爲王亮嚙系之最後防線，亮嚙對一切皆可讓步，但一遇當朝職位發生鬭爭而搖撼及於謝氏者，則必出全力與爭。昔王雪艇（世杰）在渝任中宣部長，一度大獲極峯之寵，雪艇官癡甚濃，不以黨部區區一長而即足，頗有志於綜攬司法行政。彼之政治路線，爲專拍上風，故與陳辭修感情最洽，曾由陳荐言，欲取謝而代之。一時幾有成議，第極峯在勢不得不先諮於亮嚙，亮嚙期以爲未可，於是雪艇變法之夢亦廢然寤矣！

此次政府擴大收容，各黨派之志在分領部署者，司法行政部一度亦曾議及，而極峯之意殊不在此。且以見謝冠生氏，皆以安心治事。故謝氏在任何驚濤駭浪之下，輒不廢其舵穩舟平之樂。

浙江乘縣人士，性多忮急而勇於任事，如馬寅初博士即其一例。冠生雖乘縣人，而風度俊雅，弱不勝衣，在參政會中，早有「可憐蟲」之目。彼原名壽昌，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未官以前，曾在商務印書館參加編輯辭源，書中一切有關法律之解釋，皆出其手筆。（韋）

#### （十四）戴傳賢拒就國史館長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行憲政府出現，極峯本無意更動考試院，乃戴老早透出風聲，以年邁之身想就此退休。

當翁詠寬內閣成立時，極峯環顧此職文武百官新遷之高位，頗有逐鹿者。如青年黨領袖會琦即曾爲此缺在臥病之中央醫院修函極峯，真言不諱。並四面活動，志在必得。極峯本不擬出此，故一面遣次公子緯國面詣戴老徵詢勸駕一面急達高賢。乃戴氏見蔣緯國來，不知時機如此迫切，依舊謙遜。蔣信以爲真遂裏復。而張伯苓之命下矣。時張在津實有官帽不知從何飛來之感。先此盈月戴氏被發表爲國史館長。

戴被任國史館長初有原職蟬聯之意。比考試院開去，意頗怏怏。當張戴交替之日，戴對舊屬訓話，不言謝職祇及二十年中建屋植樹，大興「故國喬木」之悲，全院同仁爲之愴然。其對考試院之依戀可知。而對國史館長一職，雖經館方但盡多方促駕。置之不顧。

戴晚年禮佛甚勤，在考試院之遠樓上供有文聖武聖神位，每值新年必率院內同僚上香行禮。其拒受國史館大命，據知因張故館長權樞尚在（戴且爲點主官）渠忌接任此死人職位。國史館範圍太小，猶其餘事也。

## （十五）周鐘嶽與龍雲

考試院副院長周惺甫（鍾嶽），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前，代表龍志舟（雲）常住南京。

時對日戰策已定，而蘆溝之事猶未生。極峯知非安定西南諸省無以統籌全局，於四川劉甫澄雲南龍志舟兩氏，特示羈縻。惟二人個性有別，其所代表之地方亦微異。甫澄性較篤實，不喜矜使才氣，而川省派系紛繁，表面雖共戴甫澄，陰實各自爲政，如劉自乾向來依附戴季陶，自張一職，中樞欲安定川局，對甫澄稍予詞色即足，無須以全力赴之。而龍志舟則不然。彼自繼承唐冀廣餘烈，收拾全滇以後，利用其優越之地理條件，實行鎖「國」而治。凡來自南京中樞之人事政令，一概高閣置之。此公性情沉鷲，遇事猜疑，又以獨權治滇已久，不無夜郎自大。極峯不得不多方致其綏撫。惺甫在京，當時所獲極峯之禮貌最深。凡有盛大宴會

，坐首席者例爲惺甫，一時有「周首席」之稱。

惺甫出身科舉，爲雲南最後之一次解元公，文事優美，尤好吟詠。初隨蔡松坡，松坡介以與唐蓀賡，冀廣以師禮事之，遞傳而至龍志舟，亦以師禮事之。故惺甫發言，對志舟頗有決定作用。當時陳布雷奉命與惺甫特別要好，極峯有所命，每令布雷轉達惺甫。再由惺甫轉達於龍。

賴周惺甫之隱爲調節，志舟與中央之關係，始終尙能保持某一水準，未甚惡化。去年（卅五）雖有杜聿明之整肅行動，老龍及其諸子兵柄悉解，而地位財產之保障，幸未大漓，則又不可謂非惺甫力也。

龍志舟今年已五十九歲，統兵治滇，在二三十年以上，所受軍事教育，至雲南講武學堂畢業而止。一生甚少外遊，所視不廣，故缺少廣濶之胸襟，彼在滇之功罪是非，尙難評斷，特其諸子，恃強作惡，在民間製造無數故事，實足爲其「盛德」之累。

龍氏第三子，尤狂悍無賴，人稱龍三公子。外地女伶至昆明獻藝者，彼自謂有初夜權。厲家班之女伶厲慧敏，至爲之驚怖却走。杜聿明發動軍事解決之日，其部屬多欲得龍三而甘心，羣趨威遠街龍邸搜之，則已率衆遠颺矣。

志舟今以軍事參議院長之身分，買宅京師，家人漸集，而龍三獨不敢來。聞在昭通故里仍盛擁兵衛，龍氏舊屬之名列罪榜者，多走依之。

今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永衡（漢），與志舟爲同母異父弟，則襟度稍廣。志舟敗後，彼以全力收拾殘局，自謂五年之後當有可觀。其部屬則已多數調赴東北作戰。（章）

## （十六）鄧錫侯在四川的處境

四川軍人中，劉自乾（文輝）最機警驍悍，王方舟（陵基）則以智慮深沉稱。他如王績緒之樸實惟魯，唐式邈之木訥不文，各有千秋。而論氣度恢弘，不失其「故師」劉甫澄之規型者，則當數鄧晉康（錫侯）。四川省政府設於成都，一省之最高政令發於斯，而其地之「王權」，實握於晉康手。故張岳軍交卸省務，欲不使晉康爲繼，不可得也。

成都防區，名爲晉康與潘文華所共有，而潘氏實力，留置於成都者不多，其主要根據地，乃在川北。潘氏好大喜功，於四川省主席一職，志在必得，而獨不爲最高當局所嘉許。康晉則以中正和平之晉，久已簡在帝心，故論名位之爭，仲潘三（文華）絕非晉康對手。

潘氏有一時期，通於孔庸之，時孔氏方握行政大權，屢欲於院議中提出潘氏之名，俾其獲得適當之配置，輒爲議衆所否決。潘氏鬱鬱，益縱情聲色，其成都中城私邸，以衛兵數百人環守之，此中不乏佳麗，而晉康則潛心修養，生活面相，不若是汰且豪也，於是衆論愈歸之。

抗戰報捷之半年前，中樞對潘氏軍力，另有配置，使任鄂邊防務，而主要一點，則必須掃數離開川北。潘氏以數十年心血，一旦廢棄，得訊大慟，曾召集家庭會議，遣去外室若干人，並縮小其私邸之組織，惟晉康屹然未有動移，即以深得最高當局之信任故也。

惟在抗戰初期，川軍舊人，霸氣未除，中央機關與部屬新來，主客間時生磨擦。晉康部伍之在成都者，亦未能免俗。其長君任特務團長，會與空軍衝突，則架機鎗於成都西門，遇空軍標識之軍車過，即攔擊之，連續若干日未已，市民震駭失措，幾於路絕行人。事聞於何敬之，電令晉康查辦，晉康不得已，薄責其長君，而向空軍主將致歉，一時皆稱晉康氣度弘闊，不爲小丈夫之悻悻，故終必成大器焉。

在川省第一級軍人中，劉自乾最富，而晉康最貧，惟其營山故里，田地交錯，不以畝計，不以頃計，而以公里計，貧者且若是，富者如何？無怪乎劉自乾之財產，在會計學上竟成爲一謎也。

晉康巨軀廣膊，似馮煥章，語言爽朗，見人輒作笑容。雖踞高位而不廢讀書。其百花潭別墅，爲成都風景區之一。

## (十七) 張發奎的詩才

勝利之初，張向華率第二方面軍之精銳，直馳廣州，負粵境受降之責，對方日本悍將田中久一，泥首聽命，不敢有異詞，此時之向華，睥睨南海，不可一世。世亦謂廣東省主席一職，殆非此君莫屬，不意國府公表新任，蒼頭異軍特起者，乃爲羅卓英。

向華近十年來，吸收許多經驗，已不似昔日之侈張作氣。在粵執行中央之軍事政策，忠實澈底，乃爲其他嫡系諸省所不如，以是益爲極峯所許。最近海南島改制，將以向華出當一面，十年苦行，終證善果，吾人能不爲向華喜乎？

粵籍將領多能詩，此幾成爲一通例，詩且甚不惡，如羅卓英，李漢魂，歐震，其詩已各成格調。卓英之衛戍武漢一律，被戰時後方詩壇，公認爲八年來最雄渾之作品。李歐所作稍纖弱，而亦疏秀可喜。老將如陳真如（銘樞），近年詩功，尤見精進，在籌京設生農場，不敢問政，則終日以詩自課，於生民痛苦，特多反映。

最妙者，則張向華亦能詩。

民國二十五年，在京晤向華，時方遊覽青海等地歸，其鄉人某君會寫示向華所作「蒙古包」一絕云：「塞上秋風撲面涼，壯遊西北走遐荒，人生到處須行樂，蒙古包中吃烤羊」。

此詩雖近於「打油體」，且人生行樂云云，過於頹放，不似鐵軍名宿之吐屬，而韻即平穩，風趣靈活，



出之於「業餘詩人」，信不易得。蓋向華出身爲歷史教員，於舊學亦略審門徑，非其他赳赳干城之一竅不通者可比也。

十年前，向華以酣戰著名，其保定同學，幾無一人未與之交手過。自民國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年二月，向華恃其僅有之「第四軍」，先後與陳真如，李任潮，劉經扶，何芸樵等戰，精銳全失。故進入抗戰後，向華雖屢任方面作戰，終未有高度之表現。則以其後所領部隊，皆非嫡系，不能得心應手故也。（內戰消耗良兵此亦可爲一證）。

抗戰初期，向華意氣尙豪，廿六年淞滬撤退時，向華猶欲纏戰，所統滬東大軍撤移最遲，終致影響交通系統，爲當時批判戰局者所不取。後來似頗懲於前失，作風一改而爲「過度穩健」，昔年精勁之氣亦漸失。民國三十三年向華駐節柳州，判斷粵境敵人將越南甯線來攻，倉皇執行，居民大撤退造成黔桂路上一大混亂，（時湘境敵軍尙未入桂境），時論惜之。

抗戰中，曾有人作「名將今古」，謂李德鄰似李廣，程頌雲似程不識，白健生似白起，衛立煌似衛青，薛伯陵似薛仁貴，而向華甚似張飛，歷史上之張翼德，高自矜許，剽悍有智，非如三國演義上所描寫之粗鹵也。（章）

## （十八）衛立煌曾交桃花運

讀「聽鴨樓隨筆」所述衛立煌之嫵相風度，思及其一生風流韻事，頗有足述者。民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後，衛立煌以一師長駐蹕鎮江，師部設於寶蓋山崇實女子中學內，崇實爲教會學校，時校長爲朱映霞女士，嫵媚多姿，方自新大陸獲碩士學位歸，居處無郎，校內外追求者不乏其人，輒難中選，而教會中人

爲伊作伐亦鮮當意者。衛氏既常駐校中，與朱遂不時謀面，「近水樓臺先得月」，衛族以特別快車速度，與朱宣告結婚。衛實早有妻室，朱之遺孀，名列第三妾，外傳有被迫成婚者，事無佐證，未敢深信。大凡女人平日且空一切，待年華老大，一遇鸞膠之歡，便亦情不自禁矣。

勝利以後，衛將軍在漢，復與梅貽琦之胞妹結婚，伊人亦曾在美鍍金，歸國後且任清華教授，自古美人愛名將，衛氏以知命之年，獨多儻來艷福，亦足自豪也。

合肥衛立煌將軍方聲遊海外，一時似無歸意。說者謂在抗戰末期，立煌奉命爲遠征軍總司令，主持滇緬戰局，未能有輝煌之表現，遂投閒置散，至於今日。

其實非也。

立煌早年，爲有名之悍將，民國十六年龍潭戰役，孫傳芳集其精銳，由岡村寧次劃策，直襲首都，使非立煌率部堅守車站，則龍潭不保，「王城」且將易色。故事後論功，立煌稱第一焉。數年後，又與徐向前會戰於皖西。獲得一決定性之勝利，中樞乃就所克要隘，加置一縣，即以「立煌」之名名之。

立煌以此兩次「硬戰」起家，而氣度修養日醇，不復効匹夫之勇。抗戰期間，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坐鎮洛陽，居然主帥。追溯其數年前之軍階，一「師長」已耳。第一戰區轄地最多，兵系最雜，胡宗南雖擁有三十師，在名義上亦須受節制，使在他人將無以控縱全局，而立煌以「嫻相」之風度臨之，沖和多於威重，號令所及，舒卷自如，一時有「福將」之譽，非復當年衝鋒陷陣裸背登城之姿態矣。民三十七年九月鎮守瀋陽循陷，撤職查辦令下，走五羊城。爲熊式輝超賧一如陳辭修，識者寬之。（章）

## （十九）俞大維的圈內外

政院各部長中，俞大維中將以軍人而任文職，水陸兩棲，最爲世所注目。此君固名士之後，其尊人俞恪

士先生（明震），游翔政海與士林，凡數十年之久。陳散原詩集中，屢誌其與恪士如何如何，交情之深，一時無兩。

恪士在前清，官至甘肅提學使江蘇布政使（代理）而止，非甚貴顯，然頗雄於財。全盛時代，西湖有屋，上海有屋，南京亦有屋。其南京之屋，在頭條巷，居近散原別墅，（鄭孝胥之蘇堂別業亦在附近），五十年前諸人詩酒往還，爲南都人望之所歸。會幾何時，園林先後易主。而恪士之敗尤速。

恪士性情豪放，不廢聲色，在南京有「俞大嫖」之稱。其長子慎修，（名大純），尤能跨灶。南京釣魚巷無不知「俞少大人」者，四十年後，猶有老娼，樂道其夜籠官燈吃花酒事，如數家珍。當時釣魚巷名妓小月紅，聲譽甚噪，慎修以巨金脫其籍，使居頭條巷舊宅，生一女，即後來南國社健將，爲「田老大」所一生傾倒抵死難忘之「名藝人」命珣女士也。

恪士以豪縱，先傾其產之半，慎修復並其殘餘之一半而揮霍罄之。故至大維等學成歸國後，已儼然「寒素兒」矣。大維自幼養成堅忍寧靜之生活習慣，起居一切，純然軍人風，雖貴至一品大員，亦不改常度。今居於南京南祖師庵七號，大廈外觀，備極華麗，內景力不能相稱。人多誤爲俞氏私產，實則爲交通部官舍，例歸部長居住。今年方由俞飛鵬遞讓於大維也。大維之母夫人，自北平來，則依其女大綱以居。

大維近年，已成爲陳辭修手下之紅人，故由中將兵工署長，一躍而爲交通部長。一月以前，盛傳上海市長，將易一佩軍符者擔任，俾以軍人之辣手鎮壓物價刁風，而大維之呼聲特高。雖由於客觀情勢之推移，未能實現，然而大維之官生活的發展，不僅以現狀之一部長而止，可斷言也。（章）

## （二十一）白雲梯與蒙藏會

蒙藏委員會，其前身爲北京政府之蒙藏院。國府成立，改組一新，人才濟濟，在渝集會之中央全會，曾

通過改會爲部，厥名爲邊政部。規畫有日，卒未實行，何以故？則對蒙藏人士，頗費安排，部僅部長一，次長二，總裁大率爲漢人，如吳忠信等皆曾任此，若部長仍依前例，屈蒙藏爲次長，失五族共和平等之精微，委員會容納既弘，復無軒輊，以是邊政部徒有其名，不成事實矣。斯會新置副委員長二，白雲梯與喜儼嘉錯，喜爲藏人，字智海，爲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兼國民參政員，事迹甚少，僅知其擅國語而已。白字巨川，內蒙古人，年五十四，北京蒙藏學校畢業。民七，任廣東非常國會議員，民十三，當選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民十七，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同時，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蒙藏委員會委員。是年，出任寧夏省政府委員，今爲中央執行委員。白氏生平，有一事足記者，則爲民十七之初冬，中全會集會，白提議任張學良爲國府委員，會場辯難甚烈，斯時東北雖信使往來，尙未易幟，非國民黨黨員也。（西）

## （廿一）張之江的衛術

張子蕤聖名保羅起家行伍，年六十六，精技術，與李景林政治上派系不同，提倡中國技擊則能一致，故聲應氣求。同創國術館，得中樞許可，冠以中央二字。張爲館長，紉於經費，未能網羅舉國人才，難期成績，張每爲慄然焉。張氏生平，以民十五，馮受奉軍壓迫，下野放洋，漫遊蘇聯各國，其西北邊防督辦，則由張兼之。時方任察哈爾都統，斯爲人生得意之秋矣。厥後國府成立，任禁烟委員會委員長，江蘇邊區綏靖督辦。抗戰選爲參政，免致閑散而已。張於參政會中，素少提案，今忽建議禁舞，不合潮流，聞者匿笑。聞此案促成，由於張氏之感黨，有以酣歌恒舞而廢業者。目覩人慾橫流，牢騷滿腹，藉此酒杯，一澆塊壘，爰倩其記室繕文提案，有感而發，意者使社會間尙知有此老在也。（明）

## (廿二) 記某家「二小姐」

抗戰八年，京朝史祕，偷一一筆之於冊，直可以牛車載。其事之近於里巷諧聞，牽連政治之邊緣較少，雖筆出之亦無傷大雅者，則有某家二小姐事。

方某公之乘槎出於海也，所筦玉帛之部，委長君爲總務司長，名曰「照看」，其另一金融最高機關，則未有「照看」之命。二小姐奮臂起曰：「是宜歸我！」因擇日駕鈿車往焉。二小姐穿西裝，長統皮靴，手持馬鞭，昂然直登電梯，入董事長室，近侍諸臣，足恭而前。巾匱既具，咖啡亦闌，二小姐曰：「此時宜看公事矣！」於是魚貫而入者爲某處長，各手公事，屏息莫敢向，二小姐且閱且批，如風掃落葉，印鑑在握，押之有聲，二小姐偶亦慧心獨運，戲以雙鉤摹乃翁之字體，居然妙肖。主管蹙額捧出。明日遂喧傳闕下，二小姐昨方代乃翁赴某機關查帳也。

二小姐天縱之姿，秉母氣爲多，幼年即頗佼佼。時在戰前，讀於某女校，校規森嚴，禁學生鮮衣，二小姐獨不受命。每日上下午必易新衣一次，校長吳媼不能堪，走訴於某公。曰：「賢媛破我規律殆盡，無以示教他生，明日倘不改，惟有榜除其名！」吳媼篤信宗教，兼亦論政，錚錚有聲，中朝大員莫不敬畏。某公慚謝，送媼出，歸返樓室，覓二小姐，立予一掌。小姐大哭，奔告乃母，謂「翁聽老狐言，攔我；狐且拒我入校，我明日必親率衛隊，携機關鎗往炸之！」夫人盛怒，戟指詞厲，詞近於鄙，某公不忍，則亦抗辯不相下。夫人立電車站，索專車，當夜挾二小姐赴滬，並對聖母像作誓，不再返焉。某公塔焉若喪，直至數月之後，夫人始因戚黨環請，寧家如初。自是，某公對諸子行動，不敢復有所約，而小姐之天才發展，亦一日千里，駸駸過兄姊焉。

某公一生，厚德載福，獨因諸子事佛逆於心。在渝時，某報女記者與談天下事，漸及家庭箕帚，遂要求入後宅，一晤二小姐。公憤然作色曰：「有何可看，一個野男人而已！」

某革命先進，有子爲興衛長，擇日與某部長女公子成婚。及期，貴賓咸集大禮全備，獨不見新郎，遍索闕下，不得，兩家家長因告罪延期。或曰：二小姐匿之也。事涉宮帷，無從稽對。亦惟因二小姐德隆望重，故悉天下不羈之行以歸之耳。（章）

## （廿三）政治勝地與湯山

湯山，在南京東郊八十里，汽車一小時半可達。在國民政府未定都南京以前，罕有遊者。民國十六年，國事稍定，戴季陶一日偶與蔣主席及張靜江等，泛論南京名勝，漸及留日往事，于箱根浴泉之樂尤不盡低徊。靜江乃曰：「此間有湯山，泉水溫度亦足，惜地點荒僻，無可憩之精舍，吾民國元年曾往遊之，今不知如何矣。」蔣主席蹙然曰：「有是歟？」立命詩人姚味辛往勘察之，味辛即當時之總部副官長姚琮，後來會一任首都警察廳長，以「墨」爲主席所罷黜者也。味辛歸報可以有爲，主席並自去勘察，見其地商會所建之公共浴室，地勢最好，願屋宇已破敗，因命味辛洽購，以二千五百元得之，重行修葺，爲定名曰：「總司令部湯山俱樂部」，分爲若干小室。主席既不常至，普通人土往遊時，稍奉守兵以酒贖，亦得入浴。

其後京府大政，時時決策於此地，所謂湯山會議之名詞，不絕見於報端。民國十七年，桂系武漢稱變，李任潮（濟深）適先日入京，議事未協，遂被執送湯山，幽居數月。數年後，胡展堂以同樣之情形，亦曾屈爲湯山居士者數日。願就留居時日言之，前者遠多於後者，故自湯山俱樂部成立以來，論享受之時間最長，無過於李任潮者。倘國府須特修「湯山誌」，任潮其最有資格執筆之一人矣。

當時伴同任潮居湯山者，尙有張靜江吳稚暉二老。靜老留數夕即去，稚老則相伴至數月之久。任潮以抱負濶大自矜，生平幾不作第二人想，至是亦慙然無以自見。靜老審其苦悶，則授以圍棋，歸後復專人致送日本棋譜數十種。故任潮幽居數月之唯一成就，爲棋術大有進步。

胡展堂先生之遺置湯山，似爲民國二十一年事。當時伴其往者，亦爲吳姓，但非煦然可親之吳稚老，而爲劍拔弩張之吳思豫。（當日之首都警察廳長。）展堂在山，亦以圍棋自課，丁丁之聲終日不絕，此湯山與圍棋有關之另一事實也。

大抵在民國二十三四年以前，爲湯山之全盛時代，戴季陶斥貲七八萬金建潛園於此，張靜江亦以二萬金造一別墅，規模雖遠不及，而邸中長年雇一上海之扞脚匠，則爲潛園所無之春色。未幾，戴氏舉其園產悉贈於西藏班禪活佛，活佛留居未久，卽出走西陲，死於中道。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發生，日軍圍攻南京，在湯山曾有兩日之激戰，園產大抵已毀，潛園宿草離離，尤不堪回想。而此產主權，究歸何人，戴公自收回歟？遞傳於班禪二世歟？則未詳。（章）

## （廿四）李福林的豪爽

李福林廣東佛山人，慷慨有奇氣。少時，嘗以帕包洋燈罩僞爲手槍夜劫惠州某當舖，人大快之，粵呼燈罩曰「燈筒」。「李燈筒」之名遂大鳴於粵。其後顯貴，因諧其音號「登同」，則登於大同之義矣。然所暱諸將以「登哥」名之至於今。登同不恒演說，演說恆率真可愛，要言不煩，雖善演說者無以過。初，國父於韶關視登同師，登同預飭所部區將，校，尉，士爲四隊，各以階級列校場，國父訓誡叮嚀既畢。登同演說之興油然；因亦卽壇詔衆。首卽曰『丟那媽開代！』（粵罵人語猶川人之「食你媽」）次則指士若尉曰『

你底開代服從你底開代』（意如這班忘八蛋服從這班忘八蛋）次指尉若校，校若將亦然。及指將與已則曰「你底開代服從『我你個』（即我這個）『開代』」。終指已與國父則曰：「我你個開代服從大元帥」而食以「丟那媽開代！完結」一語，向國父鞠躬而退。

大抵直捷了當，爲登同特徵之一，而不用雅詞爲其特徵之二。然亦有雅詞者；則許崇智任總司令時率其師攻圍，登同誓師之演說是也。其辭曰：「我那媽！總司令金枝玉葉也同『我底』（我們）上前線，你底還怕靡夷？（意即你們還怕什麼）」以總司令比「金枝玉葉」當爲登同平生演說措詞之最雅馴者。

抗戰軍興，倭以鉅金餌登同，約期總動廣州，登同慨然受之；而陰部勒所親健兒，靡厲以須，及期，盡獲諸漢奸無賴登之。（潛）

## （廿五）兵役署長程澤潤的槍決

抗戰期間，軍事政事多有未合常軌者，而極峯慈慈爲懷，不輕誅殺。獨於民國三十四年槍決兵役署長程澤潤一事，毅然行之無所顧惜，則以當時役政敗壞至極，不殺程氏無以振士氣也。

戰前，程澤潤以資歷漸升至軍政部陸軍署軍務司長，當時號稱能員，何敬之部長最信任之。在軍部中，有「西南幫小領袖」之稱，隱與「江浙幫」對抗。

戰後，兵員枯竭，後期幾全恃四川之兵壯補充。程氏以川籍，洞悉各地情形，敬之乃據爲兵役署長，使總持役政。當時川省各地之司役軍吏，全部由程氏派出。而四川軍人以拉兵爲傳統政策，不肖軍吏因沿舊習，白日縛人通衢，閭閻騷動，民不聊生，最高當局固不知也。

彼時役政之弊，老杜石壕吏一詩猶不足以盡之。四川教育廳長郭有守，偶徒步行於成都郊外，竟亦爲役



吏拉去，郭狂呼「我是教育廳長！」吏曰：「什麼教育廳長，見了我們排長再說。」舉此一事可概其餘。

兵既由強拉而來，則在補訓期間，虐待自爲常態。其最足令人髮指者，則下級兵吏剋扣火食，至百分之五十以上，諸兵飢疲無人色，偶列隊過市，皆瘦如槁桿，十人九斃，蓋重重鞭撻之結果。路人聚觀，無不悽惻。而役政諸官，多富逾王侯，某地一「團管區司令」僅視事數月，即回籍買田幾千畝，當時之新聞檢查未除，輿論界未得而進言，最高當局自更無從知曉。

直至勝利前一二年，重慶上城某補訓連，虜死二卒，陳尸未殮，臭溢通衢，附近居民願合貲共殮之，連長堅不許。居民譁辯間，適蔣緯國上尉駕車經過，廉得其事，歸報極峯，命人探之，良信。極峯赫然震怒，立召兵役署長程澤潤來，同往視察。一時兵衛大集，不僅死者橫陳尚在，生者亦多奄奄一息，去死未遙。極峯見狀，悲痛憤怒至極，即以所執手杖，痛擊程氏之顛，程氏卓立受杖，淚下如雨，連曰「該死！」不敢辯矣。

事後，程氏交付軍法審判，主審者念在同官之誼，又深信程氏本人或不盡知其事，欲貸其一死，議刑七年，上讞詞於極峯，極峯駁回，令再判。於是群官合議，增刑期爲十五年，再上狀詞，極峯不復駁回，逕於狀尾批「槍決」二字，交獄官執行。時已爲日本投降之年，程氏此獄，雖百轉千回，耗盡人事，終不能免於一死，信可哀矣！

役政雖敗壞至於極度，而程氏本身擁贊尙非最雄。其部屬則多已改面營商，重慶<sup>戰後</sup>來所出現之若干企業公司，皆此輩爲之也。（章）

## （廿六）高魯的聽衆

高曙青（魯）以肺病死於長樂故里，報載其死後家中僅存十六萬元。預料主席當有特賻。朱驥先等亦不能坐視，使國家對於廢廢之學人早有明確之「公關」辦法，曙青或猶可更十年活乎？

高氏雖以天文學享大名，號稱天文學者權威，其最先所學實爲造船。國之優秀士子多如此。嚴幾道亦造船學生出身，轉向文學，其一例也。曙青不但精測繪與建築，早年留學比利時後，又復研究航空機械，比政府會給予改良飛機專利憑證。時曙青之政治觀念已成熟，開始加入同盟會矣。

四十年前，國中言航空機械學者，僅曙青一星照耀。而政府社會了不注意，曙青無可發展，則漸投身政治。民國元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秘書，遂與學術生活分離。其後雖重爲北大講師，並主持中央觀象臺及天文學會，而時論已不甚重之。

彼爲蔡子民系之重要幹部，民國十七八年以前，蔡氏在中樞發言有力。值駐法公使出缺，魏伯聰之夫人鄭毓秀女士，厭倦司法生活，頗有志於是，譚組庵等皆支持之，蔡氏獨主曙青，條舉理由若干，最大之理由則爲「人望」。極峯卒依蔡氏議，取曙青。

其後高氏一帆風順，屢爲國聯代表，在中南歐外交界甚活躍。九一八事起，學生運動大熾，當時之教育部長蔣夢麟不能應付，爲極峯所不滿，黜去之。計欲得一蔡系人物之不失人望者繼其緒，思及曙青，電命返國，主教部，曙青遲遲不來，極峯則自兼之。自是，恩眷遂稍替矣。

高氏終亦交卸駐法公使事回國，並正式辭教育部長，改任中央觀象臺長，以迄於今，凡十六年。于右任院長知其祿養不足，因使兼監察院監察委員。

抗戰後，曙青居重慶，以全力發展天文學會，空衝冷灶，知者寥寥。某年，值西伯利亞觀測日食事發生，曙青假重慶大樑子某劇院專爲此事演講，先日揭公報於通衢，並諄託新聞界友好，共爲鼓吹。至日，則臺下聽講者僅七人。曙青慷慨致詞，謂象學爲世界絕學，有終身研究而不能入門者，世人無不視爲苦果，今得

七人聽講，已甚出意表矣（此七人中之，爲上海新民報總主筆趙超構君）。

高氏既精於理學，星象機械諸學以外，亦無書不窺。曾取愛因斯坦相對論，汰煩存簡，成「相對簡論」一書行世，與其「星象統箋」同爲近三十年來中國出版界之好書。

惜其治學多戀，中年以後，好談政治外交，不能絕意仕進，遂掩其本學。此中國學人之通病，亦國家社會不知養儒之過也。（章）

## （廿七）商震的爲官術

朱世明與孫立人，同以軍人而嫻英語，爲世所稱。商起予雖有六十二高齡，屢經戰陣，飽歷滄桑，亦與朱孫媲美，曾於卅三年五月，任駐美軍事代表團，具首席資格，今春返國，先後四年，聲施燦然，故甫履國門，復有駐日代表團團長之新命。商抵日後，首先徵求麥克阿琴同意，凡美國人士由日赴華，雖屬軍人，亦須先得商氏簽字許可之入境證。前二年則任意往來，漫無稽考，流弊滋多，美國如此，英法蘇常亦同等待遇。說者謂商會隨主席赴開羅會議，且旅美四年，識美國要人至夥，朱世明僅以駐美使館武官，非學問不能及商，資望階級，相差甚遠。美國固講求平等，資望階級，亦並不抹煞，商震新伊始即布宏猷，未嘗不由於此也。按：商保定縣人祖籍浙江，清季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及北京陸大畢業。初佐藍天蔚於關外革命，癸丑會爲袁世凱所捕，旋由陸建章同請其赴陝西。陸去任，商率隊入晉，授閩錫山，自此爲晉軍重鎮。歷任師長，軍長，總指揮。北伐成功，首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調山西省政府主席。十九年闖走大連，商改隸張學良，斷石友三叛軍之歸路，爲今主席蔣公器重，乃當選中央候補監委，執北方黨內「新中派」之牛耳。廿四年任河南省主席，當選監委入渝，任國府參軍長。商氏生平喜習英語始於民國廿二年自任三十二軍長駐防北平帥府園時，聘

燕大季遇之啓蒙。嘗與夫人約，閨房之內，燕寢之時，必以英語相應對，誠爲有人心，而能適合潮流也。(西)

## (廿八) 宋子文掌摑楊杏佛

宋子文氏少年暴進，未嘗讀書，爲標準之康白度。素以慢士稱，而不知以何因緣，獨與蔣夢麟善。民國二十年前，宋氏主財政時，對於教育用款，挑剔抑壓，無所不至。惟北京大學專款，以蔣夢麟主校關係，每每暢發如儀。偶有遲延，則夢麟親身南來，澆花菜肆一席陳情之後，財部之庫官明日必接得部長之手諭，夢麟輦巨款北返矣。宋蔣此種友誼，維持至二十年以上，子文二度出長政院，乃以夢麟爲政院秘書長。

杏佛初亦爲宋門食客，行走甚勤。一日爲某事搜宋之怒，傳命閣者，自即日起拒其入門。杏佛性氣粗暴，必欲入而質詢，究因何故絕裾？排闥遽入，宋厲聲呵之，杏佛詈曰：「宋子文，勿爾，疇不知汝靠親戚吃飯！」子文立起而執其項，摑之者三。杏佛狼狽逃出。自是絕足宋邸，乃復歸於鶴卿，終以主持人權大同盟事，被狙殺於上海。

杏佛才氣橫絕。而私行特多不檢，瘦面多癥，豐儀殊非至上，而不知具何魔力，常有貴夫人暱就之。「秦夫人事件」，至今被目爲學術界之痛史，吳稚老且因之而頻詈「杏佛渾蛋」焉！

人權大同盟活躍期間，杏佛終日奔走於演講，其黨人且時時以其演講地點，榜書於電車之後。一日，杏佛欲測驗羣衆對於此一運動之反響如何，途中執一友而詢之曰：「君亦見今日電車後之廣告否？」友曰：「見之。」復詢以上作何語，友曰：「是申園跑狗廣告耳！」杏佛大怒而無如何。(昌)

## (廿九) 老牌留德生朱家驊

滬報記學潮事，有回溯三一八鬪爭，而謂朱驥先爲當時學生會會長，領導學生進攻執政府者，此其謬誤，與數月前某報，強以朱爲英國礦學士，同樣可笑。

不僅在民國十四年段執政時代，朱氏已非學生而爲教授，即遠在五卅運動時代，朱氏亦已爲北大教授矣。五四健將如羅家倫段錫朋等，在年輩上，且不得不對朱執弟子禮，何況段執政時代之學生，論年齒又遠稚於羅段。謂其時朱氏尙受教學府，爲學生會之會長，就常識推想，亦不可能。

朱氏一生得意之輩，爲十九歲出洋，二十餘歲任北大教授。所學爲冷門貨，（地質學），其發跡殆全出於蔡鶴卿先生之提拔。民國十八九年以前，朱氏爲依傍鶴卿最熱切之一人，其後政治上別有歸依，視「故主」蔑如，且進而掣肘焉。中央研究院由鶴卿嫡系人物之手，漸移轉而爲朱氏外圍，其間殆不知消耗多少腦筋。故就事實以論，朱驥先者，富於組織力而最能利用時機之政客也，非專家與學者也，更非可以老死於學府之教授也。（韋）

### （卅）張道藩打「退堂鼓」

某雜誌載：抗戰期間，極峯訪印，攜張道藩同往，以其英法語多流利，又甚有捷才，備爲不時之需。及詣印度某地，其地禮節，對貴賓必就地翻滾致敬，而爲貴賓者例須如式作答。道藩不俟極峯有言，即先臥地打一大滾，當時緊張之氣勢爲之鬆弛，一時皆盛稱其敏捷。使當時隨從，倘有王亮疇與商啓予，則其「價也」將如何？

此記載之可靠與否，自未敢斷，願以證明道藩之巧捷多智，或非蔓筆。

論道藩之革命史，實在劉紀文輩之上。民國十四年以前，歐洲國民黨支部每有集會，道藩輒列前席劉

紀文等則瑟縮一隅，有如偏裨。偶檢當日圖照，猶可指證。及國府定都南京，行政統一，紀文以乃岳古湘岑（應芬）之奧援，得攫當時腴缺南京市長以去，道藩以舊日同志之關係，竟屈為南京市府下之一區區祕書長，且以楊劍虹案大受輿論界之擲揄，則在以老留學生之身分，為劉紀文分謗也。（楊劍虹案為孫哲生所檢舉，目的似在打擊劉紀文，此案結果仍無疾而終）。

其後十餘年，道藩從政，終未大成。位於內政部次長教育部次長而止，從未能正領一部，視谷叔常之後來居上，彌多感慨。勝利後，馬星樵（超俊）回任南京市長，不洽同僚，時有更動之說，一般人皆信為道藩繼任，南京中央日報一度攻擊馬氏，讀者且疑為道藩出長之先聲，結果則沈怡脫穎而出，固無與張公事。道藩為美術學生出身，宜不介於此。而「合群新村」舊友，了然於道藩之政治源流者，不能不為扼腕矣。

後此未久，齊白石畫師遊京，道藩使人先容，欲歸依為弟子，白石慨然許之，道藩乃於公餘聯歡社中置盛宴歡迎，遍約友好作陪，當衆行弟子禮，並即席發表一沈痛而簡傲之演說，謂政治生活殺害藝術，本人對於從政，已覺萬分疲倦，今後決掃拾剩餘之生命力，用於藝術，今日之宴，謂為藝術的拜師禮也可，謂為政治的告別式也亦無不可！語詞激越幾至聲淚俱下，當日座中尚有某某二公，聞之亦為愜然變色焉。

道藩出生於著名之雅片產區貴州盤縣，北伐之初，曾回籍活動，為當時之貴州軍閥周亞成所拘，嚴刑拷打，幾不免。幸其家人贖鉅金，賄通當道，得釋出。

道藩自言，滿五十歲，必實行政治退役，聞其今年（三十六年）恰滿五十云。（章）

### （卅一）洪蘭友的部長夢

民國二十九年，谷叔常接長社會部，不久社部即改隸行政院，例置兩次長。按之中樞人事習慣，政務次

長不必與主官有關，而常務次長多由主官提名，儘可保舉親信，行政首長不之沮也。以常次綜攬全部事務，如非由於主官之關係而來，則甚難水乳，將無以推進部務。

惟谷氏以雛年暴進，未諳政理，方震驚錯愕，不知所措。雖有夾帶人才，不敢提出。時主持行政院政事者。爲孔庸之，深悉谷氏心理，則於政次洪蘭友之外，力主以黃伯度爲常次，不容分辯，遽爾定議。谷氏不能爭，亦惟茹忍受之。

數月以後，部務稍有端倪，谷氏漸亦自悟其主官之權，可因人而伸縮。政次洪蘭友，背景雄健，鋒不可攔，常次長黃伯度則方因叛離許俊仁故，大失士評，又實與孔庸之無淵源。其人久官北府，習氣未除，對主官執禮過恭，轉引致谷氏之輕視。說者謂谷氏對於兩次長之態度，顯見軒輊，黃伯度至部長室回公事，每每直立爲房侍，而洪蘭友則偃坐沙發上，高睨大談，若無人焉。

時日既久，谷氏對蘭友益覺芒刺在背，會蘭友主持國民大會事，不常蒞部，叔常乃屢於行政院會議中，暗示政次不能專任，將無以謀部務之開展。同時，勞動局長爲賀衷寒，雖亦號稱從屬社部，而用入行政，一出於專斷，目中固無谷氏。谷氏權衡利害，與其兩虎並容，不若翻一晉一，特於極峯前，保薦賀氏，謂蘭友當去，而繼任人選非賀氏莫屬，極峯悅焉。三十六年初行政院部分改組，蘭友之政次落選，以賀衷寒繼之，是否全出於谷氏之策略，殊難下一判語。

中樞內定以諸蘭友主辨國大代表選舉事宜，並預定爲將來之國大祕書長，而蘭友堅辭，終至兩次國大，洪始終其任。三十七年行憲政府告成，一時洪長內政部之說甚盛。不料某方對彼撤一暗箭向極峯告彼在國大任內有貪污情事，故彭昭賢乃垂手繼任，洪氏不得不降身屈志於「憲政督導會」「戡亂委員會」之間與雷震同作其民主「空頭」矣。三十八年一月蔣公引退前夕，政院人事調動，洪以民主人物終於承乏內政部長焉。

蘭友爲揚州人而好自認爲徽籍，凡遇徽人集會，輒踴躍參加，數典而不忘祖，不失爲慳悌君子。願其身

割所載，明明爲江蘇籍也。

蘭友風裁俊整，出身教會中學，（揚州美漢中學），而中國文學不惡。二十年前，隨劉文紀爲南京市政府秘書，時紀文尙未娶許淑貞，追求至熱，相傳所作情書，大半出蘭友手筆云。（韋）

## （卅二）民主專家——雷震

長興雷傲寰（震），亦時代之風雲人兒也。在三十四年杪「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出足風頭。政協失敗，政府對其他黨派，仍繼續其拉攏政策，傲寰爲居間之舌人如故，以是爲黨內之急進派人士所不滿。三中全会開會時，黃宇人等痛罵雷爲投機政客，彙和談吃飯，今日可賣黨，明日未嘗不可賣國！更有人當場質問，雷氏借「政協秘書長」之名義，在外招搖。「政協」本身，無法律根據，秘書長之官職，從何而來。雖雷氏竭力申辯，本人從未以此職名自居，報紙上之記載，不能負責。而會場中之空氣迄未鬆弛，雷氏每一發言，輒噓聲四起。其實新聞記者尙會另贈以一頭銜，即國民政府特任「和談部」部長是也。幸此語未爲諸中委所聞，否則將更召致若干臭罵。

雷氏雖以「和談」起家，其本身究不失爲一開明分子在。中國各黨派之團結工作上，確有相當貢獻。此君出身爲小部員，善於觀人眼色，外貌誠實，內實機警，天生「媒婆」材料，一口浙江官話，尤溫軟近人。羅隆基曾稱之爲「米湯大王」。風儀可想。昔人爲「媒婆」釐定資格，謂：「三分騙功，七分腿勁」，雷氏有之。在某一星期中，雷氏曾三次在京滬路頭等臥車中過夜，夫亦甚辛苦矣，必醜詆之爲賣黨得毋冤乎？

在抗戰以前，雷氏即爲「有名之日本通」，彼之中學大學皆結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學士，並曾入京大大學院，專攻憲法）。其政治宗派，隱屬於朱驥先系，蓋爲戴吳與（季陶）所一手提拔者也。不



知者每歸其行列於二陳系，實不盡然。惟最近若干年來，常獲召見，已游翔於朱門以外。不復如舊呂之依人矣。極峰之辦公桌上，置一紙，條列各中央要人之私用電話，以便隨時傳喚，雷以矮官而其三三二六二電話號碼亦錄入焉，殆異數也。

雷震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屬於特任官階級。以簡任末秩，一步登天，宜其躊躇滿志。戰前，彼曾為銓叙部科長教育部總務司長甚久。處膏微潤，人之常情，買宅於南京鼓樓西橋，亦復小有體制。戰後，政府還都，彼得收回舊室，小加修飾，輪奐如新，而風雲際會，門多顯者之車，路人指向告語，亦知此為雷副秘書長公館也。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遂益相形見絀，宜邵夫人傳學文女士為之浩歎不置。其實雷公館大門之外，宜更加一金漆招牌，大書曰「雷媒行」。(章)

### (卅三) 陳調元手眼大吃虧

陳雪暄(調元)死於勝利前兩年，身後之淒涼蕭瑟，與其生前之奢侈豪縱，直不啻比較。

雪暄以舊軍人，歷事數主，無不合拍，有「陳不倒」之稱。其巧黠輕便，置之政客中，亦第一流人才。故在其皓腕輕舒之下，國民政府中將階級以上之將領，無不樂與為友者。總軍數十年，擁贊特鉅。相傳其戰前每次赴滬游散，金城銀行必派一要員伴之，出入歌臺舞榭，目的在伺察其明日所需之頭寸為多少，預為之備。其手筆之闊大與資產之雄厚，可以想見。

戰後，以軍事參議院院長職位，隨政府入川，初猶揮洒自如，不改狂奴故態。及至香港失陷，渝瀘間經濟關係中斷，財物無法內移，乃大苦窘累。有一時期，至改吸四川本地之雜牌紙煙，惟會客室中，仍接舊例置大炮臺一罐，備客取用。則好客之風未廢，雪暄之成功此在，故至死堅守不渝焉。

雪暄畢生交友，以數萬計，亦有一二特別真知，范少陔（熙績）其一也。少陔先雪暄數月，歿於江漢工程局長任次。雪暄得訊大慟，欲賻以十萬金，竟籌措不足，軍參院司會計者爲百計挪借，始勉強湊出。以是益鬱鬱不樂，三十二年冬間，乃以肺病轉喉頭結核症，不治死。

彼時之雪暄，幾窮無一錢，願若核計其淪陷之資產，則固仍爲一驚人之數目。於是諸子循例析產，爭鬩不已，事爲極極所聞，大不愉，命張伯英出爲裁制，諸子始就範，其實當時所爭者，僅爲書面上之數字耳。

雪暄之龔家橋京宅，建於三十年前，在今日雖已癡廢如翁，而在昔年固不失爲巨麗之一宅。雪暄即在此華屋中，款待數時期之風雲人物，自齊燮元至張宗昌，更自張宗昌而孫傳芳，而國民政府下之諸將領，三十年間，雪暄衣色數變，鶴立不搖，惟此老屋之面目，已日就敗壞矣。（猶憶民國十四五年間，陳氏於此宅宴張宗昌，召妓數十狂飲達旦，一夕耗數千金，滬報記者至爲之發專電焉）。

頃過龔家橋，更視此宅，則方在局部拆造，聞已於陳氏生前預售與某銀行矣。（韋）

### （卅四）韓復渠會拉車

韓復渠爲連長時，某塾師嘗授以包公案彭公案。及主魯，聽訟折獄一以包彭自任，魯人名之「韓青天」；法曹極煩苦之。一日，微服山，見一老人車陷，趨前引出，不交一語而去，或語老人曰：「引車者韓青天也，不謝，罪且至。」老人愕然；翌日即市藏餅踵門謝。韓欣然受之，詢何謝？曰：「藏餅」幾重，曰「一斤」即命衛弁秤餅，乃唯十二兩。怒曰：「老人謝不誠；十二兩而乃謂一斤？」老人以所買實一斤對。因拘餅店主，責以欺老人對曰：「十二兩一斤濟南餅業通例，非商獨然，尤非欺此老。」韓不覺拍案罵曰：「十二兩而曰一斤，非欺而何？是真奸商也。奸商有罪。茲明告汝，汝罪應重責四十板。否則應罰金一千元；二

者唯所欲。」遂科罰千元，悉以予老人。（清）

## （卅五）中國列寧——張西曼

在孫哲生所領導之「中山文教系」中，有一人與之發生關係甚久，而始終不能成爲主要幹部者，則立法委員張西曼也。

西曼最早以爲蔡鶴卿之幹部，故任大學院祕書甚久。自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中央黨府中，「蘇聯通」幾一掃而光，惟西曼尙殘存焉。彼雖爲留俄老學生，而微近於「學院派」，動嘴不動手，以是得不爲遷者所注目。

此君生就一付「蘇聯腦袋」，頂髮全禿，特別顯現其「鄉愿」氣，在外貌上，有百分之七十類似列寧，一時有「中國列寧」之稱。忌之者因其平日高唱親蘇之論，則不呼之爲「西曼」，而呼之曰「西曼諾夫斯基」。

西曼諾夫斯基者，十餘年前蘇聯以武力攻佔中東路後，奉命與我國作外交談判者也。時代表中國與折個者爲莫柳忱（德惠），大爲所窘。重慶宴會中，張西曼偶來，或戲言「西曼諾夫來矣！」柳忱必大吃一驚，蓋十年後猶有餘怖焉。

「中蘇文化協會」係西曼筆路藍縷所一手創成者。彼既由於自然之政治形勢，歸於孫哲生一系，「中蘇文協」遂亦爲陪嫁品，成爲孫門政治財產之一。顧西曼性魯直，不善逢迎，哲生心實不喜之。

西曼爲長沙人，原名百祿，爲前清學部大臣張百熙之幼弟，故熟於廢清宮闈體制。彼所作「拳團太后」劇本，技巧雖不如楊村彬之「清宮外史」，而鋪陳官中典則，大致不差，不似楊村彬之襍壁虛鑿焉。

## (卅六) 張學良贈張治中詩

三十七年春，張治中將軍於訪張學良後談稱：漢卿勝利後二年，心理上與抗戰時不同，惟渠並不悲觀。除研究明史外，復讀魯迅全集，詢其原因，則謂魯迅罵人尖刻，深入骨髓，渠亦爲被罵之一。漢卿囑帶口信，感謝蔣主席及夫人。

曾自新竹井上溫泉返臺北之張治中，渠在山間六小時，與張學良散步漫談，不願提及東北。漢卿目前在臺省之生活安適，御灰色西服，前頂稍禿，較前肥胖，面色紅潤，趙四小姐穿着普通旗袍，外罩紅絨衫，亦較前姣美。摘記明史，字跡清秀，頗見進步。渠出示漢卿近作詩曰：「總府遠來義氣深，山居何敢動嘉賓？不堪煮酒酬知己，惟有清茗對此心」。按三十八年一月「和平」呼聲再現時，李代總統曾發令釋張並派程思遠來臺晤陳主席誠，張之曰由將有希望矣。

## (卅七) 劉湘的代表

國大代表之籍隸四川者，隱然成一流派，而共擁傅真吾（常）爲首，真吾既逝，何人繼統其緒，頗爲時所注意。

戰前數年，四川內部諸軍，時有酣戰。要之，皆二劉互爭雄長之局也。劉自乾以得吳興戴氏之支持，聲色稍壯，一度有壓倒劉甫澄之勢，甫澄賴其駐京代表二人，手腕靈活，通洽各方關係，得以相抵。此二代表，一爲真吾，一則爲邱某。當時揮霍金錢無算，爲南京酒食徵逐之第一等豪客。

抗戰之初，劉甫澄貢獻頗大，最爲極峯所嘉許。甫澄不幸於次年病歿漢臬，政府震悼，明令予以國葬。

。飾終之典不可謂不厚。而劉湘夫人素性固執，謂甫澄之死實由於軍事，非傅邱二代表朝夕慫恿勸出兵，甫澄方且安居三巴，無此勞瘁，何至客死？故揚言必以二人爲殉。真吾懼，隨政府居重慶，不敢赴成都。（劉夫人時居成都）。邱某則自恃依劉久，當無他，竟坦然往。劉夫人命牽之來，問：「甫公待汝好否？」對曰：「好」。夫人曰：「好則汝往爲之伴，何如？」邱大驚力辯，衆爲解之，始免。當時且傳欲摘其心以致祭，則說者之過也。

邱自是絕意名場，不敢復有所求。真吾善自韜晦，直至勝利前一二年，始稍露頭角。故終「華陽相國」主川之年數間，二氏皆碌碌無表現云。（章）

### （卅八）張治中妙聯

清末柯逢時任安徽巡撫，民患其酷，好事者贈以聯云：「逢君之惡，罪不容於死。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又額云：「執柯伐柯」。全用四書語，嵌柯姓名，如天衣無縫，而將柯之暴虐，與民衆心理，盡情痛罵，一洩無餘，可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柯之女孫適友人李君，願爲親者諱，人亦不敢問之，劉禹生世載堂雜憶曾記其人，惜已忘之矣。

焦士抗戰之說，卽自汪逆，竟一試於張文伯（治中）長沙大火一役，足爲智囊一世英名之累，湘人亦有一額一聯，額曰：「張皇失措」，亦尙妙。聯曰：「治湘云何，三個方案一把火。中央善後，兩顆人頭廿萬元。」殊嫌牽強，視前聯固何止上下床之別？是役警備司令鄧悌與某皆因此伏法，卽兩顆人頭也。

### （卅九）傅作義之起家

傅作義如今在華北紅遍半邊天，說來傅之成功並不簡單。

當民國十六年秋晉奉逐鹿冀北時，涿州一役傅以孤軍一師，苦守半年，一戰成名。十九年繼商震李培基之後爲綏遠主席。時正值部隊編遣，傅軍亦減縮至最少數，而化兵爲工，實行屯墾拓荒政策。於是傅遂爲晉閩把後門之健將，漸與晉軍核心人物如三楊（楊愛源，楊效歐，楊澄源）一趙（趙承綬）一王（王靖國）等人脫去權勢之爭，樂得心淨。殆抗戰軍興，退居河西，遙控綏頭，以陝壩荒村爲據點，不數年經營壓倒包頭，竟成繁榮之小型都市，其人之建設才能，遂嶄露頭角。先此，與河北段承澤（綏武）舉辦水利，移民（如河北新村）皆倍著成績，已奠其基礎。抗戰期間傅氏東則爭取內蒙王公之內向，緊握沙王，以打擊德王偽蒙疆政府；西則聯歡寧夏諸馬，南又不失晉閩之聯繫，成爲西北屹立之抗敵堡壘。識者無不驚其爲人之幹練。處於複雜艱苦環境若無其事，此其所以有今日。

三十四年秋日本投降，傅以心力交瘁，共軍猖獗，且晉軍內部亦頗有人忌其獨占優缺，故曾三次請辭，披瀝陳奏，楚楚動人，由是中央倚之益切。此奉命受降爲十二戰區長官，鐵騎東下，連克豐鎮陽高大同張垣諸名城。舊日蒙疆偽府轄區，悉入掌握。傅之威名愈振。三十六年春夏，援瀋，援熱，援晉，援冀諸役，又無不馬到成功；尤以大同一役，打通平綏線，更爲精彩。故此，三十六年冬而有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封疆」奇績之出現。當此職未成熟前，傅固亦一再辭謝，乃極降不允。不得不出任巨艱。一年以還，傅以少數兵力看家（綏察），引其精銳與共軍聶榮臻（冀中）李運昌（冀東）賀龍（晉察邊區）周旋於燕蓟原野。出奇制勝。以捉迷藏鬼推磨之戰術，幻變而爲以「穿心」對「空心」，以「游剿」對「游擊」，使共軍如匈奴之逢岳（鍾琪）范（仲淹），聞風喪胆。傅氏此又一成功。然冀冀人事至爲複雜。方孫仿魯之去時，楚溪春雖由傅之薦舉繼主冀政，所以徘徊瀋陽而不前者，蓋冀人已先有「難題」提出，傅不顧一切，挾楚履任，一掃孫主席「好好先生」四面作揖之作風，而爲「我行我素」。搬出晉綏一套之馬與辦法重打天下，阻礙遂得排

除。此一年中，最使傳傷腦筋者厥爲中央派系之撤肘，不聽指揮，其最著者，一爲軍統系之跋扈，二爲中央系部隊之低能，三爲巴已支持下地方勢力之自私。傅氏穩紮穩打，一一克服。軍統系馬漢三之被逮（毛人鳳主辦），中央系部隊陳繼承上官雲相之被黜爲守城老軍，皆爲顯著實例。唯CC系潛力難纏，「七五事件」由參議會提請征用東北學生充軍，引起之慘案，責任記在傅的帳上，此中內情傳當洞如觀火。故於不動聲色下，最近自請處分。語意沉痛，音在絃外，此傅之三度請退。徵諸既往，兩退則兩進，今此三退，其退乎抑進乎？自有「下回分解」。而近今冀北涿水一戰，冀中滿城一役，較前次輕騎直搗共軍心臟之河間尤爲得手。再軍十縱隊之衆，僅餘其四。故平綏平保，平古平津四大交通線亦由靡虞轉入康復狀態。平津人一向對南方人之恐懼平津失陷，嗤之以鼻，此番更如服了「定心丸」，以爲可以「高枕無憂」，則且看山雨欲來之秋季大功勢，能否釘得住，則傅氏前程或更有百尺竿頭之勢也。

傅字宜生，籍隸山西永和，年已五十六。保定軍校六期生，累功升至晉軍第九師長。在晉綏軍中，於徐永昌、商震、張蔭梧、楚溪春爲晚輩。與李生達，李服膺則資齒相若。當其守涿州時，南北晉軍忽後撤，致成突出而斷歸路。傅首以「地道戰術」輸送糧秣彈藥，更用「出殯」巧計，將城內槍炮移至城郊，其胆智至今就爲涿州父老所盛。道但張學良所率鎮威軍三四方面軍團視爲喉中之齧，遂巡松林店高碑店之間，列車非夜間熄燈不能通過，故雙方炮戰極烈。傅彈盡糧絕，至以樹皮果腹，而軍民合作守城之勇不懈，直至北伐軍抵達，此圍始解。時樊雲門（樊山）老人作歌以頌其勇，有「英雄我愛傅將軍」之句。二十年主綏政後，嘗與胡適、劉半農、顧頡剛等學者共盤桓，從政不忘治學，不讓馮煥章商震專美於前。其治事爲人真而不矯，嚴而不苛，治軍寬而不縱，故上下樂與之遊。一村溫文儒雅像，一望而知其素養功深。從容不迫，臨變不驚，頗有留侯張良之氣度，今茲總領華北剿共師干，以敵軍之策還諸敵軍。不特關百川氏倚若長城，卽蔣總統亦因在患難之中，不能不刮目相待，竟使陳誠（辭修）之紫紅一變而爲淡青，時勢造英雄乎？英雄造時勢

乎？

傅作義將軍在察哈爾會厲行一種公共秩序的管理，在張家口市上，你若是參加普通的集會，或者是娛樂場所，一進大門，必有身穿制服的同志向你復嚴肅的說：「先生們請這邊。」「女士們請那裏。」男女分席而坐，一些也不能男女混雜在一起。

有一天，有個外地官員挈着他的太太到了張家口，他同夫人上戲院去看戲，一進門便在「這邊」「那邊」聲中分得遠遠的，宛如「瓊林宴」中棒打鴛鴦兩離分，這位官員被弄得莫名其妙，力爭無效，憑這位官員的身份與地位，依然不能破壞已定的規矩，這位官員要求與他夫人一齊出去，誰知又遭到阻止，說道：「再坐一會兒，等戲完了，大家一齊走。」這位官員祇得又坐下去。

傅將軍的嚴男女之防，簡直到了男女分校，分坐的地步，有外地到那裏過不慣這生活習慣的人，輒爲憤憤的說：「如果張家口能做到男女分床的一天，那便是公共秩序管理最理想的成功了。」（按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二日傅與共局部和平成立北平，退休）

### （四十）劉紀文與「留幾文」

民國十七年，劉紀文初任南京市長時，受謗最甚，蓋其專以折屋造路爲策，大拂南京之民情。一時痛詆之曰「留幾文」，蓋謂紀文之積極拆路，乃爲龍潭水泥廠與某石子公司之營業計，而此兩公司中，紀文又適爲大股東也。事之有無，不可知，而紀文之名固大傷矣。

時紀文新貴，又不甚修飾，方娶許淑珍未久，竟以五百元香水與二十五元絲襪問題被胡展堂於立法院紀念週中，公開指斥。尖酸刻薄之馮煥章，又故意於中山路之劉氏新邸前，修建草屋數間，採取直接挑戰之態



度。在此種四面楚歌之惡劣環境中，劉氏之地位，竟安如磐石，不可移動，則當時任文官長之古湘勤（應芬）以全力支持故也。

紀文先與古氏女訂婚，未嫁而卒，病中會同居照料數日，故紀文爲古女選「墓誌銘」，有「請於湘丈，得以越禮侍奉者數夕」之語。南京政府成立，古氏分領勢力，必使紀文脫穎而出。以庇劉故，至與好好先生譚祖庵厲聲爭辯於政治會議中焉。

古氏死後，二十年來，政治亦大有轉移，紀文遂一蹶不振，懂得依粵派諸老，任銓審諸部次長數年。抗戰期間，屢於軍慶集會中見之，沉默寡言，英氣全失。

軍慶賭徒，向有一口號，凡博負者爲行政院長，勝者爲銓敘次長，一指宋子文，晉同「送幾文」，一指劉紀文，晉同「留幾文」，聞至今猶然云。（章）

## （四十一）程潛與林祖涵的故交

程頌雲（潛）將軍，此次競選副總統亦係三鼎甲之一，雖未當選，然而聲名馳譽，萬億同欽，他的大名永垂不朽，較成功的李宗仁與獲得立法院院長的孫科，並無遜色。

效忠黨國多年的程將軍，說也你不會相信，他與共區著名的赤色理財家林祖涵（共方財政部長）是有戚誼的。程林皆爲湖南醴陵人，二人之間爲表親，程且爲長輩，林之胞弟林祖烈，並爲程之愛婿。所以在國民革命初期，林祖涵爲程潛最高僚幕，後來的加入初期國民政府中任事，實由程將軍推薦之功。林祖烈遠在國府奠都武漢時即病逝，程將軍對林祖涵之叛黨叛國，實不勝其感慨萬千！

## (四十二) 陳誠識拔楚溪春彭濟羣

陳誠全權主持東北軍事時，特約楚溪春同行，楚溪春爲守大同之名將，閻老西的親信人物也。何以跑到東北去？這其間是有原因的，原來楚與陳雖同爲保定軍校出身，却有師生之誼。陳爲保定最末期，楚則畢業最早，以軍學優異，一度留日後，復回到母校任教官，陳誠恰作了他的學生，二人因生情懷。抗戰期中楚氏數次充闔代表到渝，成爲閻與中央間的聯絡人，也就因爲楚陳間的關係。楚現在閻處，雖名爲×集團軍總司令，實無大前途，三十六年初終任何北主席成爲傅家班底有力人物。

彭濟群丟開嫩江省主席不做，（事實上不能到任。）來做東北行轅秘書長，一奇。陳辭修（誠）和彭素無淵源，彭又是工業人材，法國巴黎建築學抄畢業，九一八前，曾任遼寧健設廳長，並非秘書之才，二奇。說穿了不奇，當張學良剛易職時候，中央人員捧足東北政界的，只有一彭，而且彭是遼寧鐵嶺縣人，又是李石曾推薦。彭是李的門下，張平日對李敬重，纔能得一廳長。後來陳誠竭力拉攏東北人士，履新的一天，張作相，王樹翰（曾任吉林省長，張學良秘書長。）都在座，一同攝影，彭在東北少壯人才中，（其實今年也五十二歲了。）有點名望，會造一種「彭服」，就是西裝的兩隻口袋，可以直通褲子插袋，設想可謂巧妙。彭號志雲，儀表甚偉，口才尤好。

## (四十三) 馮玉祥之「相左」

據報載基督將軍馮玉祥最近由美乘蘇輪「頤畢大」(勝利號)號經由蘇聯返國。不幸，船經黑海至敖德薩途中，八月三十一日因映電影膠片失火殉難。其女馮理達亦在內。消息傳來群相詫異。前此，盛傳馮氏應香港李濟琛之邀，加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中國之組織「聯合政府」，將出席共方即將召開之「新政协」會議。(按中共傳已於八月十九日舉行「華北人民代表會議」於石家莊，代表二十九人，董必武、徐向前、聶榮臻皆出席)因此證實馮氏途出蘇聯由西伯利亞直返華北，正使國人注意馮氏行跡之際。而火葬黑海事至突兀。

馮氏於三十五年九月與李濟琛前後離南京，渠接受「利他社」同仁之勸告，由水利部長薛篤弼之佈置，以水利考察專使名義，赴美「考察」。中心快快，其抵美後之反政府態度畢露，自屬意料中事。然而政見的相左政府當局雖對馮氏之「反調」備感頭痛，畢竟不看佛面反看僧面，有斯顧忌，亦祇好「不介意」而已。浸假由黨部監察委員會議開除其黨籍的「例行手續」辦完。馮氏的閒雲野鶴，在新大陸變成中國的「華萊士」，活動的反愈趨積極。

打開他基督將軍的「年譜」一看，知道「馬二先生」的左傾，有其一貫之經過。固不可視為「多變」以抹殺其革命特性。

馮於民國初年與吳佩孚同隸北洋暫編廳下，地位相埒。累升至師長，民國十一年初次直奉戰後，被黜尙任陸軍檢閱使空差。駐北京南苑。民國十三年直奉再度構兵，馮再起任曹錕第十一師師長，歸吳佩孚第三師之節制。屯兵京奉線。師部設通州。經部將張嵐峯夫人張岫嵐之介紹一北平女郎，氏頗嫌其摩登過火，而對同寓之另一衣着樸素小姐則深為傾注。此即李德全女士。時方畢業通州女師充小學教員，蓋篤信上帝之基督徒也。由此馮李聯姻，馮之皈依上帝遂開始其基督教化軍隊教育。由不甘屈居吳下，進而上帝與尊孔(吳崇孔教)又格格不入。因而倒吳自立。成立「國兵軍」。十四年孫中山先生北上議國事，新潮由蘇聯革命吹來，

馮與郭松齡李景林三角聯盟計劃雖失敗。而國民軍勢力乘機擴張，河南之胡景翼（笠僧）二軍，直隸之孫岳三軍，由奉軍投來之魏益三（郭部）四軍。馮氏自領國民一軍，雄據西北綏察兩省，陳師塞上。不可一世。「西北軍」之名大振。馮氏治軍以「真愛民，不擾民」為標幟。嚴而有方，一掃奉軍之苛擾，直軍之專橫作風。河北人士，每盛稱之。十五年馮勢侵及晉北，與閻交惡，奉張為釋「三角聯盟」之前嫌，與晉閻夾攻馮軍。吳佩孚與閻重修舊好，由漢借蕭耀南張福來軍力北上。而有聯合討赤之役。吳並以「討賊聯軍總司令」名義，進軍保定，大張「討赤」旗鼓，馮系國民軍遂由南口後撤，至於瓦解，不得不經外蒙大沙漠借徐謙鹿鐘麟等遁入西伯利亞，暫避蘇京莫斯科。接受社會主義洗禮，史達林待以上賓。由是馮氏思想遂去「上帝」換進「馬列主義」。而為「左」之開始。十六年，奉晉勢力衝突，短兵相接，馮由蘇問道新疆返西北與馬福祥軍會合，重整旗鼓入晉說閻合作。又得陝督劉鎮華之助，於是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軍，出任北伐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率師出潼關，與武漢李白第四集團軍夾擊吳佩孚殘部於新鄉駐馬店間而潰乏。復分兵直趨汴徐遣鹿鐘麟為前敵總指揮，與由蚌埠北上之何應欽率領第一團軍會師徐州，黃河南北，於馬澄清。十七年馮軍韓復榘部首先沿平漢練疾馳，使奉軍駐石家莊萬福麟第八軍不戰而走。連克河北名城，首先入故都。倉皇退出通州之奉軍鮑毓麟部及北京警察總監陳興亞所屬之保安部隊，皆被韓截留繳械。循是，馮氏遂掩有陝西，（宋哲元）河南（韓復榘）兩省之政權。而山東不久亦入其勢力圈。孫良誠繼陳調元而主魯政，此殆馮氏再起之全盛時代。

十八年馮晉京受任國府委員兼軍事副委員長，屢與黨國權貴齟齬。（馮玉祥在南京）一書描寫殆盡。漸生裂痕。終不聽黃少谷薛篤弼之勸，而北返入晉。十九年遂有閻馮汪擴大會議之變，馮軍陳師平漢線，閻軍擔任津浦路，鏖戰隴海線匝月：張學良出師樞關直撲平津，而局勢頓轉。自汪走大連馮再下野歸西北。二十二年長城告警，馮樹「抗日同盟軍」義旗於張垣。未幾去泰安依韓向方作萬公。旋又從宋哲元於察哈爾觀

風向。二十四年再入都與蔣主席握手言歡。其軍力已七零八落，各得其所，馮失統帥之實權矣。抗戰期間，馮奔走於武漢、重慶作招募工作爲充實軍費，恒席不暇暖。識者多之。三十四年杪政協會議舉行於重慶，馮與中共民盟各黨派要角朝夕盤桓。國是意見再度與某要人「相左」。三十五年還都鬱鬱終朝。鮮露頭角。中樞實忌而畏之。乃有出國之行。

揆諸馮氏統領師干，垂二十年。叱咤風雲，自成一系。部將驍勇以屢逢多事之秋，投機策士此去彼來，但其虛心接受新潮流，與信任幹部，實構成其成功的特點。其思想自十五年遊俄時轉向左傾。十六年在晉謁聘馬哲民講授新哲學，廿四年居泰安時又聘陳啓修講授新經濟學。中間馮對中國經史小學，又分聘王鐵珊主講經史，谷鍾秀主講小學，馮氏之能成「大兵詩人」殆非偶然，在馮氏幕下，新派人物萃集。如徐謙，簡又文，黃少谷，何其鞏，劉驥者流，亦頗多薄負虛名之政客。馮常倚爲左右手。比及民十九而後，即風流雲散。二十年來，馮之部將或老退或戰歿。如趙登禹，佟麟閣，張自忠，宋哲元，韓復榘，吉鴻昌，石友三，皆已作古，而各有千秋。如張之江，鹿鍾麟，梁冠英，李鳴鐘，門致中等則退休林林泉與世無爭。張風峯，高樹勳，孫良誠等爲共軍所挾，不知去向。獨孫連仲，馮治安，鄧寶珊龐秉勳，秦德純等猶能紹其箕裘，而爲國干城。回首往日，基督將軍或亦不免有大將馮異之慨也。綜其平生，首與吳子玉氏相左，形成其彪炳勳業，再與蔣氏相左，至於黯然而無光。此殆亦天命歟，抑由左之不澈底或成見固執不知變通歟？馮氏身後，史家如何落筆，殊費商量。

將軍原籍安徽巢縣，寄籍河北保定。一生千錘百練，有今世司馬法之風。爲人機器多謀，賦性奇特，部屬咸敬而畏之。然禮賢下士之氣質又有孟晉君之稚度。以「赤」始（吳之討赤）以「赤」終（將參加中共新政協）然未抵赤都莫斯科而中途崩殞。（享年六十七。）後人殆或笑其「赤之不到家，以終其生也」。甯非馮氏之病歟。（章）

## (四十四) 記張溥泉之生前死後

黨國元老中以「清硬」名者不多得，有之，唯滄州張繼而已。渠一生獻身革命，兩裡清風，不爭名位，其氣度之矯強，即極峯亦須讓牠三分。而對當局出言有力，尤爲他人所不及。自十八年卸任立法院長後，即彈劾監委垂三十年。一度任司法副院長，不久離去。專事黨史編纂之職。抗戰突起，中樞會議畀以監院首座，或閣揆之職者均以笑置之。二十七年渝發起開創「國史館」之議氏任籌備主委，直至三十五年五月始告正式成立。氏被特任館長。奔走於國府，黨部，黨史會，國史館之間，恒日不暇晷，無怨也。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晚，風雪歸寓，突以「狹心症」而長逝。大殮之日，滿朝文武咸趨奠祭，哀榮備至。其遠近戚友所送輓聯近數千幅，聯誼中河南監委段劍泯當場爲之痛哭。唯尙有一可記者即河北參政員何基鴻教授則毫無表示。而中大醫學院長戚壽南則禮到人未到焉。

方滄州之病作起時，夫人崔震華正爲競選滯留北平。家僅二小妾張瑛在側。驚奔張之故兩戚大夫家求救，宙夜且雪，車夫未。良久被阻於門外，戚家人以戚病相辭，懇亦無效。張遂不治。當年秋張曾以飛平檢查身體，允爲戚携值四百萬元之故都土產以爲贈，然未果。蓋張常年相擾，又少厚酬。戚有借機勒索之意。張心不懼，致友誼被損，戚初不諒其如此顯貴而能窮且吝如此者也。比及張惡耗傳出治喪會成立，群致責問戚從不犯法，伯仁之死實應負道義之責。甚至有成訟之議。經吳鐵城說項遂寢，而戚亦以書面盛致遺憾。當張棄世前半年國民參政會集會首都，河北名士何基鴻由平蒞滬，談話中微及「和平」，有響應「民盟」口吻。未幾，河北旅京同鄉歡迎會席次，崔何當面齟齬。二人適爲鄰座滄州主席，崔首先開炮，猛轟何某。斥其爲實黨負義之走狗澤色俱厲，四座震驚。蓋張素以反共前導著稱，何氏出言頗有附共之嫌。當時何唯々無一言

爭辯張終爲之解圍，崔猶悻悻焉。

張飾終大典時，輓對佳構殊多，唯崔震華鄒魯兩文意最深長堪記。崔不擅文墨，捉刀人係四川才女黃碑荃蔭黨史會靈堂外室，援筆立就。曰：「四海風雲兆民塗炭殷憂亦何濟長眠頓息積勞身。四十年夫妻萬里關山痛悔詎能追小別竟成千古恨」。（時黃任國史館纂條與筆者同事）鄒海濱張知本丁惟汾戴傳賢各有親切之詞，但黨中凋零之西山遺老，唯鄒語最沈痛。曰：「東島同盟建民國，西山遺恨釀匪災」。（稱張爲盟兄）成主時，戴傳賢任駐主官官鶴亭夏敬觀分任襄垣官禮至隆重。惟張氏無嗣，（有子張堤已狙死蓉郊）以其甥（女球子）爲繼，年甫五齡，捧主而去。張氏專傳已宣付國史，爲湖北但懋所作。河北人士頗多贊議。原以但某只顧張革命「予亦有力焉」，附筆自我表彰，忘却河北關係也。（原文載國史館刊第一期）又張臨終前，曾應邵力子于右任等之約，補書蘇州「寒山寺詩」，刻石送抵姑蘇。千載而後，此張繼殆亦唐張繼之「繼」乎？

張生平耿直儕輩咸敬而畏之。惟於家事頗不滿意。當彼就任國史館長之初，其婿某以要職相請，冀有所獲，張拒而痛斥其妄。緣張深忌用私人，況裙帶關係乎？識者謂張生前匪僅廉於財，素於位尤不及私。是其一生潔白，而名重一世非偶然也。（章）

## （四十五）風流才子陳方

在當代中樞政界，陳方人稱風流才子，實則「自古才子多風流」本不足爲才子累。他在近廿年政治舞臺上是政學系一個紅人。遠在楊永泰主鄂時代，即爲幕僚中之智囊。楊遇刺後劉盧隱被逮，掀起軒然大波。陳引去回南昌從熊式輝（天翼）爲贛省秘書長，策劃新生活運動與有力焉。旋入中樞任國府侍從室處長。侍從

室改組後，氏任政務局長，各省主席之上行下達命令函報，氏爲綜核轉達之樞紐。頗邀極峯之信任。週旋於中央各院部，地方各軍政首長間，克盡歡洽。難得之至。

陳氏處事慎重對人和藹可親。其私生活尤規律。筆者於還都時因范爭波社長，劉航琛次長之介初相結識。○往還有年益知其才能出衆。三十五年首次「國大」時，席間頗有男女代表席額之爭。女代表甚至通過宋美齡堅持百分之二十額數。終遭否決。陳氏戲咏有云：「男女相交稱和諧，百分之二十也應該，女的既願放進去，男方何必抽出來」？語切雙關，一時傳爲佳話。由是可見陳氏之捷才。陳固長繪事，尤擅梅花。常與首都詩人于右任，賈景德，盧前，共盤桓，與劉懋群劉航琛川中巨子，尤友善。豪於飲，絕於奕。此陳氏所以廣交游也。

陳字芷町，江西人，年甫及「命」，望之如三十許人。除常着制服外，則長袍馬褂，一身書生氣。從少西其服也。三十七年六月行憲政府成立，氏仍任總統府第二局長，蓋仍爲極峯左右之重要角色。直至卅八年一月蔣公引退，氏亦暫隱五羊城焉。

## （四十六）李宗仁事略

中華民國首任副總統李宗仁上將，字德鄰，現年五十六歲，廣西桂林人，畢業於廣西陸軍學堂。早年求學時，即加入國父領導之革命組織。後奉命與革命戰役，曾負傷兩次。民國八年至十年，削平廣西軍閥餘孽，十一年，受國父任命爲廣西綏靖督辦；十二年擊破叛軍楊希閔、劉鎮寰、沈鴻英等，奠定兩廣革命基礎。十三年，蔣主席率師北伐，將軍任第七軍軍長，所向披靡，有「鋼軍」之稱。德安之役，擊破孫傳芳主力；國軍進入南京後，孫傳芳猛撲龍滯，乃與何應欽、白崇禧等合力殲滅孫軍，至是，國府建都南京，始告安定。



十五年，任國府委員兼軍委會委員，繼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時值兩湖共匪叛亂，將軍指揮若定，於短期內即告肅清。

十六年，共匪陰謀益彰，李氏即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身份之一，於是年七月，與吳委員敬恒等，會銜提議清共，一時各方響應，共匪終為全國人民所共棄，奠定其後八年對日抗戰及今日戡亂建國之始基。

旋奉部回廣西，銳意建設，民二十年以後，與白崇禧在桂實行「三自政策」及「三寓政策」，「三自」即所謂自衛、自治、自給。蓋認定欲實現民族主義，必須先能自衛；欲實現民權主義，必須先能自治；欲實現民生主義，必須先能自給是也。尤以三自中之自衛政策，非改變人心，改革兵制不可，乃又創行三寓政策，即寓兵於團、使兵民合一；寓將於學，使文武不分；寓徵於募，以行國民義務兵役制。由此三自三寓政策，連帶而及於準備剿抗，辦理地方事項，如調查戶口、丈量土地等，均次第實行，成績斐然，中外咸譽廣西為中國模範省，將軍之政治才幹，至此益為國人所景仰。

氏自民二十年，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復又特派為湖桂黔邊區剿匪總司令。二十五年九月，任廣西綏靖主任兼第五路軍總司令。

九一八事變起，領導抗日，亟起救亡。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氏與白崇禧將軍，力排衆議，毅然自桂聯袂入京，共赴國難。旋即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坐鎮徐州，臺兒莊之役，殲敵精銳部隊礮谷坂垣兩團，使國軍得以部署武漢外圍堅強之防務，同時建立舉國人士抗戰必勝之信念，中外輿論，咸對李氏彪炳戰績，致其盛譽。此後七年，率部作戰，迭建奇勳。

勝利後，任北平行轅主任，以迄於今，更飽於軍政上表現穩健開明作風，將軍實堪稱為老成持重，深謀遠慮之文武全才。

李氏曾於三月三十日在京發表競選副總統之政治主張，略謂：全國才智之士，若均能團結一致，努力推

行民生主義，實行耕者有其田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主張，同時並全力以求民權主義之發揚，則共產主義當可自滅。外交方面，倡導勵行獨立自力更生之政策，發揮自力自主之精神，提高人治之效率。內政方面，主張廣羅各方賢能，厲行法治主義，裁撤駢枝機關，健全文官制度。經濟上，更應清算豪門資本，勵行財政監督，改革幣制稅制。

將軍出身農家，故秉性樸誠，而不以名利爲念。幼時家境清寒，嘗助家人工作於田園間，故深知民間疾苦。稍長，又曾充任中學教員，嘗試過教書清苦生活。在軍隊中，山下級連排長做起，追隨國父暨總統蔣公，出生入死，艱險備嘗，故能深切了解軍中下級生活之困苦。故數十年來雖統軍執政，但從未改變其簡單之平民生活方式，渠亦自信當選副總統後，必能輔佐元首，實行民主政治，貫徹民生主義，爲全國最大多數人民謀最大之幸福。（中）按李氏已於三十八年一月代行總統職權矣。

## （四十七）胡宗南與葉霞翟的結合

葉霞翟之嬪胡宗南將軍，採閃電方式，識者驚其「突然」。但非「偶然」之遇合。

三十五年冬，筆者會集於南京梁園宴席間。時潘朝英博士爲主人。葉女士與筆者鄰座。盤談之下知其爲留美之政治學博士，且任教金陵女大政治系。自外觀之，葉爲「環肥格」身材，年三十有奇，輕施粉飾，儀態柔媚，衣着尤講究。談吐風雅，知其學識修養已爐火純青。但事未隔三月，即以葉去西安嬪胡將軍聞。筆者暗忖胡葉之婚，誠有一「英雄美人」人目矣。

胡宗南將軍四十開外，常有「國難未平何以家爲」以答客問。更傳有某夫介某二小姐之事。其中關於胡之婚事，頗聞不少。一則謂胡之所以不娶蓋有「隱疾」，先天有缺點。一則謂某次胡赴渝趨二小姐，因不

相識，未及通報詣客室，激二小姐怒，曾搨其頰。及覺胡已遁返西安。二小姐追踪至。胡約其繞王曲擊華山（胡住家地）效「遠足」之故事。二小姐苦軍人生活之疲勞。遂不再及婚事。此係傳說，固無實據可查也。葉博士與胡係浙江小同鄉。且有戚誼。早年青梅竹馬已通聲氣。學成歸國，值胡榮任封疆，握兵符已成偉人。一中饋猶虛，一待字閨中。舊話重提一拍即合。無須辦理「戀愛」手續，彷彿兩相期於功成名就，偶合亦巧合。天成姻緣。此其所以蹊蹟。雖然，胡將軍之「獨身主義」與「隱疾」，經此葉博士之勇敢爲之突破。誠佳話也。（章）

## 藝壇拾翠

### 題目正名

自來文人不矜細行，故風流韻事，恒流傳千古。非不特無累其學，行，抑更足見學人之賦質不凡也。民國文壇，特出人物，指不勝屈。其芬芳艷事，亦爲士林所樂道。今茲本拾翠尋芳之旨，隨手取來，不擇細巨，羅列以出。倘假時日，則此逸聞野乘，當可累成巨帙也。

## (四十八) 辜鴻銘與胡適之

辜鴻銘湯生，振奇人也；其留學國外時，則不知有中國文化；及歸國執教，則不知有西洋文化，嘗譯左氏春秋及四子書播之西土，西方漢學者至今稱頌之。

鴻銘于中國舊文化一切皆主葆愛，嘗與胡適之共執教北京大學，而思想言行相映成趣。辜於舊而胡維新，辜尊孔而胡主「打倒孔家店」，辜美女子小脚，而胡以纏足爲不人道，乃至胡服西服辜則蓄長辮昂然出入大學中，而校長蔡子民兩優禮之。

一日，適之方講中國哲學史，生徒雲會，溢戶闐門；鴻銘作色曰：「何物小子，如此胆大！少間，令過我！」生以告適之；適之笑曰：「大學固宜包籠萬有；學術，公器也！守一隅，拘一格非通人之雅量，尤非所以爲大學；諸君善會其通可耳。」竟不赴鴻銘。

鴻銘雖貌古行僻，而亦滑稽突梯，往往片言解紛，語妙天下，一日，有西人問鴻銘曰：「異哉貴國風尚，乃崇多妻。先生有說乎？」鴻銘笑移時，因對曰：「君知衆杯翼壺之理乎？壺一而杯衆，宜也，夫一而妻多，亦宜也。」西人大笑而去。

## (四十九) 蔡元培曾作家庭教師

紀元前十八年，蔡子民翁，館於李蕙客（慈銘）之京寓，爲童子師，時年二十八歲。蕙客得科名甚晚，博聞強記，盛氣善罵，於並時人士，少所許可。爲文雍容爾雅，富於白描之天才。所作燕郊紀遊諸篇章，皆

清麗可誦。「越縵堂日記」，尤有史料價值。

子民得此佳居停，多讀異書，與之上下其議論，故能聞見博洽，而識見闔通，子民逝世後。立委陶玄之唱聯，曾提及此事，蓋李蔡陶皆浙東產也。

## (五十) 馬君武戲仇慶雲

馬君武博士青年碩學，海內知名，一度出任廣西省長。晚歲則專力教育，歷充中國公學廣西大學等校長。雅好桂劇，至認小金鳳爲乾女。小金鳳於桂劇坤伶中，色不如小飛燕，藝不逮如意珠；顧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一珠一燕，黯然無色矣。而君武居恒非鳳不歡，每登山臨水，或廣座華燈，鳳所在即君武所在，博士遲暮，以是消閒送老，計良得也。年前桂當軸以君武鄉邦先進，則爲築室桂林榕湖之濱，用示崇德尙賢之意，而榜其門曰：「以彰有德」。君武顧所樂之，亦自撰「種樹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對好湖山」聯。並省府贈匾勸諸石。詎勸石後，匾上「有」字，則爲人塗去兩筆，易爲「以彰有德」。聯則爲人增添八字，易爲「春滿梨園，種樹如培佳子弟」；「雲生巫峽，卜居恰對好湖山」。蓋「有」兩粵讀若「胃」，訓「無有」；而所謂「雲生巫峽」則以君武新居正遙對城外「特別區」（即妓館）所謂「春滿梨園」尤直指騷鳳故事，洵諷而虐矣！

仇慶雲者；湘摩骨相家，在桂時高者取值二十元，下者僅一元。一日，君武往相，仇摩已，索值二十，君武故難之。仇作色曰：「君過去主持一方，今日名滿天下，鄙人唯索值二十，何相欺爲！」君武不覺悚然。

次摩鳳，君武始之曰：「此弱息；煩君善相之」。仇略一摩挲，對曰：「此相鄙人僅索值一元，不敢多

。滿座皆驚笑，君武不勝愧怒，黯然裂風而去。（潛）

## （五十二）三女典專家

在北洋政府時代，才子雲集燕都，當時有三個人，號稱對於女人典故最爲淵博，一是易實甫，一是樊雲門，一是吳向之。但三人所記不同，易專記美女子，樊專記壞婦人，吳專記老太婆。可發一笑。（侃）

## （五十二）記黃侃之死

黃侃（季剛）以太炎高弟，歷主武漢北京中央諸大學講席，聲名籍甚。自矢非五十不著書，及五十懸弧，太炎壽以聯云：『章編三絕真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季剛欣然縣之首列。已而忽命人急卸去，連呼『此老糊塗』不置。時賓客滿堂，莫喻其故，叩之，始恍然中隱「絕命書」三字也。而未幾季剛果不起。初，季剛嘗于講餘笑謂諸生曰：『吾廬即于賤辰落成，諸君將何以爲賀？』一生立應曰：『我送老師的鐘。』又一生曰：『師雅人，餘物不足資，白布乃敝鄉土產，屆時當奉上一表素心，如何？』季剛默然。以「送鐘」與「送終」音同，而「白布」「素心」，非祝壽吉語也。抑尤奇者，季剛嘗共居正覺生分取蟠龍松子；比花時亦居宅皆紅而黃獨白，季剛易簪日，其花盛開如蕙帳云。

季剛既死，太炎爲墓誌，而銘語復有一「絕命」二字，其辭曰：

「微同也無以胥附，微由也無以禦侮。緊上聖猶待其人兮，况余之庾腐，嗟五十而知命兮，竟「絕命」于中身！見險微而舉紛兮，幸猶免于捕撻之民。」

季剛之死，以酒；其所著書唯「三禮通論」，「聲類目」已寫定，餘皆不及次第，生前太炎故屢趣其著書至謂「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比其死，則嘆爲「天下欲存其學」，嘆爲「良道不可隱」，太炎于人少許可，于季剛深重之深情之矣。（潛）

## （五十三）齊白石之一飯

白石翁爲木匠出身，世所周知，不足爲賢者諱。

白石既以畫名，未忘布衣時之寒素，自奉甚儉，待客亦不豐，宴賓事尤爲僅見。抗戰前夕，日人舉行汎太平洋文物博覽會於東京，向冀察政委會故委員長宋明軒將軍徵求時人書畫，明軒託張大千居士代爲徵集。白石名重扶桑，老而彌工，自在被徵之列。

一日，白石翁携其如夫人施施自外來，夫人着元青洋緞棉襖，青布裙，携一東洋布花包袱，中若有物。坐定，白石操湘音語大千云：「畫是已經畫成了三張，粘貼在壁上。左看右看，都不成東西，還是不要拿到外國去獻醜吧！」大千知有他故，多方探詢，白石始吐實，憤憤作色云：「我已經是七十來歲的老頭子了，還要叫那些毛頭小孩子來審定我的畫嗎？」大千多方勸解，力白其無，翁始色霽，呼其如夫人云：「把畫拿出來給張先生看看吧！」。

解包袱出畫，則爲桃子，枇杷蜻蜓，馬尾松老鷹三幅，前二者學吳缶翁，後幅則自出機軸，並皆工秀。大千請白石定價，白石索百金，大千愛重齊翁，以千元定議。

白石大喜過望，堅辭大千飲於酒家，意甚詭擊。大千知不可却，同呼車赴長安街慶林春午膳。平中慣例，車資由主人代付，而大千又不喜攜帶零錢。車資爲十大枚，既抵酒舍，白石摸索良久，輩尋七大枚。乞諸

其妾，亦僅二大枚。最後由掌櫃代付一枚，以完此數。

侍者呈菜單，大千所點者均爲廉價之菜，翁又作色云：「我請客你爲什麼不點魚翅？」大千云「魚翅川菜館不善烹調，時粹亦不能致至極爛，川菜還是素菜葷燒的好吃」翁始色喜，以鄉音告其如夫人云：「你盡量吃（讀作哈）啊，這是花了錢的，不能讓牠剩下，剩下也不能退錢呀！」翌日平中各報紛載其事，謂爲張氏之異數。此翁簡齋，亦自可喜，予之記此，固無惡意也。（蒼）

### （五十四）張恨水之「陋巷」吟

潛山張恨水先生，以說部享名二十餘年。戰前居南京，爲各地報紙分撰小說七種，每日最少須寫五千言。其生產力之強，一時無敵。戰後，恨水携其周夫人，流徙重慶，乃加入新民報爲主筆，遂節約所作，僅爲新民報先後撰長篇六種，另「八十一夢」一種，合其他雜作計之，八年收獲，亦在五百萬言以上也。

勝利後，新民報在北平增出日刊，由恨水任經理，去年（三十五）四月出版，一戰而捷，今猶執北平小型報之牛耳。

張今年五十二歲，髮已見星，而膚色紅潤，健旺若少年。此君早年所歷生活，殆極復雜詭異，故能吸收如此廣博之小說題材。近期生活，則一轉而爲簡單嚴肅。予嘗拉之赴韓家潭，於舊時門巷，迷離恍惚，幾不得出路焉。「始絢終樸」，亦人生之常律也。

現在平與同居者，爲夫人周夫人，子夕凡六，最長者讀於高中，故負擔至重。

恨水告予：每月僅糧食一項，需四百萬元，非上海方面尙有版稅接濟，則早已爲餓魚矣。

恨水同胞弟兄四，彼居長，二弟早故，三弟爲北平新民報採訪主任，四弟會一權安徽當塗縣政。三弟兄



不僅面貌絕相似，即發言姿勢，聲調喉音，幾無一不相似。三四兩人，以年事彷彿，非稔友殆往往誤認。恨如前年以金四十兩購屋北平。苦戰文場三十餘年，始得此小棲，視歐美作家僅一書之稅入，即華屋渠者，社會酬庸作家，殊不厚也。

恨水買屋在北溝沿，雖據地不廣，而軒暢曲折，亦微有花木。惟僻居北平西角，道路極惡。市官治理街巷，素分等級，顯要居處，路必特別修潔，如李宗仁上將居南長街，此儻本爲北平之漂亮馬路，無須錦上添花，而市官孜孜不倦，每逾數日，輒使人加掃除焉。恨水深以爲恨，則戲摹散曲風之：

「夫子嗚然歎，歎一聲命怪，我鄰居絕少大機關。也沒有新貴大公館。那馬路修成不知是那年，到知今，直的是溝，橫的是坎，高的是堆，窪的是坑。好一似波浪騰翻，好一似山脈綿延。颯風是沙撈天，下雨是泥漿遍；天晴也不見怎方便。走路坐車，不是擱板兒盪着，就是身子整個兒顛。若說山林城市，那才冤！咱這候馬路呀，光禿禿地，沒一顆樹影兒圓。

若要派款，咱這兒可不漏捐，若要派人，也是照分兒攤。保長老爺是老是少？是肥是瘦，咱全不了然，終年誰也不打個閑照面。若有事，憑個紙條兒傳，蓋個圖章，那就算完。

市立醫院既遠，市立學校又偏，一切市民福利，咱這兒少緣。不信吧？您就說停電，遠從去年把時間算。咱這兒滅燈，沒一天兒間斷。若是別條街停兩遍，咱這兒就得停三回。

這一些原因，就是缺少大機關，闕公館。咱禱告老天，結個善緣，鬼使神差讓二三個入向這裏搬。那時間，馬路平坦，秩序完善，管保還是終年不停電。可是這裏越寒酸，闕人越不向這兒搬。忍着噠！夫子噫然歎。（章）

## （五十五） 劉海粟第四號夫人

劉海粟近閱畫展於中國藝苑，除本人作品八十七件外，附列其夫人夏伊喬女士之國畫二十五幅。海粟會辦美術，大名鼎鼎，其別樹一幟之法繪，亦爲人所共賞，茲不具論。惟伊喬女士之芳名，滬人猶覺陌生。今但知其爲海粟夫人，然不若過去同一資格之成家婦之名之震於人耳也。蓋夏女士之爲劉夫人，已列第四號，步成家婦後塵之劉太太也。古人云：「妻子如衣服」，意謂破則易新者，海粟卽實行此主義者也。海粟原籍武進，父爲常州某典當夥，薄有積蓄，曾遊鄉俗憑媒妁言爲海粟授室，（一說輩妻媳）不料婦爲標準之舊式女子，猶纏織足，束髮成髻，短衣長裙，而貌又非美，海粟不悅，竭力反抗舊式婚姻。父守舊不許，海粟遂憤而棄家逃滬，謀自食力，是爲海粟發軔之始。而此第一號劉太太則不知所終。海粟來滬後，初習洋畫，未卒所業，以頑皮被逐於校，乃集同志自創美術，時年事尙輕。既而美術略所成就，遂進而謀家室，得第二號劉太太張韻士女士。張女士來歷不甚明，但今子女且次第成立，舊事可勿提。初亦沒字碑，後由海粟強之入美術肄業，夜間在家爲夫婦，白天在校則爲師生，在校時，固以學生而兼校長太太者也。劉公子數人皆張出，今最長者留歐且學成矣。惟海粟得隴望蜀第二號太太滿其飽暖後之慾，遂於美專女生中擇尤進攻，其始追求某生失敗，既注全力於成家婦。成頗美，自標高格，不甚理會校長之愛，海粟乃乞第二號太太張女士爲之助，襄應外合，追求不捨，成卒入彀。不料師生戀愛成功之日，兩雌不並立，第二號太太竟被打入冷宮。蓋張性本忠厚，雖生子女多人，初未取得正式資格，遂爲第三號成女士所壓。劉成之結合，滿以爲可以皆老矣。不料相處數載，卽生裂痕，抗戰既作，劉棄成獨走南洋，目的初原在淘金，乃求一得二，舊遇號列第四之現任劉太太夏女士。夏生長熟帶，體健康美，姿色不如成，然以華僑富商女兒之身份，宜劉郎之愛之愈恒，追求不會也。成獨居海上，深感枯寂，旋出交際，識蕭鬢髮者，蕭爲周遊佛海左右紅人，時方得意，成遂惑之，由友誼進而談愛，會劉已得夏，各具別抱，故離婚之舉頗順利。及劉夏正式結婚，蕭成亦卽舉行婚典，亦妙事也。

夏伊喬初名英，綽號「小黑炭」(輩)

## (五十六) 徐悲鴻的風趣

十數年前大西路美獵園章士釗住宅中，懸有名畫兩巨幅，係劉海粟揮毫，另一幅爲徐悲鴻作品。兩畫均以駿馬爲題材，一作奔馳態，一作俯視狀。先是章操律師業務於海墻，懸牌之日，劉贈之以畫，用申賀忱。時越不久，徐來訪章，見劉畫赫然在壁，大不服氣，亦畫馬一匹以貽。蓋欲與此「藝壇流氓」一別苗頭焉。

徐亦當代藝壇一怪，其婦蔣碧薇女士有殊色，出席國大，稱國大之花。若干年前徐偕蔣漫步霞飛路，有輕薄少年尾其后，陰謂同伴：「若女之艷世所罕見，若得與之爲一夕驩，南面王無此樂也。」徐聆其言，返顧其人，徐徐以言曰：「此乃拙荆，固夜夜與鄙人交頸共眠者，至今未登九五之尊，謹以奉告。」少年聞之，亟抱頭鼠竄而去。今徐蔣已賦此離，緬懷前塵，當爲之感慨萬狀矣。（言）

## (五十七) 沈尹默老有少心

前任北平大學校長現任監察院監院委員沈尹默，其兄士遠，弟彥士均爲教育界聞人。沈長北平大學時，與其女秘書褚保權，情感濃厚，惟以沈夫人反對甚烈，未能正式結婚。抗戰期間，沈走重慶，褚仍留滬，兩人之間會一度發生變化，及沈勝利歸來，始重歸於好。現沈之家庭障礙，業已解除，據最近由滬返平之某君談：沈已定雙十節與褚在上海紹興路舊社，舉行結婚典禮。證婚人李石曾。沈今年六十五歲，褚四十五歲，而沈褚戀愛則始於民國十六年。兩人年歲相差二十年，戀愛過程歷二十年，而結婚典禮則於雙十節（三十六年）舉行，亦可謂姻緣巧合，蔚爲戀愛故事中一絕妙佳話矣。

## (五十八) 倪鶴笙狎妓聯

臨桂倪鶴笙孝廉，突梯滑稽，嶺西之東方曼倩也。光宣間會遊福建某中丞幕，無子而多女，撫閩時內生女，滋不悅。僚友諗其情，欲共慰其意，乃各賀以詩，窮極藻麗，翼博青瑩；中丞意氣殊蔑如。乃得鶴笙詩，獨大喜；其詞曰：「世間只有無花果，豈有花繁果轉無？留取中鋒筆力在，明年好寫抱兒圖。」

語極平淡，而耐意雙關，「寸鐵不持矜白戰。」所以終爲詩家所貴歟。未幾，鶴笙得知泉州，或謂卽食此詩之果；亦佳話也。

鶴笙既守泉州，泉，八閩優缺。宦囊殊可觀；又性不羈，故鼎革後，無復仕進之意。既得返乎初服，因益縱情狹邪；春盤皓齒，隨在傾倒；野草閑花逐處流連；物色都在牝牡驪黃之外群從非訕，蔑如也。嘗爲採妓寮書一聯于廳事曰：

「唯本色英雄方能到此；是可憐兒女何必苛求！」

其襟抱可想。及既老，精力就衰，追憶曩昔彌如隔世。而少年風懷始黯然稍殺矣。則又自撰一聯以弔曰：

「空山月明。一鶴獨舞；江南草長，群鶯亂飛。」

鶴笙歿于民國某年，其遺稿殊不多見，其詞亦無知名者。獨以上遊戲文字至今膾炙嶺西士夫間；名士身後；良可哀已！(潛)

## (五十九) 李石曾娶甥婦林素嫻

卅六年真像個「老開花年」，沈尹默結婚，張家敖續絃，黨國元老兼藝壇聞人李石曾也以韻事聞。

李河北高陽人，中法大學校長，中國大辭典編纂總辦。第一次大戰時在法國開創「豆腐公司」，協助華工參戰補助「勤工儉學」留學生，因之馳譽中外。此公不慕榮利，專心致力學術，以七十老翁精力不減少年。抗戰初起爲其甥焦菊隱調解家務糾紛，焦林終賦此離。日寇，林遂任李之秘書。留滬，李旋去法與其黃髮女郎同居。約以五年爲期，立有「契約」，屆時先兩月通知否則繼續有效五年。勝利後李返國，約期滿不克去法，遂致書某女郎解約。無何與林女士戀愛成熟，乃宣布結婚。李之談話曰：與林女相處多年，任何秘密皆爲林所知。爲保守秘密計，必須結婚。於是，童顏白髮，相映成趣之新夫婦出籠矣。

李瘦小乾枯風燭殘年，林肥頭大耳，年僅及惑。閨房盛事，李勝任與否，世人咸表疑問焉。（羣）

## （六十）政論家何永佶的新婦

三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下午四時半，紐約近郊河谷舉行一個別致的婚禮。房間裏只二三十個人，可都穿得整整齊齊的，大家目注着兩位：長袍馬褂的新郎和旗袍便裝的新娘，他們正在結婚證書上簽字。頃刻，放下筆，兩位新人和來賓握手。接着搬出點心來，又分給大家一杯酒。執杯在手，都向新夫婦道喜。新郎是何永佶氏，新娘是張荔英女士。張女士的父親張靜江先生也在房裡，坐在活動椅上，一付黑眼鏡，滿高興女兒這場喜事。

這喜事事先很秘密，朋友們的感覺是改進喜。問新郎：怎開的端？他說早已是老朋友。張女士本是陳友仁夫人。陳氏在世時，何氏就是他們的朋友，現在不過進一步而已。張女士是畫家，不久要在美國開展覽會。何氏準備當幫手，打算在太太的畫上題字。

字畫還沒見，來賓倒先嘗了新娘手製的法國美點。新郎呢？自然吃了一塊又一塊。（章）

## （六十一）郭沫若的棄婦

郭沫若前夫人郭富女士一兒一女回國尋夫，現居臺灣大學長子郭和夫處，將飛香港，覓郭沫若，目的僅在勸夫放棄政治活動，潛心研究學術，且從事文學著作云。電中之「前夫人」，實有語病，蓋郭未與此日籍夫人仳離。七七事變，拋妻離子，逃返祖國，賦詩明志，獻身抗戰，未嘗不可歌可泣也。然而會幾何時，忽悅黎明健，便與同居，乃置此日籍夫人於不顧矣。就余所知，郭當早年，在原籍巴蜀已有髮妻，為舊式婚姻，髮妻早成犧牲者。此日籍夫人名安娜，屢屢見諸郭之早期作品中。亦曾結婚，惟與黎明健則為上海人所謂「軋妍頭」耳！

前進作家其私生活亦染「黃色」，郭沫若然，田漢亦然，賢如舉世聞名之魯迅，雖然未與紹興黃臉婆離異，亦照樣搭其女學生許廣平「亮子」，何嘗教品勵行哉！（章）

## （六十二）毛彥文的現況

鳳凰熊希秉三氏，於民國二十六年尾，逝於香港，迄今已十週年，舊京名流胡適之博士為寫紀念文，熊夫人毛女士有專篇述避寇氣積勞病沒之經過。按熊係湖南鳳凰廳人，壬辰貢士，甲午補殿試成進士，得翰林庶常。戊戌在籍參預維新，與陳三立伯嚴同廢黜。後數年以趙爾巽及載澤之援引，起為東三省監理官，授鹽運使。民國二年為國務總理，三年退職，專辦社會事業，於平西香山創慈幼院，教育貧寒兒童，是大功德。

二十五年與毛彥文結婚於上之慕爾堂。熊年六十六，毛年三十三，合成九十九，白髮朱顏，時稱佳。熊前望朱氏已故，毛與有世交保晚輩，鹽務署長朱庭祺與三家皆有姻戚關係，因以玉成。北平報界委予撰一喜聯，須將以上各點包羅在內，乃點綴成文曰：「以近古希之齡，奏鳳求凰之曲，九九丹成，恰好三三行滿。」登朱庭祺之庭，觀毛彥文之彥，雙雙如願，誰云六六無能。」上海報上所載馮某夫人之「舊同學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姐夫」表期輩份，令人解頤。

「九一八」變後，繼以「一二八」，政府召集「國難會議」，熊氏被邀。時汪精衛在洛陽紀念週演說，忽云：「一九一五年對日本之二十一條，係袁世凱所簽定，為當今國難會議會員熊秉三所副署。此人尚在上海，如果到達此間，我們就殺掉他！」熊見報載，怒而且笑。即函致汪氏曰：「一千九百十五年，為民國四年，弟於民國三年五月即已交卸國務總理，相距一年有餘，此副署何人，公可查明政府公報，便知其誤。此事真是笑話，非尋常「張冠李戴」可比。按民四中日交涉，與日使日置益共簽條約者乃外交總長陸徵祥，副署宣布訂約之命令者乃國務卿徐世昌，與熊毫不相干。汪氏出言輕率，如此荒唐，且態度激昂，似乎愛國仇日，熱血沸騰，達於極點。豈料淪陷期中，竟為偽府首領，媚日罪魁，而所欲殺之熊氏，却保全清白，至死不會改節。人情叵測，真一言難盡了。（凌）

## （六十二）康有為的稿費

市上某雜誌規定稿費每千白米二斗，出版界自作豪舉。但有人指出美國若干特約稿件，稿費每字美金一元，已經不算希奇，而邱吉爾回憶錄交由紐約第一出版公司刊印，單發表費便是一百萬美元，以後每冊抽版稅百分之廿七。

一字一美金的稿費誠然令人豔羨。可是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少數古文家的壽序，碑誌潤筆，較之邱吉爾更高。章士釗目前一篇壽序，普通大條兩根，過受面議。章撰吳鐵城壽序，于右任壽序，杜月笙壽序皆不過千字，這就不止一字一美金了。

歷史上最大一次稿費是康有為送給吳佩孚的五十壽聯。句云：「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半世」。「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康有為正窘乏，吳一見激賞，命酬四十萬，當時四十萬抵今日三千億故每字值百四十億。（民國三十七年初，法幣計算）

## （六十四） 林庚白的詞及其未亡人

閩詩人林庚白少負不羈才，與王易，胡先驥，柳亞子，邵力子稱莫逆。長游學四方漸著文名。於參加歷史革命之暇，於詩詞獨有深造。討倭軍興，蟄居滬濱有年。三十年十二月初香港陷，氏由港遁九龍，月之十九為日兵射殺。年僅四十五。

庚白少娶於鄉，琴瑟不和。十八年居金陵曠一女友未及婚而散。二十年嘗與作家謝冰瑩相從於春甲。二十六年秋軍馬徑中，始與林北麗女士結福於南都。時庚白已春秋四十有餘，而北麗則年才二十有二。北麗亦閩候人與庚白同宗。家學淵源，生不十八日而失怙。其母徐小淑與柳亞子同為「南社」社友。故二林雖年齒懸殊，於文章則固有靈犀之一點通焉。

二林結婚後，伉儷頗篤。才郎遇才女，酬唱無虛文。憶庚白於死難前曾成艷詞「賀新郎」一首，描繪洞房驚艷，頗為淋漓盡致。其詞云：「淺酒人前共，軟玉燈邊擁，同醉入抱總含情。痛，痛，痛，輕把郎推，斬却頭聲。微驚紅湧。試與更番縱，全沒些兒縫。者回風味志顛狂，動，動，動，瞥兒相兜，瞥兒相湊，舌尖



相弄。」比元趙孟頫與花蕊夫人之情詞尤艷。可見林氏之才華。但此，是否即二林新婚之得意佳構，則不得而知。

林死後，未亡人林北麗尙在豆蔻之年。已生二子。集其生平所著刊爲「麗白樓選詩」行世（三十五年），柳亞子爲序。北麗之述庚白行狀至爲哀凄。然勝利三年，客歲北麗去港，已與某少年賦同居之好矣。憶詩人徐志摩亡後，陸小曼已數易其夫，今才子林庚白地下遇志摩，得毋有同病相憐之苦乎？（證）

## （六十五）蘇曼殊趣事

請僧蘇曼殊，才調絕倫，非特詩文辭梵語佛典，造詣精深；猶工繪事，惜不多作耳。憶有某書店曾鈔製其畫冊，都數十幀，多山水人物楊柳江月之目，讀之飄曳出塵，想見其人。頃讀舊誌「古今」半月判第三四期載曼昭撰南社詩話，錄及曼殊生平軼事，有記其作畫一則，冷峭突梯，彌足深省。云：「曼殊性嗜糖菓，亞子所爲傳已道及。曼殊工繪事，而懶不多作。朋友固請，恒不能得，偶或三五茗談，糖餌滿前，則酣飲之餘，往往欣然命筆，頃刻數紙。朋輩爭先携去，不較也。有某者，知其然，瞰曼殊至，故設佳餌以待，曼殊引手取啖；則故格之。請先下筆，然後進食，在座者竊爲不平，而曼殊夷然不以爲忤，便爲作一橫幅，秋柳數行，映帶江月，殘月一輪，搖搖欲墜，神味淡遠，誠柳屯田所謂「楊柳岸曉風殘月」者。某狂喜，滿掬糖餌以進，曼殊飽啖後，忽引筆於月輪中，略作數描，則頓成爲制錢形，廓圓而孔方，孔中且貫小繩一串，在座者譁然，某驚且沮，曼殊闔筆一笑而去。嗚呼，絕世風流，誠所謂勝打勝屬十倍者。朱執信聞而狂笑曰：「此可抵一部馬克思資本論矣！」曩讀曼殊詩，嘗題一絕於其卷尾，曰：「上人詩句自潭潭，吟入悲涼月到庵。我亦江鄉吹尺八，天涯何處覓劉三」。殊難免於妄擬之譏乎！讀曼昭所錄，尤使我哭笑無從，曼殊真天下大可人也。（章）

## (六十六) 章太炎之諧謔

章太炎一代文豪，當近世數一數二的古文學家。生平博聞強記，學識深遠，性情率直，自視甚高，於世事不滿，輒作申申之響。但他有時却頗談諧諷浪，極有風趣。

當蘇報案發生，太炎被捕繫獄。清政府以其文中有觸犯「聖諱」之處，污辱清帝。太炎當庭答辯曰：「我只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有謂聖諱。」法官以太炎為名士，詢其會否中式，得何科名，太炎微笑曰：「我未滿天飛，何窠之有。」蓋故意誤科為鳥窠也。聞者多絕倒。

太炎居滬時，一日約田桓，汪東，但壽等作長夜談。田于匆促之間，未及穿夾褲，欲返家取之，衆不許。即請開始聯句。田應聲曰：「不穿褲子是田桓」汪續曰：「窮極無聊兩縣官」，因汪與但均曾擔任縣官也。但曰：「剩有圖書三萬卷」，太炎笑謂：「圖書三萬卷應值幾多錢」，亦可見宦囊的豐富了。乃吟結句：「地皮括盡水都乾」，衆為大笑。

太炎亡命東京日，當地警察署調查戶口，其調查表有職業出身，年齡等項，囑其填寫。太炎即填云：「職業，聖人；出身，私生子；年齡，萬壽無疆」。見者無不掩口，喜其戲弄之妙也。

## (六十七) 王國維的自殺原因

一直到現在，王國維（靜庵）先生之死，對於我們仍然是一個謎，這個謎許許多多的人都研究過了，但是沒有方法解答。王先生為什麼要那樣的死，匆匆忙忙，好像後面有人追來了似的，迫不及待，究竟有什麼

隱情呢？連他的二公子也不知道，下面是他的二公子貞明寫給他哥哥高明的信，信內這樣說道：

「父親大人於日前八時至公事至，如平日無異。至九時許，忽向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無現洋，故即借一張五元之紙幣，後即雇一洋車，直到頤和園，購票入內；至佛香閣排雲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時離約四丈旁有清道夫，見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雖未喝水，然已無氣。入水至多一分鐘，亦未喝水，因年歲關係，故無救。至昨日三時始驗屍體，衣袋中有洋四元四角，所借五元只回去六角門票，及遺囑一。」這位老人便是這樣的在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上午九時投水死了，留下的遺囑只簡徑單單的一百多個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瑩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會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這篇遺囑裏值得推戴的，便是「義無再辱」四字，義無再辱，那他以前必被辱過。但是以前有誰辱了他呢？他那麼博學精深，善於思想，當然不會無故去尋死的，不過從他的紅樓夢評論中，可以看出他是復贊成自設的。他說：「自殺亦未始非解脫之一者也。彼固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但王先生有什麼不得已之境遇呢？我們的推測有下列二種：（一）那時他和羅振玉合夥做生意，大蝕其本，把幾個辛辛苦苦的苦錢全虧光了，據說是羅振玉騙了他。但是羅又是他的前輩，他追隨了羅振玉多年，考證之學都受過他的影響，當然不好翻臉，有苦在心頭，氣憤之下，只有一死了之。（二）怕北伐的革命軍到北京後不放過他，章炳麟的家給革命軍抄了，葉德輝也給革命軍殺了。到北京後，還愁他的老命不被「革」嗎？因此，他自己先死，免得受辱。這二者都可能是他的死因。（查按王國維民初大儒有「觀堂集林」，及「王靜庵先生集」行世。）

## (六十八) 于右任晚年氣不平

于右老道德文章海內同欽，其書法妙諦橫生，爲藝苑所宗。三十七年五月競選總統時，曾不吝金玉廣事佈施。三十六年多，右老有「第二次大戰回憶歌」一首，氣壯山河，特錄之如後：

監察院于院長右任感於目下世事之紛擾，皆承世界第二次大戰之餘緒，爲鑑往開來，乃趁今年十月十五日夜三時不能成寐之時，倚枕寫「第二次大戰回憶歌」，惟未及完篇，乃於本月四日京滬夜車中更續成之。其誌原文如下：

「世界烽火然不息，生民禍患靡有已。我生爲世平不平，有懷欲歌夜中起。十年前事猛回頭，倚枕頻翻大戰史。大戰史兮大戰史，後之來者齊止此。何人能建新時代，天地無私並覆載。不然戰爭復循環，又說人性無親愛。太平洋接大西洋，東戰場接西戰場。戰神一排自天下，乾坤震盪萬物荒。身經大戰一而再，舉世愁苦安能忘。爲全人類吾欲訴，鑑往開來詩一章。」

· 中山主義中復中，以建民國進大同。明治遺策遺禍耳，南進北進俱無功，九一八，吞炸彈；一二八，來挑戰。身爲鷹犬不自知，首勳兵戎爲世患。盧溝橋上月如霜，七七偷襲宛平縣。全民擁護有元戎，最後關頭與相見。不爲瓦全齊玉碎，惟以不變應萬變。春申江上，戰馬臺前，雁門關外，永定河邊。於是南北苦戰，東西播遷，死傷者盈野，流亡者萬千，淒涼國土蒙塵日，慘淡人民哭廟天。血池骨邱首都陷，虎踞龍蟠一法然。

鸚鵡洲前月色涼，瑤珈山上雁迴翔，西開運道越烏嶺（烏稍嶺），東阻敵船塞馬當。忽然四海歡呼起，我軍大捷盡兒莊。勝不驕兮敗不餒，雖退守耳終何傷。

群山萬壑擁夔門，萬衆一心招國魂。避寇西行真有幸，禹之興也故澤存。五三五四敵肆虐，回金陪都恍如昨。疲勞轟炸勞者誰，千計百計都無着。山川效命百工忙，雷雨及時萬族樂（作者舊句）。天時地利吾俱有，我詩所寫知非錯。東陝黃河西白帶，南連緬甸北沙漠。雄文鏖碎共榮圈（指當時文告），氣挾江河撼山嶽。幾年開闢瀾綽路，野人山下花開落。運輸線即生命線，一開一閉鄰之薄。自來國危思共濟，抗建春秋煩筆削。苦戰連年增內患，有似巨魚縱大壑。在朝難協力，在野難守約。人民之利益不能動其念，國家之存亡不能易其略。噫吁嘻，休呼鄰人解其縛。噫吁嘻，我之朋友，已所不欲，勸我合作。

太平洋上掛紅球，美人美人百無憂。東方血戰西方笑，友爲我友仇非仇。希墨之興盜有道，霸業如蟹蝕歐洲。捷克亡後波蘭破，大禍復臨荷蘭諸國頭。臨海而望英吉利，法蘭西敗比亦休。伸手非洲當然耳，撒哈拉沙漠之沙眯全球。巴庫巴統漫誨盜，近東有油有其由。天下之患患日迫，山姆大叔熱視夫何尤。霹靂忽驚珍珠港，患難方思風雨舟。慟哉軸心日滋暮，彼制歐洲此亞洲。

自從退師入巴蜀，有人擬作秦庭哭。大風吹動太平洋，神女嫫嫫望其鬪。水之積也不厚負無力，致力全人類之和平安全自由難滿足。創設民主兵工廠，摩之使命端在平爲福。嗟彼癡兒不解事，兩面作戰逐其鹿。馬首竟指莫斯科，世人初謂訛傳訛。大陸均在鐵蹄下，蹴踏小國數已多。何故遠尋強者輕一試，先鋒久滯斯摩梭斯克之阿。幾年凍結冰雪海，口渴難飲列賓河。一鼓再鼓氣已竭，油區僅想不能遇。北非暫已去，西西里島不能守，第二戰場又倒拖。三次冬季反攻到，敵水掃雪難迴戈。東線西線俱失利，頓兵本土鬢已皤。人間盛衰如露電，虞兮虞兮奈若何。巷戰柏林絕望也，血裏鴛鴦醉裏歌。人民捕獲將士散，了却一魔又一魔。

大道之行在萬年，口說王道非高賢。四大自由何人唱，君欲見之別有天。旋成旋毀爲豪傑，作福作威乃神仙。此中真意何人解，請問西方大自然。富庶煤鐵油，強大海陸空。配以智仁勇，仍須天下公。人間自有真青史，世上原無假白宮。吾聞珊瑚海接中途島，向東反攻計先到。三年不飛定冲天，視太平洋作池沼。海

燕穿梭艦與機，下絕魚龍上飛鳥。一氣直吞臺灣與琉球，眞乃天與英雄表。瓜島一戰氣已摧，菲島更覺天將曉。父島母島兄弟島難呼援。孤兒僅剩硫磺島。硫磺島僅一水隔，咫尺如何阻鐵鳥。何況無情新武器，自天而下殺百草。漁人晒網毀一空（見舊約），全國焦土如何了。素車白馬出咸陽，上將樓船入港早。無恙降王軹道旁，受降者誰天知道。波茨坦之宣言不能移，萬世一系之神宮不能告。詔書如麻下九霄，舉國臣民泣蒼昊。

嗟嗟強者，好戰而亡。美哉山河，變爲沙場。舉手染無辜之血，低頭牽不餓之羊。

回憶莽莽神州，八年淚滿。萬衆呼號，抵抗侵犯。懼祖國之爲犧，期聯軍之奮勉。今則爾與我兮同燼，我比爾兮更慘。爾之敗兮庶幾自省，我之勝兮舉國兵燹。爾之退出竊自中國之土地兮，我則啼飢號寒，顛沛流離。雖有千萬畝良田，而無法生產。謂有物資救濟兮，受其惠而難飽暖。天下之物各有主，非其所有莫能取。古之亡國亡者誰，至今遊客傷離黍。仗義執言似有人，壇坫之中多密語。明略暗侵皆爲盜，前門之狼後門虎。

我爲君歌，紀念開羅，開羅之惠實已多。

我爲君訝，紀念克里米亞，克里米亞與會者之責任莫能謝。

我爲君勉，紀念波茨坦，波茨坦之宣言天不管。

去日之歌絕希望，來日之歌待光明。世界憲章果何在，右傳之一河之清。九日宣戰十日降，赫濯威靈震萬方。海德公園何足擬，贏得嗚咽作國殤。路與將軍較短長，何人血汗費商量（史迪威公路）。莫城高會莫回首，歷史之痛爲金瘡。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四句引杜詩秋雨歎）。天地無情似有情，杜詩重讀帶哭聲。太平老人磨鐵硯，垂老還期致太平。（章錄自卅六年十二月廿二日上海大公報）

# 北府餘沫

## 題目正名

所謂「北府」蓋指民國十七年以前之時人物而言。其間，官僚政客軍閥遺民之故事頗多見於早歲之著錄。惟當年各型人物，凋零已久。其有關今世之軼事，難以憶及。且歷經變亂，各人逸聞散佚不堪，故殊不易搜集。今所採者，不過殘羽斷簡而已。然士林每欲以前人掌故，以助史著之參證。故不憚微屑，舉列如後。幸讀者裁益。

### （六十九）吳子玉之器重張其鏗

前記吳子玉上將事，兼述張子武（其鏗）與譚組庵之關係，而漏記一重要之筆。組庵與子武，蓋慶清甲辰科同年，有二十餘年之友誼，非泛泛也。

在北府專政之十餘年間，產生兩大「天才幕僚」，一為段合肥幕下之徐樹錚，一為吳蓬萊幕下之張其鏗。

，兩人皆以爭氣，不獲善終。而其錦死於流竄，藁葬道隅；視樹鐔爲尤慘。

其錦交組庵在前，顧實不甚相得，謂此公襟度，至嫗相而止，非可有爲。民國七年南北對峙，組庵在湖南，頗爲子玉之重兵所窘，乃命其錦以鄉誼往向陸榮廷乞師，其錦說陸，出巨款賂子玉使移兵北上，一次付開拔費至二十餘萬元。故子玉不必待北京陸軍部之接濟，即毅然引兵以去，大出段合肥之意料。

由是關係，其錦即依吳子玉，直至於死。

子玉全盛時，以其錦爲廣西省長，將倚以爲西南屏衛。而其錦之才，限於幕僚，未能有所布置。民國十三年，子玉爲馮巢縣所算，一蹶不振，倉皇遷至岳州。其錦得訊，立棄職往依之。自桂林遷道上海入鄂，抵上海時，囊中僅餘小洋二角，不足以償一宿之費，粵人唐某贈與五百金，乃得成行。

其後隨子玉流竄川鄂邊境，卒被人狙殺。貧賤相依，寧死不去，其風義實有足稱。章行嚴後輒以詩，有「忠忠真可憫，一死太無名」之句，頗傷尖刻。蓋行嚴黨於合肥，在政治上與其錦異趣，宜其無恕筆也。

其錦雖爲甲辰科進士，而矜才使氣，不能諧俗。故在清季未獲重用。入民國後，任約法會議議員，（袁世凱總統時代），屢在會中與人爭鬪，一次因議白宮投勳案，與莊恩緘（蘊寬）拍案大鬧，會衆多右恩緘，其錦拂然棄職以去，一時有「張大架子」之稱。

彼從不以進士頭銜自滿，某年，甲辰同年之在北京者，集會紀念，其錦拒不往，而題贈一律，首二句爲「男兒識字終何補，摸索無端共榜來」充滿桀兀不平之氣，予最喜誦之。

其錦精於雜學，實不知兵，而民國九年直皖戰役，吳子玉用其錦計，卒以反包圍法，誘捕皖系大將曲豐，遂一戰而定勝局。自是其錦頗以戰略自許。蓋彼時作戰，場面簡單，故稍稍活用歷史，每易見效，使在今日，儼事必矣。



後來子玉在武漢與南軍作戰，其鎮會建議決堤，以灌來軍。時楊雲史亦在吳幕，反對此計，與其鎮辯數小時。民國二十三年，子玉居北平，時其鎮已死，而雲史猶在吳幕，遂割取舊日佐吳治軍諸事，一一記之，授予發表於南京某報。其中一則，即追述其鎮決江之謀。報出，張其鎮夫人認雲史爲有意中傷，持報往謁吳子玉，大哭鬧，子玉不得已，命記室電予，中止發表。故雲史剖記在某報，僅六則而終也。（章）

## （七十）記吳子玉上將之死

蓬萊吳子玉上將，死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時寇陷北平已兩年半，方圍逼吳氏出任所謂開封綏靖委員會主任。氏撐拒苦厲，髮髮一髮，卒全貞而死，國府在渝，立予明令褒揚。說者謂吳氏死得其時，使更逾一二年或三數月，寇之逼勢一加速，雖以吳氏矜奇自許，能否終不爲動。固無人敢下斷語。

子玉上將晚年，頗好爭氣；其理解力已不足以適應時代。而以秀才出身，結習未除，好談著述，實則讀書無多。談春秋左傳，強不知以爲知，不無笑柄，此其短也。其長處則在受舊教育之熏陶甚深，認忠義爲人生要諦。故在羣寇圍逼，百轉千迴之後，終不肯遽壞其操，翔天墜淵，亦僅僅繫於一髮間耳。

予與上將曾作兩小時之談話，時在民國二十六年六月，蘆戰爆發之半月前。上將似以予爲黨蒙，狂談左史。其語若斷絲風箏，愈去愈遠，竟不得一結論以自圓其說。然而給人之印象，仍不失爲一耿直的軍人風度。其居處在什錦花園十一號，爲安福系健將姚震舊宅，頗宏敞。時北平爲宋哲元執政，繼承張學良何應欽時之舊規，月奉吳氏以禮金二萬元。吳氏即以此費維持其「八大處」之組織，門前尙有一二無槍之兵守衛。

猶憶當時與吳氏同出晤予者，有蔣雁行張雲巖等數人，吳氏曾一一爲予介紹，似稱蔣爲總參議，張爲參

謀長。後來同至階前攝影，則有張而無蔣，似雁行其時已不甚爲吳氏所重視矣。

北平失陷以後，予最以子玉上將之出處爲念。箇深知此公烈氣未消，必不輕易從賊。惟「八大處」包容之人物如是衆多，月僅各領數十元，維持生活，安能保其中絕無以吳氏之再起爲利者。使此輩日日聒於吳前，則上將危矣！觀開封綏靖主任之僞命發表，即有若干舊屬，聞風奔至，什錦花園吳邸，立告客滿，可見吳氏在緊要關頭，排除左右若干不肖者之建議，固亦煞費苦心也。

吳氏在敵僞圍逼之下，其出處之微妙變化，尚有一重大之關鍵可記。則民國二十八年汪逆精衛訪平，會圖拉吳氏出而共組僞府。時汪逆受日寇保護，住鐵獅子胡同山下奉文之司令部中，（山下時爲北平城防司令，受轄於寺內壽一）不敢出外。派趙叔雍往謁吳氏，希望吳往山下司令部一晤。叔雍顧預，不善說詞，吳氏決皆語之曰：「按中國古禮，行客拜坐客，吳某縱不足數，亦無先見汪先生理！」叔雍歸報汪，汪以爲然，而山下奉文堅執不允，故日寇一度宣傳之吳汪會晤終未實現。此一關鍵之把握穩定，乃子玉上將一生得意之筆。

子玉上將對日寇委蛇之策，終有時而窮。僞開封綏靖主任一職，既遲遲不就，僞府以胡逆毓坤往代之，絲毫不能發生作用。寇之逼勢正加急，而上將忽以牙病聞。遠在洛陽全盛時代，吳氏即常患風火牙痛，多年醫治，未能根絕。此次復發，勢甚洶洶，左頰腫如巨榴，日醫伊東驗爲牙根化膿，捨拔除外無他法。吳氏遲疑未決，而張夫人勸之。謂伊東以善治牙稱，所言或非無見。吳氏乃召伊東使拔之，則腫痛益甚，越四日，入於沉迷狀態。

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子玉上將歸命之夕，其室中僅有日醫秩田，携助手二，護士一，爲施急救手術，一刃既下，口血溢出如矢。上將即於此時，慘呼「噯呀」一聲而絕。故此事終成疑案，北平人多謂伊東先

以擊壤吳齒曰，使秩田有詞乘機奪之。此當爲屬於醫術上之重大問題，事後乃從不見寇方對此有何說明；深堂密幙，燭影斧聲，安能使人無疑？

上將既絕，張夫人痛哭自過，並囑令衛士閉門，欲與秩田等拚命。上將左右侍官，則欲聚斂秩田。其時齊逆變元方在吳邸照料，即出而阻止，並自啓門縱秩田出。變元素奸獠，彼詭手殺李秀山（純），而賄通日醫須藤證爲自殺，其視此局，固尋常耳。

關於吳氏死狀，其秘書長陳廷傑曾有文紀之，予未之見，不知作何說？

吳佩孚在舊軍人中似可謂之出入頭地，尤當渠困處川中時，常以四不老人自稱，並自撰一聯懸諸臥室。聯云：『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章）

## （七十一）吳佩孚與譚延闓

吳子玉上將之成名，由於民國七年在衡陽通電主和。以一師長而高談時局主張，最後並斷然班師，氣吞河嶽，目無全牛。且在南北苦戰以後，人心厭亂，被之主張，完全符合衆意，故時論悉歸之。

子玉才氣之發揚，以此時爲最。時統率南軍，與之隔河相拒者爲故茶陵相國譚組安先生。亦不衫不履，有「武裝名士」之稱。兩人處於敵勢，而竟效羊陸之交歡，並更進一步而易帖爲弟兄。（子玉居長稱兄）。

吳幕第一策士，影響於吳氏後來勳業至大之張子武（其韓），本先與譚組安相識，曾隨譚氏對子玉作戰

兩軍既無聞，組安乃介子武與吳晤談。吳一見奇之，引爲己助。（一說子武識吳，非由譚介，而自與合者）此尤羊陸當日所無之奇筆也。

民國十九年，組安在京病故，飾終之典，備極優渥。追悼會日，各方致送唱聯者，在千付以上，治喪處臨時得四川寄來一巨裹，啓視則子玉挽聯，上書「組安老弟」下署「愚兄吳佩孚頓首挽」，文曰：「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一封書」，蓋子玉時方窮居夔府，依楊森等以生。故事帖切，意亦哀惋。治喪處不敢公然張之，潛置壙後無人注意處。爲政院某秘書長所見，大怒復命撤去。

## （七十二）徐樹錚與外蒙古

外蒙軍隊內犯新疆，其勢甚猖，吾因之而思徐又錚。

又錚才氣縱橫，尤饒膽略。其畢生得意之筆，爲民國八年任邊防軍總司令，馳師庫倫，取消外蒙自治一事。

當時外蒙總理爲巴特瑪，初頗易視又錚。又錚乃以兵衛數十，全付裝備，夜圍巴特瑪宅，要求晤見。巴特瑪大驚，自是對中朝觀念一變，知又錚以高壓爲政策，非可力抗。使北府當日，能增又錚以三倍之兵，許其專一於蒙事，則十年建樹，或可有成。

不幸因北府當局顛預，既令又錚陳兵北疆，復縱令原駐庫倫大員陳毅與之鬩，終至兩敗俱傷，又錚銳羽而去，蒙事亦敗壞不可問矣。

又錚爲日本士官第七期生，民元，段合肥任陸軍總長，拔又錚爲首席秘書，旋升陸軍次長，時年僅三十歲，爲團員中之最年青者。當時閣例，每部僅設次長一人，陸次原爲蔣雨巖（作賓），合肥激賞又錚，特請

於政府，增設陸次一席以異之。

又錚崇拜德國派之軍事學典，謂軍人當重風儀。陸軍部員多沿滿清兵部之舊，以峨蕊博袖爲文，又錚嚴禁之，限令一體軍服，且不得乘人力車或馬車。校尉以上許自置馬，每日乘以入部，馬資無着則各發五十圓，月給芻秣如數。部員得款，多不購馬，又錚或傳命點驗，則臨時雇市馬以應之，一時陸軍部前喧騰如馬市焉。

又錚另一得意之筆，爲民國七年鎗決陸建章一事。

建章爲袁世凱之特務首領，生平殺人無算，袁既敗，猶以炳威將軍留北京。又錚得其密通西南狀，則召至陸軍部，略詢數語，縛出殺之，建章臨死痛詈又錚爲「猴崽子」。舊京人聞陸死訊，皆拊掌稱快。

民國十四年，建章子陸承武，以代父報仇爲名，攔殺又錚於廊坊車站。時駐防北平四郊者爲西北軍張之江部，承武又供職於馮煥章之軍部。於是民國三十四年，又錚之子道鄰，復以殺父罪，控馮玉祥張之江於理。二十年間，冤怨相報，幾無了時。惟承武之名不復聞，殆已蚤死，故道鄰之訟不及歟？

又錚通文事，刑正達中學於北平阜外，會精印吳汝綸所訂史記行世，今北平琉璃廠猶有售者，每部實至百萬元。（章）

## （七十三）徐樹錚之才氣

往年北都政者，其才氣縱橫，文武兼資者，莫如徐樹錚，樹錚又名又錚，江蘇銅山人；少博弈父屢捷之不能悔。一日，博負甚鉅，不敢歸，因僞詣戚家借馬，貨之入都；挾策以干段合肥。書三上，合肥大善之，樹錚之由錄事，秘書，進而爲安福鉅子。以此，其後且有「小徐」之目，則有別於大總統徐世昌云。

樹鐔虎視耽耽，目光四射；管極意欲經營西北，合肥鼎盛時，一度爲西北籌邊督辦，大貽詩都中同好，有句云：「萬馬無聲秋塞月，一燈有味夜窗書；」脫胎放翁「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二語，而壯潤過之。而據鞍顧盼之情，躍然紙上。其餘詩詞類此，唯踵國父建國方略亦爲建國詮眞一書，則雖雄文駿抱，未免珠玉在前矣。

陝督陸建章素與安福不相能，建章既卸職居津，不自安；相者至言其交冬必死，因避而之滬。一日，微服遊大世界，復相，則言冬必貴，越北上。建章坦然遂北。未幾，果爲安福所戮。建章之死，或爲樹鐔主謀；而樹鐔後卒戕於建章之子；惜哉！

世傳樹鐔五官並用，余嘗詢之樹鐔故舊，以爲信然，才士也夫！（潛）

徐樹鐔爲一唯兵主義者。其言曰：

「余軍人也，軍人的天職在保民，在衛國，而無保民之良法在去暴，衛國之能事在却敵，然則軍人者，殺人之人耳。夫彼人祖宗數千世延傳之祀，而我以利刃斬之，彼人數千寒暑堅苦化生以有其身，而我以頃刻死之，然則天下至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殺人哉！而余顧悍然爲之，然則余殆不平之人耳。雖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懲一勸百，殺以止殺，非聖人之所謂仁術者乎？毋亦平天下之道固有賴於是者乎？……故欲平國民不平之氣，非余輩保國衛民之軍人殺人不可攸殺人而仍不失人心之平，非扶持正論之記者傾注余輩軍人殺人之目，參仿余輩軍人殺人之腕，以紙筆著述鼓吹殺人之事業不可。」

此文頗有一派殺氣，俞中華（蕙春）在「蕩寇志」結尾云：「話說那稽仲張公統領三十六員神將，掃平梁山泊宋江等一百單八人之後，民間起了四句歌謠，叫做：「天遣魔君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又殺

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此歌與徐樹錚之「鼓吹殺人事業論」，似頗有相得益彰之趣。（章）

## （七十四）西藏活佛的糾紛

西藏獨裁者熱振呼圖克圖，因政變被捕，死於獄中，事已證實。代替他的是一位新的獨裁者達扎呼圖克圖，也就發動事變的首領。西藏之達賴活佛傳位，幾百年來都用活佛轉世法，利用神權，維持統緒，到現在雖告打破，西藏將從此多事了！而始作俑者則是熱振！以前每一代達賴活佛圓寂，先由大堪布攝政，同時開始尋覓轉世活佛。至多三五年必能尋到一個神童。這神童必定生有異稟，能自前言世事，並有種種異蹟顯示，各大喇嘛堪布認為達賴業已轉世，這神童便是新活佛。就用香花綵輿全副執事，迎進拉薩宮殿，隆重養育，等他成年，正式即位。居攝之呼圖克圖便奉還大政，這種繼承法，和羅馬教皇的繼承法有一部份暗合。雖然充滿迷信，然宗教總是滲合迷信香味的，西藏便是這樣數百年相安下來。等到民國二十四年達賴六世逝世，熱振以大堪布攝正，竟存永久竊位之想。轉世達賴雖然尋到，但那個神童活佛不久便糊裏糊塗的被他們弄死了。偶像觀念一經打破，禍亂從此伏根。熱振敢胡幹，別的大喇嘛又何嘗不助效尤。於是才有前月之政變，熱振由藏王成爲階下囚，不幾日也被毒死。但三大寺的僧衆要給熱振報仇，遂起來對奪位之達扎抗戰，一度雖被達扎戰敗，刻又重起叛亂了。（民國卅六年記）

## （七十五）陸榮廷的豪澗

榮廷既起家綠林之豪，然對綠林絕不假借，其治桂，遇盜案，必親鞠；諱其所盜爲中國人，則怒；必嚴

徵之，嘗曰：『爲盜當如陸阿發；其餘蝨賊耳，人皆得而誅之』。

榮廷不甚修威儀，諸將尤甚。聞其主桂時，每置酒高會，貴賓雲集；然一窺桌底，往往不見足影；蓋均躡于椅上云。其家宴，粥最名貴，而後出，生客既醉飽，例以常粥視之，不屑意，熟客則無不量量啜者。蓋其粥乃與鷄鴨及海味和煮而成，鷄鴨海味盛以羹，取其汁，而遺其質故望之一如常粥云。

民國八年，榮廷入北京，時段芝泉方以國務總理兼理陸軍部長，榮廷既爲華南物望所歸，芝泉因百計牢籠之，驗榮廷喜觀劇，而北都菊部泰斗譚鑫培方病甚，芝泉竟爲榮廷法致之，鑫培至以是嘔血死，而榮廷猶以其藝不如桂戲伶工李三狗遠甚也。

一日，芝泉宴榮廷于家。車馬闐咽，賓從雲集，酒酣耳熱，逸興盪飛；芝泉忽手巨觥起曰：『幹老槍法神妙，薄海知名，老夫今欲共諸君再敬幹老一杯，願乘此佳會，共飽眼福，諸君於意云何？』滿座皆洶諾，榮廷遜謝曰：『調不彈久，憶少時在龍州曾以河魚瞄準爲戲，頗謂近世武夫無如此瞄準法式也。今老矣，餘醜豈足獻嘉賓，然總理命，不敢辭，』言已，振衣起，僅庭心有巨缸蓄金魚，歷歷可數，榮廷乃欣然請客曰：『諸君毋見笑，今試爲諸君擊某魚也。』槍發，魚死，而缸亦碎，缸爲芝泉賞器，榮廷一時豪興，未及審辨，芝泉礙於衆客，未便出阻；而自是芝泉目中遂無復有榮廷矣，嘗語人曰：『陸幹卿野性難馴』。

榮廷不善治產，開失政居滬時，恒資典質爲生，竟抑鬱以沒。然旅襯歸葬，萬家路祭，備極榮哀；又以見君子之澤，感人之深也！余曩遊武鳴。曾見榮廷所建上將臺云。

陸榮廷字幹卿，小字阿發；廣西武鳴縣人。少孤貧，依譚浩明之父於龍州，浩明父龍州河鹽梟也，龍州故有天主教堂，神父法人，所蓄犬往往噬傷人。州人切齒，莫如何。榮廷獨不平，爲殺其犬，投神父子河；邇之深山中。一日，睨二法兵入山，獵人又以計撲殺之。利其械器，號召山民與浩明爲羣盜龍越界山中。

榮廷爲盜與他殊異，所抄掠皆法越入，以法人欺中國，而越人則國亡不知恥也。亦以是，州中少年怨教



怨法者感歸之。晝則習武山中，夜則明火執仗掠法越人，法人亦莫如何也。則數移書清邊將蘇元春諄讓之，元春素壯榮廷支吾而已。安南政府以元春方袒榮廷，終不足靖邊患，乃自發兵進討，而以法某將軍爲之將，榮廷憑高語其將軍曰：『汝國教堂欺中國甚；不自悔悟，更與無名之師，欺中國無人耶？今日可一試陸阿發手段也！』舉槍一擊，彈洞某將軍之帽而過，一軍皆驚，不戰走。

榮廷勢既日張，粵諸生某間闖相從，爲之司筆札，主謀議，榮廷倚若左右手，呼「師爺」而不名，及榮廷受擁蘇元春，師爺力爭不得，憤然絕裾去，不相聞。清社既屋，榮廷任廣西都督，甚念師爺；既聞師爺設館教蒙童廣州城隍廟中，乃大喜，立遣使齎幣往逐。使者三返，均辭不至；則大怒，斥使者曰：『汝曹今再往，師爺再不至，可自提汝曹狗頭來！』使者懼，哀師爺！師爺度不可再却，乃強與之邑。既至，榮廷迎于門，相持泣，不能成語；良久，乃悲曰：『師爺何乘阿發甚？自師爺去後，阿發無日不念師爺，今兄弟均得所，乃獨不見師爺！師爺誠易地如阿發，何以爲懷！』語未已，又泣，哀動左右。自是師爺乃爲督府上賓矣。然強之仕，輒不應，或曰：師爺後曾爲平樂宰云。（師爺姓名偶忘，其事則聞之粵友韓清平君（潛））

## （七十六）狗肉將軍張宗昌

張宗昌徵時嘗備於鎮江某茶寮，與堂倌阿二善。嗣以軍功晉督軍，駐鎮江，阿二欣然踵轅求見。門者峻呵之，凡三謁不與通。一日，會宗昌乘車出，阿二喜過望，卽迎門呼曰：『張宗昌！張宗昌！』門者驚且怒，欲兵之，宗昌凝視良久，呵曰：『汝阿二耶？』應曰：『諾。』因招之入，命回車，沐浴更衣已，罵曰：『若不顧老張面子如此喚「張宗昌」三字，豈汝所得呼耶？汝今以爲何生，』曰：『舊業。』復罵曰：『無出息若景，尙何顏見老張耶？』曰：『老張素講交情，今日求見，正復爲此。』曰：『汝求官耶？汝能何官？』阿二流

思有頃，囁嚅應曰：『吾習見得頭曾有一官，手令箭，行諸兵後；夜復遣兵張燈導其前，甚威勇可觀，身誠能充手令箭者，願足矣。』宗昌不覺大笑。因曰：『此官非汝所能，汝所能諮議官其可。』曰：『何謂諮議官？』復笑曰：『諮議官即吃飯拿錢之官也。』於是阿二遂以諮議官派宗昌數閱月。一日，堅請辭官去，宗昌怪問故，曰：『吾曩者科頭跳足窄袖短衣，出入茶寮中，柳揚其聲，以娛客而博主歡；甚自得。今長袍馬褂，出必帽，居必襪履，對客必學作可腔，如棘花喉，芒在背，甚不耐；故辭耳。』宗昌復笑且罵曰：『我故知阿二無出息，今果然！』因又詢曰：『使汝有五千金爲母本，自爲茶寮主，願之否？』曰：『母本五千元，乃大茶寮主，且勝故主遠甚，何不願？』曰：『然則與汝五千元，即日離鎮江，自於他埠設茶寮可乎？阿二躍起曰：『有五千元，行遍天下俱可設茶寮，何必鎮江？』宗昌乃欣然予之資而遣之。

宗昌御下寬而事母孝。一日，其母怒諸妾絮聒，召宗昌，命之跪，即跪跪良久，母殊無霽容；而宗昌方約於督署款外賓，時且至；母不令起不敢起。因給母曰：『兒子能爲滾地虎，母知之乎？』母以其語怪，色稍降；宗昌遂即地一滾，拜而出。

又一日，部兵開餉，餉不發即蹤情抄掠爲辭勢汹汹。主者不可復制。宗昌挺身而出，怒罵曰：『混賬！忘八蛋！餉可開耶！督軍猶嫖客，汝曹猶婊子，嫖客肯欠婊子賬耶？速歸休！』眾果悄然散。

綜宗昌平生以粗豪著，然時亦粗中有細。民國十四年宗昌督魯，魯人方憤靳雲鵬等與日人勾結壟斷淄川枋子金嶺鎮三鎮，思挾宗昌力，收歸省有，宗昌慨諾之。後宗昌赴津，日總領事以三鎮省有事相叩，宗昌從容應曰：『萬一有此種計劃之進行，亦必預求日方之諒解。』此一外交辭令，竟出之宗昌之口，當爲生平言談之絕韻者。彌足珍貴。厥後三鎮省有無成，原因著別有在，非宗昌首鼠兩端也。

又「九一八」變前，宗昌旅食東京，寇酋百方餌之不爲動。及歸抵國門，則着燕尾服，高冠峨峨，語新聞記者曰：『咱家可不會鑽煙囪』（按意即不做漢奸）時論多之。歸未久，卒爲怨家所殺。（潛）

## (七十七) 張勳復辟與倪嗣冲

世徒知張勳爲復辟之魁，而不知倪嗣冲爲復辟之首。世徒知徐州會議爲張勳復辟之會議，而不知徐州會議乃倪嗣冲所發動者。

嗣冲皖人，初入淮軍爲記室。歷保至監司，從袁世凱爲北洋營務處總辦。光緒三十四年，復以道員隨徐世昌於東北；以貪污被劾，永不叙用。後世凱起督師，始薦授河南布政使，且統軍鎮皖豫邊。及世凱任民國總統，嗣冲益得志。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遂以攻拔穎壽功，晉安徽都督，爲叱咤民國政壇之始。

嗣冲疾民黨甚，所指無情罪輕重皆處死。且佈偵騎省外勾捕之。顧性吝，賞不稱功；以故皖中民黨耆宿柏烈武張孟傑等，皆從容往來無所忌。

民國四年，世凱帝制自爲，嗣冲以勸進功，封公爵；晉長江巡閱副使。已、告蘇督馮國璋有異志，世凱爲調國璋任參謀總長；未就而世凱卒。時長江諸督頗右國璋，嗣冲不自安。乃結張勳以厚勢，慫恿復辟以圖逞。民國五年之徐州省區聯合會，六年之徐州會議，勳特嗣冲之傀儡而已。乃勳敗，嗣冲亦隨國人叢垢之。而卒兼領勳長江巡閱使任；狡哉！

嗣冲生平嗜鹽舌，日或盡數十。鹽去舌，殊不即死；或暈厥，或輾轉跳擲，不一其狀。然嗣冲臨歿，或謂曾作鹽鴨數日，自過無完膚云。（潛）

## (七十八) 姜桂題不學無術

姜桂題字漢卿，安徽毫人。以弁勇從李鴻章征髮捻有功，積官至記名簡放提督。充淮軍統領，駐防旅順口，爲甲午之役以棄軍潰逃褫職八統領之一。庚子拳亂後附馬玉崑，名漸顯。會袁世凱欲籠絡淮軍，頗屬意桂題。力薦于慈禧，得復原官；旋授直隸提督。入民國授熱河都統。生平以受世凱恩多，世凱帝制自爲，亟領銜勸進，封公爵，晉上將軍。民國四年蔡謬起義雲南，桂題年已踰八十，猶慷慨向世凱請纓南征也。

桂題疎淺無學術，在淮上諸將中，獨以年齒爲段其瑞等尊禮。唯襟懷坦蕩，與物無爭，與人無忤，人亦以是敬愛之。守旅順日，恒盤礴，跣足拖履，短衣袒腹，手蒲葵扇，徜徉市中，或入民家，談笑忘返。人或有不識叱之者，則曰「我姜老漢耳」。終相與款洽而去。唯守浦口日時，一卒市魚不給值，桂題嘗怒擱其頰，卒不識桂題，亦以拳報之。及管帝縛卒請正法；桂題則笑曰：「我擱彼頰，彼報我拳，何法之正？」竟叱去之。（潛）

## （七十九）楊增新之血宴

民國以來主新疆者，其樹威求理皆以殺；今日督辦公署之後園，無人祭掃之墳場而已！而譏且酷，尤莫逾楊增新。初蔡錫唐繼堯等反項城帝制，首義于滇，以增新滇人，急遣使往，冀爲桴鼓之應。而使者某，自增新以下皆囁嚅所爾汝，嘗以怡軍朝發，援軍夕來自許。及謁增新，增新竟以道遠餉艱辭，往復論難，堅不可破。使者慚憤甚，因密以利害動其左右及民政長參謀長等，冀挾持衆議，包圍增新，而增新執如前。參謀長民政長皆直使者，乃共部署兵變脅增新，增新不知也。而衛隊長某以參密議深知之；願以爲「兵變」即「逼宮」，逼宮必且戕增新，殊不忍；挺身自慙，增新始恍悟。因命舉所歷筆之書，急召首議諸人，自持書朗誦已，憤然曰：「身與諸君出入萬死，莫逆于心，誰伊朝夕。此何等事，而可以血口噴諸君者？衛隊長橫造

蜚語，不可恕，茲爲諸君斬之！」言已，衛隊長血濺階除矣。衆皆股慄失色，增新濕慰而遣之。次日，更邀此宴使及首議者。唯後各露刃立一弁，滿座惴惴，莫知所措，旨酒既設，增新手大觥曰：『參謀長勞矣，請觴爲壽；亦煩諸君共壽參謀長一觴也』，乃抗聲曰：『乾！』語未已，參謀長已爲弁自後橫刃殺矣。增新因命易席且露色曰：『此無與諸君事，諸君寬懷暢飲可也』。洗盞更酌，壽民政長如前，民政長死亦如前。使者及客，心折骨驚，莫敢仰視。於是增新乃謝使者曰：『煩尊兄傳語故人，楊增新無力討袁，亦無力反對討袁也』，次日使者鼠竄去。（潛）（按金樹仁盛世才主新時同有傑作見下集）

## （八十）樊鍾秀的出身

樊鍾秀河南羅山人，幼隨老洋人白狼等爲羣盜，縱橫豫鄂間。剽甚，而貌白皙，好如女子。嗜阿芙蓉，一榻高臥，臨陣決機，恒操勝算，部衆敬憚之。嘗爲民兵困于陝，衆寡懸甚，所部皆恐；鍾秀臥吸烟如故。嗣報民兵迫縣僅三里，鍾秀怒曰：『尙三里，何報爲？』臥如故；已而報僅一里；又怒曰：『旣一里，迎耳，何報爲？』復臥如故，及旣迫縣城，敗者以告，乃蹶然起。手短槍詔其衛士曰：『殺』。比出，兵已及門；衛士多驚走；鍾秀自擊死一走者，僞大呼曰：『樊鍾秀那裏走？』民兵以爲樊衆已變，鍾秀死，乃叢擊死者；鍾秀因得間，卒收餘衆去。

鍾秀曾于粵拜國父命，隻身收衆河南。河南故不附粵；然鍾秀抵潢川，不旬日收得人槍數千，終爲中原勁旅其能得衆如是。

民國十九年，國內新用飛機助戰；鍾秀率衛士及甥巡營，而飛機已凌空。甥及衛士皆走匿橋下，鍾秀方笑其怯，笑未已而彈下，鍾秀死矣！（潛）

## (八十一) 張學良與朱五小姐

京滬各報，曾載趙四小姐事，兼亦及於朱五小姐，以馬君武譴張漢卿詩，本有趙四風流朱五狂之句也。趙四與漢卿事，固昭昭在人耳目，朱五則事涉模糊，未可執信。國人習慣，好強調他人之男女關係，大家女之就西俗而不嚴友禁者，尤爲衆謗所歸。朱桂華（啓鈴）家諸女，在北平抵罵已數十年矣。朱三小姐之種種公案，曾掀動京滬若干報紙，五小姐之稍溫輕塵，視乃姊猶小巫已。

桂華爲開明之官吏，在北政府之匯豐羣僚中，不失爲頭腦清新者。彼有二事，頗爲知識界所稱許：一爲創立「中國營造學社」，一爲開闢社稷壇爲中央公園，皆有益於社會也。彼與前清大學士瞿鴻禨爲姻戚，由瞿之一手提拔而爲譯學館監督，後復依附徐菊人，而爲東省蒙務局督辦。其後參加民國政府，一任閣揆，成爲洪憲要脚，則徐菊人向袁項城吹噓之力也。結果卒以此敗其名。一度被通緝，兩年後始赦免。民國八年南北議和之後，朱氏代表北方，與南方首席代表唐少川晤於上海，兩人固老友也。公事而外，互詢家族兒女狀況，皆覺額太息，不知所以爲詞。蓋兩家子女在北平，皆以放縱蕩逸著名者也。

朱氏之第五女，名涓筠，卽所謂朱五小姐者。嬰兒期指字於高郵雍氏，十歲時由雍夫人携至己宅教養之，如俗所謂童養媳。雍氏爲北平巨富，東安市場舊日有一巍峨之愛國塔，卽此君斥資所建。朱雍兩氏爲通家之好，桂莘性又豁達，故不以嬌女童養於人爲嫌。及五小姐長成，發覺雍子與其閨友周女士善，乃怒而痛詈之。雍子立挾周氏逃走上海，五小姐歸訴於父，桂莘曰：「是不可以兒戲視之矣」。立致牒雍氏，聲明中止寄養關係，並聘鄭毓秀律師在滬，代辦婚約解除手續。蓋桂莘深知雍周結合，必難持久，不先於法律上求得地步，他日舊事重提，將無以制雍氏也。積年老吏小試手腕，亦復卓卓若此。

張漢卿節度北平時代，聲威甚盛，幕客如周大文、朱光沐輩，皆年少好嬉，光沐初娶皖人桂氏女，早逝，乃復婚於朱五。主掾之間交際往還，事所恆有，而漢卿此時最不謹細行，朱五或不時出入張邸，而浮言物議生矣。究其實，皆不明正當交際與反常交際之分別者也。漢卿敗後，光沐改依宋子文，殊鬱鬱不得志。

漢卿曾一度徵朱桂莘意，欲保爲北平市長。桂莘以浮言方浸及其女，出官將益使是非不明，則婉詞拒之。（章）

## 偽官滙餘

題自正名

歷代史家對叛逆稱之曰：「偽」，以其僭分非正統也。民國後自廿年傅儀稱偽滿帝，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間，日寇侵據下之叛逆組織亦紛墨登場。其中形形色色人物，曾集「偽」之大成。筆者留心搜集之軼事，暫附卷末。驚世奇聞，當續入錄也。

### （八十二）王揖唐的幾位同年

由清季甲辰進士榜，又聯想及一事，則今以漢奸罪受鞠之王揖唐，固亦此榜人物。

甲辰爲公曆一九零四年，亦即光緒三十年，其年正值日俄戰爭，清廷已改以策論取士，故此科人物，後來多爲「職業官僚」。除前文所舉之譚延闓，張其翰外，就予記憶所及，有商衍燾、王揖唐（時名王廣），陳毅、蒲殿俊、沈鈞儒、湯化龍、關慶麟、邵從恩、黃遠生（時名黃爲基），汪康年、章棧、金梁等）。此中以黃遠生王揖唐兩人年最少，亦最以才氣稱，時號「甲辰二儂」。揖唐中二甲第五名，名次頗高，商藻亭（衍燾）則中一甲三名，即俗所謂探花也。

此榜人物，除章一山金息侯等始終心依帝闕，不改其廢清遺老之面目外，其他多入民國爲新貴。惟商衍燾之遭遇最惡。宋子文初任財政部長時，商屈爲秘書，尙須日受李調生輩之耳提面命焉。

此科狀元則爲劉春霖，思想癡閉，文字庸劣，而不知何故，竟獲大魁。頗爲同榜諸人所輕。金息侯之「光宣小記」，列舉同年名姓，獨屏春霖之名不書，意似頗鄙之也。

春霖有女，二十年前，讀徐枕亞之「玉梨魂」而入廬，遂背父命奔枕亞，卒先枕亞死，遺一子頗明慧。抗戰期間，予在重慶金山飯店會見之。

就前列一表審之，大半已爲雄鬼，而湯濟武（化龍）黃遠生張子武（其鎧）三人同死於非命，尤爲巧合。他如譚祖庵關穎人（賡麟）爲第一，此公入民國後，附梁燕孫爲老交通系之健將，號稱五路財神之一。筭入無算，葉運庵（恭綽）在交通系中雖爲副領袖，聲勢僅次梁燕孫，而聚斂所得，遠遜於穎人。

組庵在參與甲辰會試以前，曾獲湘試解元，才名噪甚。湘人好矜門閥，組庵以「名父之子」，故尤爲時論所重。顧參與會試，僅得中二甲第三十五名，名且在陳誥重（毅）之下，今墓木亦已拱矣。

今猶殘存者，爲沈衡山（鈞儒）邵明叙（從恩）商藻亭及老賊王揖唐等數人而已。



此表人物，以名位言，自以譚組庵爲第一，任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長。死後且付國葬，至今猶隆然於鍾山南麓，其婿陳誠（辭修）曾有碑銘于墓。四十年前，已有人「相君之背」，信其必以肥重敦謹致高位矣。若以資用享服之豪言之，則又當閉以鄉里小兒，初頗沒沒無聞。乃一戰而捷，中二甲第五名，此尤出當時士論之意外也。

此科中新聞界兩名宿，一爲黃遠生，一爲汪穉卿（康年），即首創「京報」者。

甲辰進士榜之原蹟，今猶存於北平故宮博物院之「大內檔案室」中。予曾就而筆錄之。上述材料，即得之於此。此榜書以黃紙，（俗稱大金榜，以別於小金榜），長達數十尺。（章）

## （八十三）安福系之封箱——記王揖唐之死

民國老牌政黨榜臺最慘者惟有「安福系」。北洋三系中，視「政學系」（以黃郛、楊永泰爲代表）、「交通系」（以梁士詒、李思浩爲代表）至今尙盤據要津，自有天淵之別。方馮大總統國璋（河間）之蒞任時，段合肥以陸軍總長移攝閣揆。徐大總統世昌（東海）繼任後，王揖唐曾任參衆兩院議長。聲勢相當煊赫。當時網羅皖系賢達，組織「安福俱樂部」。以對抗政學、交通、直系各派勢力，自成一派。其間滄桑與直系鬭爭最烈，而私淑奉系暗通革命黨人。民十三，曹仲珊爲馮系國民軍所挾持，昇段爲「執政」，安福系遂成時局之重心。芝泉穩坐北京，儼然一國元首。孫中山先生踐約北上，圖召時局會議，統一南北。段氏實爲其橋樑。未幾，徐樹錚恨奉直之勾結，不利於段，倉猝奔津，刺直系首腦陸建章於曹家花園。直皖關係突轉惡化。迨十五年徐避風國外，以歐美考察專使名義，完成使命，冒然歸京，踏進馮軍之掌握，馮煥章爲報娘舅之血仇，而演成小徐回奔天津途中，廊房殺身大禍。因而，馮段互相利用之局亦爲之拆夥。

當段芝泉執政之初，頗感勢孤。承鼻息於馮奉兩大勢力之間，不得不盡力外圖武人之策應、內固軍政之

陣容。於是湘督張敬堯，皖督倪嗣冲，蘇督李純乃爲其獵鵠。卽贛督之陳光遠亦私通聲氣。而徐樹錚，梁業異、王揖唐，朱深，吳光新等人幾爲皖系之智囊團。時徐任執政府祕書，梁任祕書長，吳任陸軍總長，王任內務總長，朱任司法總長。一臺戲唱得有聲有色。乃徐遭馮誅，李純爲齊燮元所暗算，吳光新被迫下臺，段勢漸危。王揖唐巧獻連環計，將其妾之生女小阿鳳配予王瞎子（克敏）構成非正式之「翁婿」關係。由是安福系有王財神撐腰，而得勉強支持。比及，馮軍西撤，奉張入關。段之政治生命遂寢。

段祺瑞本出身於袁（項城）幕下，與脫垮子外交雅號「賣國賊」之陸（宗輿）章（宗祥）曹（汝霖）有通家之好。故段系之「親日路線」，與奉張殊途同歸，而深得袁大總統之衣鉢。此其所以被目爲北洋封建殘餘，革命對象最主要原因。亦安福系乘抗戰機會藉屍濫陽之遠因。民十七革命成功，直系瓦解，馮奉各有所歸，政學、交通等政客集團亦各有投靠，重握政權。獨一向實力單薄而不知聯系革命勢力之安福系則慘作鳥獸散。民廿四段芝泉歿，更失重心。淪落津沽鬻字爲生老官僚王揖唐，尤爲淒涼。果爾，否極泰來，日軍進兵華北，冀察風雲變色，宋哲元爲對付日本，延攬二王出山，揖唐爲內政委會主委，叔魯爲經濟委會主委，一時僂孟衣冠，羣小畢集。皖系人物又得一獻身手。民廿六年八月，平津既陷，僞臨時政府成立，這般失意政客以二王爲中心，揖護登朝。皖系之親日夢想，畢獲十足兌現。二王之得意可知矣。

在華北僞府淪爲爲地方政權時（民廿九汪記政府出現）除梁鴻志在甯由僞維新政府首腦聯行政院長之外，北方二王頗忌汪勢力之北上。而大唱「殊特化」論調以迎合人日之「個別統治」口胃。同時，北地之滿系，（關東軍系）日系（如王克敏直通東京）皖派三角矛盾亦每爲分贓不均而反目。構成軍、政、會人事磨擦。王克敏挾其親日老將關係，兩任委員長，棄王瞎子（揖唐）如敝屣。王任委員長時，嘗攫新民會權爲軍方所阻。致又轉與殷同派相爭。成爲殷派攻擊對象。故當朱深死於委員長任上時，直系軍人齊燮元乘機而起。鬻子之勢遂一蹶不振。聲名狼籍，直到勝利前夕，王揖唐坐觀王齊殷三系分庭抗禮，莫可如何。

勝利後，梁鴻志首伏法於南京，王賸子亦庾死獄所。碩果僅存之逸塘老人，繫獄三載終不脫一死（後梁二年槍決）。安福系由是封鎖大吉，豈不慘哉！按逸塘別號今傳是樓主，著有「今傳是樓詩話」，生平以「清、慎、勤」三字相標榜。清則未必，勤亦謊言。王氏功名纏身，一生爲官，終遭如此下場。又何「慎」之有？所謂「其愚不可及也」。王氏諡號足當「糊塗虫」三字而無憾。段芝泉、梁鴻志、王揖唐地下相逢，不知對「安福」一詞尙作何解也。

王在初審不作聲，後高呼「漢奸漢奸」法官宋根山終於被黜。（盡）

## （八十四）江亢虎咬審判官

僞考試院長江亢虎經首都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可是江逆雖然經過了初覆兩審，仍是不服，轉而向地方法院控告主審法官金世鼎（高院庭長），陳懋成李紹言（最高法院庭長）枉法，居然他們振振有辭。

這是漢奸羣中的空前「傑作」，司法界簡直爲他這一記「反噬」嚇了一跳。地方法院檢察官蔣大德經過詳細偵察後，提出不起訴處分理由：江逆叛國罪行，不一而足，被告等對於告訴人所爲之處刑判決，用法量刑，實無不合，當不起訴處分書送達江逆時，他曾哈哈大笑，以爲尊嚴的法界被他開了一次玩笑。

## （八十五）汪精衛死無葬身之地

汪逆死於日本投降以前，就其自身言之，固爲大幸，而就當道諸公言之，免動腦筋，無傷治體，亦不可

謂非幸事也。（只看對待周佛海如何，即可知諸公傷腦筋之甚。）

惟汪逆葬於南京梅花山，在三十四年十月以前，尙有人見其墓丘隆然如故。十月以後更往觀之，則夷爲平地矣。或曰：「官方以藥壞之也。」或曰：「汪之家屬慮不免，特先自壞其穴，而囊其骨別葬於他處矣」  
●究何真象，疑不能明。

汪之葬地，擇定梅花山，在堪輿家眼中，必自認爲大得形勝。所謂「鳳踞虎蹲」，定子孫萬年不拔之基是也。結果則兩周獬而敗，風水之說顯可信乎。

其實汪之葬地，來處亦不正，原爲吳大帝陵所在，故其前有極整齊之兩行石馬與翁仲。昔明太祖自勘陵地，得今址。而吳大帝此陵格於前，羣臣議移之。明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與他看門可也」。卒不遷。不意明太祖保存之於五百年以前者，五百年後乃爲汪精衛所篡奪佔，賊戾無義，安得不敗？

三十四年九月，日本正式簽降，中樞貴官先後東來。孫哲生亦携其少君，歸謁父陵。車過明陵前，或指對面小丘告之曰：「汪精衛葬於是」。哲生勃然大怒，謂陵園聖地，許汪依附，殊不成體統。而汪墓擇地顯妙，升陟甚便，將來有成爲風景區之可能，如此則謁孫陵明陵者，將附帶而亦觀光汪墓，更不儻話。是日晤何敬之（時敬之任陸軍總司令，負受降全責），舉其事，敬之允派員携藥往毀之。數日後，哲生再往審視，果已夷平，僅殘留鋼骨少許而已。墓前，原先仆臥一碑，至是，並碑亦失蹤。

事之真象宜如此，而附近老農乃堅謂汪骨實已先由其家屬盜出，茲所毀者，空穴而已。衡以常識，殊未可信。（章）

## （八十六）殷汝耕累及其兒

殷逆汝耕案發回更籍，正值張岳軍出柄相政之時，一航預料，殷逆或有改判無期徒刑之可能。其實岳軍持重，不輕發言。且行政不能干預司法，汝耕免死，事近渺茫。減刑之說，妄言妄聽而已。

殷氏爲永嘉世族，汝耕發迹太早，故收場至惡。其兩兄皆法學界名人，汝能會爲浙江山東等地高等法院院長，汝驪尤健於任事，黃膺白手下之一大謀客，汝耕後來之政治活動，幾全出於驪之汲引。

二十餘年前，北洋軍閥政府時代，汝驪會一署財政次長，以政潮牽涉，免官，其後即汝驪不得志。黃膺白以見當局，拔爲國府文官處參事，號稱「日本通」。而汝耕亦於此時牽緣而出，大爲黃氏所賞。欲假其流利之日語與側媚之手法以「綏靖」日本，遂種下後來冀東之禍根，此膺白所不及料，尤驪之所不及料。

汝耕在冀東叛戀以前，曾致函乃兄，勸其辭官往上海執行律師或會計師業務，函中有隱語曰：「宋玉東牆，情殊難已」。事後，汝驪大不安，謁汪精衛，欲辭官，汪慰之曰：「欲避嫌，留職尤妥」。汝驪乃不去，然其行動，已有遜者日日偵伺之。汝儂家於天津，偶乞假歸，淹留數日，得京電召返，驪於浦口下車，即有衛戍部員出示關防，繫之去。京主亟電張岳軍求援，始獲釋。

汝驪與張岳軍之關係，其深厚過於對黃膺白。然識別其才而期能重用之，則膺白早於岳軍，膺白每曰：「殷鑄夫（汝驪字）可爲外交部長。」蓋精通英法日三國語言，又於法學有深造，當時國民政府尙無此全才也。（汝儂係先畢業於震旦學院，而後讀於日本早稻田）。

汝驪有長女大姑，爲張岳軍之乾女，岳軍爲作伐嫁銀行界溫君，（乘機遇難，大姑今孀居），兩人既爲兒女親家，友誼益密，戰後，岳軍任四川行營主任，汝儂舉家附之西行，卜居成都，特行營參議之薄俸以活。岳軍爲政，好講環境，不肯破格用人，汝儂終以乃弟關係，不獲岳軍之拔引，鬱鬱以死。死時正值日本飛機襲川，成都大放警報，汝儂家人自醫院移其屍歸，停於甬門外，彼時民衆圍觀者如堵云。（章）

## (八十七) 王揖唐沒骨氣

王揖唐憊懶拖宕三年之久，終於三七年中秋前數日伏法。此三年，彼在法庭上，在囚室中，一言一行，無往而非笑劇材料，歷經各方報紙隨時記載，形容畢肖，直是笑話大全。尤其臨刑之前，堂上詢其有無遺言，彼乃大呼請「上訴」，又呼求總統「開恩」，此即稍有常識者，亦知其不可能，不合理。從來刑囚未有臨刑尚求「開恩」者。不但不能緩免其死，且添一大笑話，而吾人轉覺其愚之不可及也。（前清時死囚有「臨刑呼冤」者，為慎重人命起見，給以最後申雪之機會，可能押回重審。但從無所謂「臨刑求恩」，因此非恩惠問題也。）以科甲出身而又留學異國之人物，竟憊懶如此，亦足以表徵一部分青年之不可思議的轉變墮落，聯想及於一般，又不暇為王氏而歎息。

王氏原名「志洋」，合肥縣秀才歲考累列前茅補廩，自幼苦讀寒窗，二十六歲便中了癸卯科江南榜（陳康祖領榜）的舉人。次年會試聯捷高中（譚延闓榜），旋經殿試成進士，用主事，少年科甲，一帆風順。在舊時，白頭辛苦盼不到一榜的人，不計其數。如王氏者，正不知羨煞多少讀書人。而且他得了科名官職，居然有志出洋，而且學習陸軍，更是出色表現。因彼時舊文人對於洋學，或疑或畏，多數「不相為謀」，即有少數奮然知新，亦想不到轉文為武，放下筆桿，擡槍桿來。統計科名千萬輩，以進士而出洋，而且學武，只有兩人，一即王氏，一即陸光熙，（亦甲辰科，與王同榜成進士，進入翰林，留學歸後，從其父陸鐘琦山西巡撫，辛亥冬之變，父子同殉。）以文章書法成名之人，而投筆從戎，為人所難，羣誇士林之模範，國家前途，端賴如此英挺特異之青年。清末輿論，所推重如此。

而不料民國初元，王即投入袁氏翼下，將所學新的舊的，一概拋於腦後，以包辦「統一黨」，包領黨費

，代爲收買黨員，排斥異己，時有「雙手抓住袁總統」，「一脚踢開梁士詒」之語。及老段當國，又包辦「安福俱樂部」，以「買魚」隱語發電，代表「收買議員」，乃有「魚行老板」之目。三十年民國活躍，有沃丘氏所著「當代名人傳」之描寫，足以斷定其生平，今亦不忍復叙了。（凌）

## （八十八）記 管 翼 賢

管翼賢曩時在北方猶如史量才程滄波之在南方，號稱新聞界的紅人。當九一八事變時他挾「實報」的地位，發起勞軍萬頂鋼盔運動，出足風頭。秦德純長北市，曾禮聘入參秘府，管雖未就而聲名益爲之喧嘩。晨报之陳博生，世界日報之成舍我，華北日執之胡天冊，均相形失色。即當時主持北平中央社之蕭同茲，亦不能不側目而視。蓋辦實報之成功，日銷十數萬份。以小報型而當華北大公益世晨報世界四大報銷數之總和，無怪其執北方報界之牛耳，而使其爲婦孺皆知之人物也。

民國廿六年蘆溝橋抗戰猝起，管氏報導國軍戰況至速，且每以勝利消息鼓勵人心。故八月日軍入城，實報首被檢查。管倉皇着短服越牆而遁。實報遂被潘毓桂接收，由胡通海何庭流主辦。由津而濟齊漢兩渡謀復刊未果。蓋昔之同行，嫉其成功，如成某每不利於管之活動。廿七年抑鬱走香港，一籌莫展。管妻邵挹芬，尤戀念北平產業不已。於是夫妻定計，登報離婚。遂分別潛回北平。管本與日人小柴及同盟社佐々木健兒有舊。至是乃倩此兩人密向日軍部說項發還實報。時日軍報道班長山家亨與佐々木允其請。但須以管入報導班爲囑託，主持「武德報」編務爲條件。是爲管任同盟社顧問武德報總編輯之始。管由是正式「下海」。任職三年，仍以經營實報爲本。週旋於日僞之間，堅不多事。三十二年終不耐邵挹芬之促駕，祿位心之引誘，在日軍報導部支持下始登仕版繼林文龍而任「華北情報局長」。管氏一生名譽事業遂盡喪於此。溯自民國十四

年鳩資創刊實報以後，管氏經營手法一如成舍我，用培植「科班」辦法，晝夜不離報社。事必躬親。故不十年而躋登寶座。其嚮往新潮革命，尤具特色。十九年閻馮汪擴大會議之變。管以密電報導閻馮機密與參軍長賀耀祖。事洩兩度爲北平憲兵司令楚溪春所查封。即可見一斑。管機智而長交際，管網羅少壯幹部與故宿名流爲其執筆。故實報內容既豐滿且精編緊湊，饒雅俗共賞之風格。此其所以成功。循是，管以外勤記者出身，不久（民國廿一年）即出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其講義後付印爲「新聞學概論」）管在北方新聞界之露頭角，蓋非偶然。

管爲湖北蕪春人別署澤性，計年今已五十餘矣。民初肄業於北京憲兵學校，以公費赴日留學。世人每誤其爲出身明治大學，殊不知其實係，憲兵留學生也。歸國後，棄武從文，充天津泰晤士報記者，旋組神州通訊社於北平。時一身兼京滬漢各報駐京記者，活躍非常。由友人介紹識邵挹芬，大爲傾倒。爲避耳目，偕往大連結婚。由是管之荆室遂被黜返藉。管附逆後先與女醫士朱松子好合，又納妻舅王楚文之下堂妾爲「小星」。直至身繫縲紲邵挹芬始穿破其「西洋景」。故勝利後，管邵再度鬧離婚，非僅爲保全家私蓋猶有家務糾紛在也。管有長女在滬（姑隱其名）邵則携其所出兩男三女居平。實已不顧管之甘苦矣。今探獄者祇「小星」殷勤。其延請律師辦理抗告等，爲管奔走，無殊結髮。管在獄中不無慰藉。

管失足後，落井下石大有人在，惟鄉誼舊雨李惟果，陶希聖等救管至切。今此原判死刑發回更審，李陶之力也。論者謂管附逆實屬，意志不堅。且在職亦無實權其「死罪」可免，而「活罪」殆屬難饒。管縱獲免，一生休矣。（雲）（按實報勝利後爲北平副市長張伯謹接收改爲「北平時報」，三十八年二月又爲中共接收三易其主矣。）



## 後記

這個小冊子總算刊印完成了。

原本於三十七年十月初付梓於南京方排一半即迫於時局而停頓。

因又擱置篋中數月來臺後經本報林總經理導民兄之協助期月出版實深感謝友情之崇厚。

書中關於戴季陶先生一節排印將畢，而戴先生已於二月十二日疾終穗寓。未及列入。將俟下集再續刊列本末。

又書中關於徐樹錚與陸建章一事，爰略有出入。此未暇考據熟是，一并列入。祇希讀自辨可矣。

作者於三十八年二月廿日臺北市

舉辦定期航線  
加強環島交通

## 臺灣航業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火車站對面臺航大樓  
電話：二五四四、二五四五  
電報掛號：五三〇六  
分公司：基隆、高雄、上海

總會：臺北市館前街五十二號

電報掛號：六三一九

電話：四二三一、四二三二、四二三三、  
四四三六、四四三八、四四七四

## 臺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

辦事處：上海、香港、基隆、臺中

臺南、高雄

聯絡所：青島、花蓮

臺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 臺灣旅行社

## 新辦業務

- |                                 |                                    |   |
|---------------------------------|------------------------------------|---|
| <p>(三) 創刊：臺旅月刊<br/>各地書店均有代售</p> | <p>(二) 松山機場服務處<br/>附設 茶問 點訊 部部</p> | <p>(一) 基隆碼頭服務處<br/>附設 茶問 行李代運 點訊 部部</p> |
|---------------------------------|------------------------------------|---|

總公司·臺北·中正路七七  
電話·二二一九·五七一

# 臺灣工礦公司紡織分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三八三號

電話：三〇八四號 · 電報掛號：四一九七號

## 所屬廠場

臺北廠 · 烏日廠  
 豐原廠 · 臺南廠  
 新豐廠 · 新豐廠  
 苗栗蠶絲工場  
 烏日亞麻  
 加工工場等之所

## 主要產品

棉布，棉紗  
 麻布，紡毛布  
 棉麻交紡織布  
 各色花布，  
 米袋，糖袋。

# 臺灣工礦公司橡膠分公司

## 主要產品

式樣新穎

自行車胎

汽車胎

卡車胎

月球牌

品質高超

電話：二四五六號 · 電報掛號：四八四二 · 四八六四號

地址：臺北縣南港東新路一二〇號

# 華南商業銀行

歷史悠久，信用卓著

總行：臺北市重慶南路

董事長 劉啓光 總經理 簡萬銓

主要業務

存款 匯兌 放款 貼現 押匯 信託 倉庫

分行遍設全省

手續簡捷，存取便利

電話：二七二五、六一八六、二七六六、四四八三

## 脈動之大島全

# 臺灣鐵路

縱貫南北東西並行

適舒鋪臥 潔整座客 勤股服務 速穩車行

每日平均旅客人數 卅四年全年平均  
均光復時) 一〇九,〇八八人 卅七年全  
年平均一五,六二八  
每日平均列車次數 卅四年底二  
次 卅七年底三,七次  
每日平均貨運噸數 卅四年全年平  
均 七,七七噸 卅七年全年平均 一三  
三,七噸

每日平均列車行駛公里 卅四年底  
二七,三公里 卅七年底三三,九公里

沿線主要工業  
石油 紡織 煤炭 機械 鑛腦  
水泥 發電 製木 造紙 造船  
香煙 製革 製糖 火柴

沿線主要物產  
茶 龍眼 糖 甘蔗 柚 柑橘  
魚 鹽 金 金屬品 草蓆 樟腦  
鳳梨 香蕉 木 米 石油 煤  
烟草 豆 蕃薯 花生 苧麻

沿線主要名勝  
動物園 龍山寺  
新商店 碧潭  
獅頭山  
阿里山 吳鳳廟 神木  
關子嶺溫泉  
孔子廟 五妃廟 赤嵌  
樓 開元寺

礁溪溫泉 草山溫泉  
日月潭

水裡坑 礁溪溫泉  
新北投 礁溪溫泉  
新北投溫泉 草山溫泉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一月初版（一—五〇〇〇）

中國  
近代  
人物逸話

定價：臺幣壹萬圓（外埠郵費照加）

編著者 黃 公 偉

印刷者 全 民 日 報 印 刷 部

發行者 全 民 日 報 經 理 部  
臺北市開封街一段八十七號  
電話五〇六六號

省內總代銷 全 民 日 報 各 分 社

外埠代銷 上 海 聯 合 書 報 社  
中正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上 海 中 國 圖 雜 誌 公 司  
福州路三八〇號

南 京 廣 學 文 化 社  
太平路二六號

廣 州 昌 華 東 街 一 二 號  
天 地 新 聞 報 社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所 版  
有 權

福大產業有限公司



FUDA INDUSTRIAL & CO. LTD.  
 總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二三巷一九號  
 易貿部·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九二號  
 工廠·高雄縣鳳山區大樹鄉大樹  
 董事長蘇啓東 常務董事陳德華 貿易部經理朱文炳(暫代)

樹花桐布綿 其他外貨  
 薯生油油類紗 粉油油類紗

貨物部營業種類

Wholemilk	(克寧奶粉)	Condensed Milk	(鷺牌牛奶)
White Oats	(麥片)	Hells Bros Coffee	(咖啡)
Jack	(沙田魚)	Klem Butter	(牛油)
Saladoil	(菜子油)	Caneation	(牛奶水)

本行設有陳列品歡迎參觀

HENG LI HONG

恒利行

省內外物產貿易  
 董事長蘇啓東 總經理王經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二三巷一九號